

卷第八十七 志第六十二

礼六（吉礼六）

昭忠祠贤良祠功臣专祠宗室家庙品官士庶家祭

昭忠祠雍正二年谕曰：“周礼有司勋之官，凡有功者，书名太常，祭于大烝。祭法，‘以死勤事则祀之’。于以崇德报功，风厉忠节。自太祖创业后，将帅之臣，守土之官，没身捍国，良可嘉悯。允宜立祠京邑，世世血食。其偏裨士卒殉难者，亦附祀左右。褒崇表阐，俾远近观听，勃然可生忠义之心，并为立传垂永久。”于是建祠崇文门内，岁春、秋仲月，谕吉，遣官致祭。王公大臣位正殿，陈案七，羊一、豕一。左三案，共羊豕各一。右如之。每案素帛一、爵三、果盘五。诸臣位两配楼暨后正室，各设案五，两庑各设案三，皆羊豕各一，为通数。兵士附祀，案三十有六，案设豕肉一盘、爵三、果品二。太常卿承祭，配楼后室司官分献。六年，祠成，命曰“昭忠”，颁御书额，曰“表奖忠勋”。

明年，循序定位，前殿正中祀敬谨庄亲王尼堪，英诚武勋王扬古利，定南武壮王孔有德，赠忠勇王黄芳度，武襄公巴尔堪，凡五人。东次龛祀安北将军佟国纲，一等公佟养正、达福、西哈，一等侯马得功，一等伯巴什太，都统宜理布、巴都里，议政大臣程尼、穆和琳，大学士张泰，议政大臣罗沙，三等伯王之鼎，总督范承谟，额駉托柏，大学士龙西、色思泰，总督额

伦特，尚书查弼纳、图扪，太子太保佟济，仓场侍郎王秉仁，巡抚傅弘烈，都统博波图，议政大臣雅赉、道禅、名盖，参赞内大臣马尔萨，凡二十八人。西次龕祀续顺公沈瑞，辅国公巴赛，大学士莫洛，尚书布颜岱，“十六大臣”绰和诺，巡抚柯永升，都统沙里布，巡抚马雄镇，总督甘文焜、佟养甲，侍郎朝哈尔，盐运使高天爵，参领费扬古，统领图鲁锡、喀尔他拉、喀尔护吉，副都统海兰、苏图，统领胡里布、哈克三，佐领叶喜，侍郎永国，统领阿尔岱，提督孙定辽，凡二十有四人。东又次龕统领刘哈，副都统卢锡、科布苏、阿喀倪、纳尔特、锡密赉、科尔坤、多颇洛、戴豪、浑锦、魏正、罗济、阿什图、觉罗阿克善、常禄、阿尔护、吉三、巴雅思虎朗，凡十有八人。西又次龕提督段应举，副都统穆舒、孟魁、白，原任巡抚贾维钥，副都统迈图，参领葛思特，巡抚硃国治、张文衡，侍郎马如璧，粮道叶映榴，巡道陈启泰，通政使莫洛浑，一等子穆克覃阿、纳达、代音布，巡道陈丹赤，一等子觉罗莫洛浑，数亦如之。东末龕总兵吴万福、徐勇、费雅达、硃天贵、张存福，都督金事洪徵，总兵阿尔泰、欧阳凯，兵备道李懋祖，总兵杨佐，统领张廷辅，游击杨光祖，统领定寿，总兵王承业，侍卫锡喇巴，布政使迟变龙，凡十有六人。西末龕参领郭色，统领新泰，提督康泰，二等子觉罗顾纳岱，总兵司九经，二等子拜兰，总兵郝效忠、刘良臣，三等子巴郎、都尔莽鼐，副将杨虎，参将赵登举，守备纪法，参将甘应龙，副将蔡隆，二等子拜三，一等男路什，总兵康海，凡十有七人。后室、配楼、左右次龕、又次龕、两庑暨各次龕，祀官千五百余人。东西房附祀兵士万三百有奇。

八年，定制以满尚书、都统一人承祭，后室、两庑，太常官分献。十一年，令子孙居京秩者随祭。乾隆十三年，谕祀阵

亡总兵任举、侍卫丹泰，旋令征金川阵没将士并入之。十五年，祀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十八年，追封巴尔堪、巴赛并为简亲王。移巴尔堪位扬古利上，巴赛位孔有德上。初，前室左右各三龕，止序爵秩，不系时代。至是定议，自天命以来，按代序官，同代同官序年月，依贤良祠例，按时班爵为序。其兵士设位，分前、后庑，以横板隔别之。

中叶以后入祀者，将军班第、明瑞、温福，都统满福、扎拉丰阿，参赞大臣鄂容安，统领观音保、乌三太、台斐音阿，提督许世亨，副都统呼尔起阿、第木保、觉罗明善，总兵王玉廷、李全、德福、贵林、张朝龙，而海兰察以病没，端济布以伤，亦并入之。至典史温模死守通渭，从容就义，特予入祠。且有取义舍生，赏延于世，褒谕流外微官，获邀血卮廕，茂典也。

嘉庆朝，祀大学士福康安、将军德楞泰、提督花连布、总兵多尔济札普、知县强克捷。先是，康熙间，巡抚曹申吉已入祠，至是以阿附吴三桂按实，夺之。时各省言没王事者，奏报猥杂，龕位不给，于是诏建各省昭忠祠。其京祠定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及八旗官弁为限，已祀者如故。嗣是卑官预祀，视特旨行。故事，承祭官循例朝服，今改蟒袍补服，示别坛庙也。

道光初元，以国初殉难副将杨祖光等入祀，厥后賡入者，都统巴彦巴图、乌凌阿、印登额，参赞大臣庆祥，总督裕谦，提督海凌阿、关天培、陈化成，副都统海龄、长喜，总兵万建功、祥福、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谢朝恩、江继芸、庆和、吴喜，副将乌大魁、马韬、周承恩、刘大忠、陈连升、硃贵、玛隆阿、伊克坦布等。其卑秩中，如知县杨延亮、县丞方振声、守备马步衢、把总陈玉威，亦足多者。

咸丰三年，更定血卮典，文四品、武三品官得再入京祠，

并获祀阵亡所在地。其文五品、武四品以下，凡赠职衔及当例血卹者，并祀之。是时军兴，死事扬烈者踵起，略举其所入者。都统乌兰泰、霍隆武，将军佟鉴、祥厚、苏布通阿、扎拉芬、和春，总督吴文镞、陆建瀛，提督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恩长、福珠洪阿、陈胜元、双福、王锦绣、常禄、双来、瞿腾龙、佟攀梅、邓绍良、德安、周天培、史荣椿、张国樑、周天受、王浚、乐善、褚克昌，一等男阿尔精阿，一等子左炘，侍郎吕贤基、戴熙，巡抚常大淳、江忠源、陶思培、邹鸣鹤、吉尔杭阿、徐有壬，学政孙铭恩、张锡庚，副都统伊勒东阿、哲克东阿、达洪阿、贵升、绷阔、博奇、常寿、西林布、多隆武、托克通阿、格绷额、伊兴额、舒明安，头等待卫达崇阿，布政使岳兴阿、刘裕珍、涂文钧、李续宾、李孟群、王友端，按察使李卿毅、周玉衡，赞善赵振祚，郎中宋蔚谦，总兵博春、福诚、马济美、玉山、程三光、刘开泰、桂林、王国才、蒋福长、虎坤元、罗玉斌、邱联恩、田兴奇、承惠、陈大富、滕家胜、郭启元、王之敬，道员罗泽南、硃镇、金光箬、帅远燁、温绍原、何桂珍、王训、赵印川、郭沛霖、黄淳熙、缪梓，知府谢子澄、刘腾鹤、江炳琳，副将谢升恩、膺保、李成虎、彭三元、周云耀、龙汝元。同治朝，则亲王僧格林沁，大学士曾国藩，都统海全、舒通额，将军多隆阿，统领舒保，参赞大臣锡霖、武隆额，领队大臣色普诗、惠庆、达春泰、穆克登额，办事大臣扎克当阿，头等待卫隆春、奇克塔善，内阁学士金顺，提督占泰、李臣典、向荣、塔齐布、林文察、萧河清、周显承、罗朝云、萧德扬、杨得胜、曹仁美、毛福益、张仁泗、刘松山、谭玉龙、罗雨春、张绍武、胡良作、姚连升、饶得胜、刘长槐、荣维善、杨春祥、张万美、鲁光明、阎定邦、刘祥发、曹德喜，巡抚王有龄、罗遵殿、邓尔恆，副都统锡龄阿、苏伦保、恆龄，

按察使黄运昌，总兵郝上庠、雷升、熊建益、林向荣、余际昌、郎桂芳、江福山、何建鼈、罗应贵、毛芳恆、张树珊、唐殿魁、周兆麒、李大槐、陈清彦、邓鸿超、江登云、傅先宗，道员福咸、俞焜、赵景贤、张同登、赵国澍、瑞春、周缙、秦聚奎、彭毓橘、葛承霖、邓子垣，知府硃钧、姜锡恩、窦天灏、于醇儒，副将刘神山、黄金友、周学贵、罗春鹏、王梦龄、张起凤、刘胜龙。光绪间，则大学士左宗棠，总督恆春、曾国荃，将军明绪，领队大臣崇熙、乌勒德春、托克托布、博勒果素、托克托奈、喀尔莽阿，参赞大臣额腾额、觉罗奎栋，办事大臣奎英、萨凌阿，提督硃南英、李秀山、湛其英、杨世俊、王子龙、文德盛、陈忠德、滕学义、何明海、魏金阙、文德昌、李登第、王庆福、杨万义、杨必耀、李大洪、锤兴发、张宗久、杨玉科、刘思河、李其森、梁善明，盐运使陶士霖，总兵石绍文、陈登云、邓仁和、黄应斗、周友山、硃希广、王茂连、王春和、谭声俊、达年、刚安泰、向集梧、邓承恩、韦和礼、刘节高、陈嘉、左宝贵、周康祿、黄鼎、叶维藩、侯云登，户部主事玉润，知府龚秉琳、侯学云、马椿龄、张瀚中，副将王世晋、李天和、章茂、张定邦、尤正廷、杨隆辉、张玉秋、王碧庭、徐安邦、李启荣、裕廉、王宗高。二十六年，尚书崇绮，将军延茂，总督李秉衡，并入祀。寻罢秉衡。凡祠祭诸臣，大都效命戎行，守陴殉义，或积劳没身。褒忠节，劝来者，会典纂详。兹录什一，以见例焉。

雍正初，各省立忠义祠，凡已旌表者，设位祠中，春、秋展祀。乾隆四十一年，定明代殉国诸臣，既邀谥典，并许入祠。又诸生、韦布、山樵、市隐者流，遂志成仁，亦如前例。嘉庆七年，始令各省府城建昭忠祠，或附祀关帝及城隍庙，凡阵亡文武官暨兵士、乡勇，按籍入祀。八旗二品以上官已祀京祠者，

仍许阵亡所在地祠祀，合五十人一龕，位祀正中，兵勇则百人或数十人一位，分列两旁，驻防位绿营上。春、秋二奠，有司亲莅，用少牢，果品、上香、荐帛、三献如仪。同治二年，允曾国藩请，江宁建昭忠祠，祀湖南水陆师阵亡员弁。已复抗节官绅亦许崇祀，并建专祠。妇女殉难者，亦别立贞烈祠云。

贤良祠雍正八年诏曰：“古者大雩之祭，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皆列祀典，受明禋。我朝开国以后，名臣硕辅，先后相望。或勋垂节钺，或节厉冰霜，既树羽仪，宜隆俎豆。俾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庶明良喜起，副予厚期。京师宜择地建祠，命曰‘贤良’，春、秋展祀，永光盛典。”乃营庙宇在地安门外西偏，正殿、后室各五楹，东、西庑，岁春、秋仲月，谕吉，遣官致祭。前殿案各素帛一、羊一、豕一、果五盘。后室果品同，唯牲、帛共案而具一。承祭官蟒服，二跪六叩三献。馀如常仪。

于是金议怡贤亲王允祥，宗功元祀，宜居首。大学士、公图海，公赖塔，大学士张英，尚书顾八代、马尔汉、赵申乔，河道总督靳辅、齐苏勒，总督杨宗仁，巡抚陈瑛，咸列其选。自是先后赓续入祠者，大学士范文程、巴克什达海、阿兰泰、李之芳、吴璵、张玉书、李光地、富宁安、张鹏翮、宁完我、魏裔介、额色黑、王熙，领侍卫内大臣福善、费扬古、尹德，尚书励杜讷、徐潮、姚文然、魏象枢、汤斌，提督张勇、王进宝、孙思克、施琅，总督赵良栋、于成龙、傅腊塔、孟乔芳、李国英，都统冯国相、李国翰、根特，统领莽依图，将军阿尔纳、爱星阿、佛尼埒，副都统褚库巴图鲁。明年祠成，颁御书额曰“崇忠念旧”，设位为祭。前殿内大臣或散秩大臣、尚书、都统主之。后殿用太常寺长官。入祠日，子孙咸与行礼，春、秋遣官陪祀同。

十二年，祀大学士田从典、高其位。乾隆元年，命入祀诸臣未予谥者悉追予。是岁祀尚书衔兼祭酒杨名时，大学士硃轼，内大臣哈世屯，尚书米思翰。五年，祀总督李卫。明年，祀尚书徐元梦，巡抚徐士林。十年，釐定祠位，前殿正中祀怡贤亲王，后室诸臣合一龕。首世次最先者，馀分左右行，按世序爵，大学士居前，次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都统、将军、总督、前锋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巡抚、副都统，依次分列。至世爵有子、男授尚书、都统者，有侯、伯为侍郎、副都统者，仍视官秩为差。

嗣是入祀，则超勇亲王策凌，列怡贤亲王左次龕。名臣则大学士马齐、伊桑阿、福敏、黄廷桂、蒋溥、史贻直、梁诗正、来保、傅恆、尹继善、陈宏谋、刘纶、刘统勋、舒赫德、高晋、英廉、徐本、高斌，协办大学士兆惠，左都御史拉布敦，尚书汪由敦、李元亮、阿里衮，尚书衔钱陈群，都统傅清，将军和起、伊勒图、奎林，总督那苏图、陈大受、喀尔吉善、鹤年、吴达善、何焯、袁守侗、方观承、萨载、提督许世亨，巡抚潘思渠、鄂弼、李湖、傅弘烈。弘烈自雍正时，拉布敦、傅清自乾隆时，并入昭忠祠，今再祀贤良者也。

嘉庆朝，则祀大学士福康安、阿桂、刘墉、王杰、硃珪、戴衢亨、董诰，尚书董邦达、彭元瑞、奉宽，总督鄂辉。道光朝，则祀大学士富俊、曹振鏞、托津、长龄、卢蔭溥、文孚、王鼎，协办大学士汪廷珍、陈官俊，尚书黄钺、隆文，将军玉麟，总督杨遇春、陶澍，河道总督黎世序。咸丰朝，则祀大学士潘世恩、文庆、裕诚，协办大学士杜受田，侍郎杜堉，巡抚胡林翼。同治朝，则祀大学士桂良、祁俊藻、官文、倭仁、曾国藩、瑞常、贾桢，大学士衔翁心存，协办大学士骆秉章，总督沈兆霖、马新贻。其光绪朝入祀者，恭忠亲王奕訢。名臣大

学士文祥、英桂、全庆、载龄、左宗棠、灵桂、宝璠、恩承、福锷、张之万、麟书、额勒和布、李鸿章、荣禄、裕德、昆冈、崇礼、敬信，协办大学士沈桂芬、李鸿藻，将军长顺，总督沈葆楨、丁宝楨、岑毓英、曾国荃、刘坤一，提督宋庆，巡抚张曜也。宣统初入祀者，止大学士王文韶、张之洞、孙家鼐、鹿传霖，协办大学士戴鸿慈五人而已。

各省贤良祠，雍正十年，诏：“各省会地建祠宇，凡外任文武大臣，忠勇威爱，公论允翕者，俾膺祀典，用劝在官。如将军蔡良，提督张起云，总兵苏大有、魏翥国，足称斯选。”定制，春、秋祭日视京师，以知府承祭，品物仪节亦如之。

功臣专祠顺治十一年，诏为孔有德建祠，度地彰义门外三里，曰定南武壮王祠，二妃祔焉。康熙三年，定春、秋展祀，其后建恪僖公祠安定门外，祀一等公遏必隆并县主舒舒觉罗氏。嗣领侍卫内大臣尹德，尚书阿里衮暨其夫人，乾隆时并祔祀云。

其建自雍正朝者，朝阳门外勤襄公祠，祀定南将军佟图赖及其夫人，长子忠勇国纲、次子端纯国维，皆以军功祔祀。德胜门外文襄公祠，祀大学士图海。安定门外与恪僖祠并峙者，为弘毅公祠，祀光禄大夫额亦都，并以夫人配。

建自乾隆朝者，东安门外恪僖公祠，祀内大臣哈世屯及其夫人，子承恩公米思翰、孙李荣保，其后曾孙大学士傅恆祔祀焉。崇文门内双忠祠，祀左都御史拉布敦、都统傅清。合昭忠、贤良而复建专祠者，他无与比也。地安门外旌勇祠，祀将军明瑞，而都统扎拉丰阿，统领观音保，总兵李全、王玉廷、德福亦先后入祀。睿忠亲王祠在朝阳门外，祀多尔衮并福晋六人。嘉庆时，建大学士福康安祠曰“奖忠”，在东安门外，都统额勒登保祠曰“褒忠”，在地安门外。光绪时，建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祠曰“显忠”，在安定门内。大学士、伯李鸿章祠曰“表忠”，

在崇文门内。宣统时，合祀立山、联元祠在宣武门外。

凡京师专祠，岁春、秋仲月吉日，遣太常卿分往致祭。用少牢一、果品五。唯佟图赖、哈世屯两祠，则少牢三，果品十有五。旌勇祠少牢如通常，果品亦十五云。位各用帛一、爵三，诸祠并同。嘉庆七年，始定承祭官行礼用蟒袍补服。

其在各省者，岁春、秋守土官致祭。兹纪其勋劳最著者。自湖广建忠节祠以祀左都督徐勇，各省建专祠始此。康熙间，广西建双忠祠，祀马雄镇、傅弘烈，于是福建祀范承谟、陈启泰、吴万福、高天爵，云南祀甘文焜。

雍正间，清河祀靳辅、齐苏勒，开封祀田文镜。盛京祀怡贤亲王。乾隆中，诏通达、武功、慧哲、宣猷四郡王，礼烈、饶馥、郑献、颖毅四亲王并入之，改名贤王祠。已，睿忠、豫宣二亲王，克勤郡王，亦均同祀。嵇曾筠、高斌，合祀清河靳辅等祠。伊犁祀班第、鄂容安，而拉布敦、傅清且建祠及西藏矣。

嘉庆时，武威建双烈祠，祀韩自昌、韩加业，同安祀李长庚，成都祀德楞泰，韩城、滑县祀强克捷。

道光间，江南祀黎世序，台湾祀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赵城祀杨延亮，虎门祀关天培暨陈连升父子，镇海祀裕谦，定海祀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京口祀海龄，宝山祀陈化成。

咸丰间，广西祀长瑞、长寿暨阿尔精阿，西安、苏州祀林则徐，安庆祀蒋文庆，庐州祀江忠源，瑞州祀刘腾鸿，江宁、苏州祀向荣、张国樑，京口祀吉尔杭阿，附祀绷阔、刘存厚，扬州祀双来、瞿腾龙，溧水、浒墅祀李坤元，天津祀佟鉴、谢子澄，长沙、九江祀塔齐布，湖广、江西、安徽祀李续宾，江西、湖广祀罗泽南，又与饶廷选合祀广信，湘乡复分祀泽南、王珍、刘腾鸿。湖南、江西祀萧启江，湖广祀胡林翼，后安庆

亦祀之。遵义祀罗绕典。

同治间，湖北合祀官文、胡林翼，庐州祀李孟群，浙江祀瑞昌、王有龄、张玉良等，杭州祀罗遵殿，富阳祀熊建益，湖州祀赵景贤，陈州、安庆、临淮、淮安祀袁甲三，南昌、青阳祀江忠义，安徽、湖广祀李续宜，后复与多隆阿合祀潜山。安庆、苏州、嘉兴祀程学启，河南、安徽、陕西、吉林祀多隆阿，后与林翼合祀安庆。江宁、安庆、吉安祀李臣典，湖南、福建、广东祀张运兰，曹州、天津、蒙城祀僧格林沁，后复祀奉天。湖南、江苏、安徽祀彭毓橘，湖广祀曹仁美等，四川、湖南祀骆秉章，陕、甘祀刘松山，江宁、安庆祀马新贻，江宁、湖南、湖北、安徽、直隶祀曾国藩，后复与国荃合祀开封。长沙合祀张亮基、潘铎，巴燕岱祀穆克登额，哈密祀扎萨克亲王锡伯尔，南丰祀吴嘉宾，贵州祀蒋霁远、黄润昌等。于是礼部言：“各省专祠宜择隙区旷土，毋侵民居，并禁改毁志乘名迹、圣贤祠墓。”报可。

光绪间，扬州、黄州祀吴文镕，安徽、江西、闽、浙、甘肃祀刘典，江南、江西、福建、台湾祀沈葆楨，江苏、建福、山东、湖南祀郭松林，江、浙、直隶、山东、河南祀吴长庆，后复祀朝鲜。闽、浙、陕、甘、新疆、江宁祀左宗棠，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祀鲍超，陕、甘、吉林祀金顺，大理、镇南祀杨玉科，江西、广西、云南、新宁祀刘长佑，云、贵、广西祀岑毓英，安徽、山东祀周盛波，后复与盛传、戴宗骞合祀济南。湖广、江西、江宁、浙江西湖祀彭玉麟，荃，河南、安徽、湖北、直隶、甘、新祀张曜，安庆、江宁、青县祀周盛传，山东、江苏祀陈国瑞，山东、陕西祀阎敬铭，湖南、甘、新祀刘锦棠，安徽、福建祀刘铭传，山东、四川祀丁宝楨山东、陕西祀州、长沙、兰州祀杨昌濬，江、浙、河南、直隶、山东

祀李鸿章，直隶、奉天、河南、安徽祀宋庆，安徽及芦台祀聂士成，湖南、江西、安徽、江宁祀刘坤一，广西、云、贵祀冯子材，安徽、湖南祀曾国华，甘、新祀陶模，直隶、安徽祀马玉昆，安徽祀英翰，湖南、宣城祀邓绍良，江南祀萧孚泗，江宁祀陶澍、林则徐、邹鸣鹤、福珠洪阿，清、淮、徐州祀吴棠，姚广武等附之。徐州祀滕学义、唐定奎，淮安祀张之万，杭州祀阮元、蒋益澧，淮、扬祀章合才，南昌祀吴坤修，东乡祀罗思举，河南祀倭仁，温县祀李棠阶，西安祀刘蓉、曾望颜，天津祀怡贤亲王、文谦、丁寿昌，灵寿、保定祀成肇麟，顺天蓟州祀吴可读，宝坻祀潘祖蔭，新疆祀金运昌，奉天建三贤祠，祀文祥、崇实、都兴阿，又祀左宝贵、依克唐阿、长顺。吉林祀金福、延茂、富俊、希元，福建台湾祀王凯泰，四川西充祀武肃亲王豪格，临桂祀陈宏谋，贵阳祀曾璧光、韩起、黎培敬。于时各省纷请立专祠，谕毋滥。

宣统享国未久，而湖北、安徽、陕、甘、奉天祀雷正綰，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祀程文炳，安徽及蒙古旗祀潘万才，合肥祀董履高，涡阳祀牛师韩，杭州西湖祀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号为“三忠”云。昶又祀芜湖。自是联元祀宝坻，张之洞祀武昌，王文韶祀长沙，马维麒祀成都，丁体昌祀秦州，夏毓秀祀昆明，此皆举其大者。其馀疆吏题请，礼臣议覆，事载实录，年月可稽者，尚不一而足也。

有清一代，从龙诸佐，蔚起关外。平三藩，汉将西北为多。靖三省教匪，蜀将竞兴。东南海寇横，闽帅踵起。湘楚武臣，戡平粤乱。剿捻一役，参以皖将。其间完节死绥，祠祀尤夥。其功臣总祠，世宗朝，建忠勇祠兰州。仁宗朝，建彰忠祠喀什噶尔。同治中兴，湖南有表忠祠，湘乡、平江有忠义祠，洞庭君山、湘乡、桂阳有昭忠祠。他如湖口石钟山水师，金陵湘军

陆师，楚军水师，吴淞外海水师，台湾淮楚军，苏州、武昌、保定、庐州、巢湖、济南、无锡各地淮军，使凡转战糜躯者，莫不馨香血食，其为昭忠一也。此外江宁、京口旗营，金陵军营官绅，武昌武毅军，成都嵩武军，锦州毅军，各昭忠祠，与各州县忠义、昭忠、慰忠、忠烈等祠，所以血刃死酬勋，不可胜纪。祭礼、祭品如前仪。

宗室家庙崇德元年，定宗室封王者立家庙。顺治五年，诏王无嗣，祔飨太庙后殿西庑。有子孙者，立庙别祭。四孟月、岁暮陪祭太庙，毕，归府第行之。凡荐新，未献太庙者，不得私献家庙。于时庄亲王立一庙，礼、巽、谦三亲王合一庙，饶餘郡王、端重亲王合一庙，颖亲王、顺承郡王合一庙，豫郡王一庙，克勤、衍禧二郡王合一庙。雍正九年，怡贤亲王立一庙。

凡亲王世子、郡王家祭，建庙七楹，中五为堂，左右墙隔之为夹室。堂后楣北五室，中奉始封王，世世不祧。高、曾、祖、祢依序为二昭二穆，昭东穆西，亲尽则祧。由昭祧者，藏主东夹室，升二昭位于一室，以二室奉升祢主。由穆祧者，藏西夹室，升祢亦如之。南为中门，又南庙门，左右侧门，庭分东、西庑，东藏衣冠，西则祭器、乐器。庙重檐，丹楹，采桷，绿瓦，红垩壁。门内焚帛炉。外卦牲房，西乡。岁以四时仲月諏吉，仲春出祧主合食。

其礼，堂中始封祖专案，正位，南乡。左东夹祧主共案，次二昭共案，东乡。右西夹室祧主共案，次二穆共案，西乡。少西设香帛案一，尊案一，每案羊、豕各一，鉶、簠、簋各二，筮、豆各八。位各帛一、爵三、乐器六。同祖所出子孙，成人以上，届期会祭，府僚与陪，执事通赞、属官为之。奉香、帛、爵则用子孙。先三日，主人斋外寝，众咸斋。祀日昧爽，主人朝服入，位堂檐内正中，与祭伯叔辈位东阶上，兄弟子孙位东

阶下，位以世差，世以齿序。官属位西阶下，序以爵。俱北面。质明，子弟长者二人诣世祖室，四人分诣东西夹室，昭、穆室，各奉主安几。昭，考右妣左；穆，考左妣右。跪，一叩，兴。主人盥，就位，迎神乐作。诣始祖位前三上香，以次诣各祧位前上香，率族属行二跪六拜礼。奉帛、爵奠、献、读祝如仪。三献讫，诣始祖位前跪受爵、受胙，三拜，彻饌，送神，二跪六拜。诣燎位视燎。礼成，奉主还室，退。分胙颁族属。

其时祭之礼，堂中设案五，始祖考、妣正位南乡，高、曾、祖、祢，依昭穆为左右。案各羊一、豕一，馀如合食制。其时节荐新，届日主人夙兴，率子弟盛服入庙，洁堂宇，设案，陈果羞盘各六，每位箸二、棗三。启室，以次诣各案前跪上香，三拜，子弟遍献酒，主人二跪六拜，子弟随行礼。毕，阖室，退。因事致告，荐果羞各四，礼同荐新。月朔望谒庙亦如之。

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庙五楹，三为堂。后楣北分室五，奉始封祖暨四代。两旁夹室奉亲尽祧主。庙不重檐，门不备采，馀如亲王。合食，始祖专案，羊一、豕一，东夹室祧主暨二昭专案，羊豕各一。西夹室祧主暨二穆亦如之。时祭俱专案，昭穆各同牲，筮、豆视亲王各减二，不用乐，一跪三拜。时节荐果盘各四，有事则告，朔望则谒。馀如亲王仪。

品官士庶家祭凡品官家祭庙立居室东，一至三品庙五楹，三为堂，左右各一墙限之。北为夹室，南为房。庭两庑，东藏衣物，西藏祭器。庭燎以垣。四至七品庙三楹，中为堂，左右夹室及房，有庑。八、九品庙三楹，中广，左右狭，庭无庑。篋藏衣物、祭器，陈东西序。堂后四室，奉高、曾、祖、祢，左昭、右穆。妣以嫡配，南乡。高祖以上，亲尽则祧。由昭祧者，藏主东夹室；由穆祧者，藏主西夹室。迁室、祔庙，并依昭穆世次，东西序为祔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成人无后者、殇

者，以版按行辈墨书，男东女西，东西乡。定牲器之数，一至三品，羊一、豕一，每案俎二，鉶、登各二，筮、豆各六。四至七品，特豕，案一俎，筮、豆各四。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杀，案一俎，筮、豆各二。

岁祭以四时仲月讷吉，读祝、赞礼、执爵皆子弟为之。子孙年及冠，皆会祭。前三日，主人暨在事者斋。祀日五鼓，主人朝服，众盛服，入庙。主人俟东阶下，族姓俟庭东西，顺昭穆世次。主妇率诸妇盛服入，诣爨所视烹饪。羹定，入东房治筮、豆，陈鉶、登、匕、箸、醢、酱以俟。质明，子弟长者启室，奉主陈之几，昭位考右妣左，分荐者设东西祔位。主人升自东阶，盥讫，诣中檐拜位立。族姓行尊者立两阶上，卑者立阶下。咸北面。主人诣香案前跪，三上香，进奠爵，兴，复位，率族姓一跪三拜。主人诣高祖案前献爵，曾、祖、祢案前毕献如仪，分荐者遍献祔位酒，读祝。每献，主妇率诸妇致荐，一叩兴。初献匕箸醢酱，亚献羹饭肉馐，三献饼饵果蔬。卒献，主人跪香案前，祝代祖考致嘏于主人，主人啐酒尝食，反器于祝，一叩兴，复位，送神，一跪三拜。视燎毕，与祭者出，主人率子弟纳神主，上香行礼。彻祭器，阖门，退。日中而馐。

三品以上，时祭遍举。四至七品，春、秋二举。八九品春一举。与祭者，尊卑咸在。主人肃入席，酌尊者酒，子弟年长者离席酌主人，长幼献酬交错。已事，咸出。彻席，馐庖人、仆人必尽之。

令节荐新，一至三品，每案果、羞各四，四至七品，减果二，八、九品并减羞二，具羹饭则同。月朔望供茶，食案二器，仪同时荐。庶士家祭，设龕寝堂北，以版隔为四室，奉高、曾、祖、祢，妣配之，位如品官仪，南乡。服亲成人无后者，顺行辈书纸为祔位，已事，焚之，不立版。每四时节日，出主以荐，

粢盛二盘，肉食果蔬四器，羹二，饭二。先期致斋。荐之前夕，主妇在房治饌，逮明，主人吉服，率子弟奉主陈香案，昭东穆西，设祔位西序案，主人立东阶下，众按行东西立。主人上香毕，一跪三拜，兴。主妇率诸妇出房荐匕箸醢酱，跪，叩，退。主人至案前，以次酌酒、荐熟，跪，叩，兴。子弟荐祔位，毕，读祭文。再献，主妇荐饭羹，三献荐饼饵时蔬。主人率族姓行礼讫，焚祭文及祭位，纳主，彻退，日中而馐。春一举，月朔望献茶，有事则告，俱一跪三拜。

庶人家祭，设龕正寝北，奉高、曾、祖、祢位，逢节荐新，案不逾四器，羹饭具。其日夙兴，主妇治饌，主人率子弟安主献祭，一切礼如庶士而稍约。月朔望供茶，燃香、鐙行礼。告事亦如之。

卷第八十八 志第六十三

礼七（嘉礼一）

登极仪授受仪太后垂帘仪亲政仪大朝仪常朝仪御门听政
附

太上皇帝三大节朝贺仪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三大节朝贺仪
大宴仪上尊号徽号仪尊封太妃太嫔仪附册立中宫仪册纪嫔
仪附

册皇太子仪太子千秋节附册诸王仪册公主附

二曰嘉礼。属于天子者，曰朝会、燕飧、册命、经筵诸典。行于庶人者，曰乡饮酒礼。而婚嫁之礼，则上与下同也。周官“以嘉礼亲万民”，体国经野，罔不繇此。兹举其大者，附以仪之同者，著于篇。

登极仪清初太祖创业，建元天命，正月朔即位，贝勒、群臣集殿前，按翼序立。皇帝御殿，皆跪。八大臣出班，跪进上尊号表，侍臣受，跪御前宣读。帝降座，焚香告天，率贝勒、群臣行礼，三跪九叩，毕，复座，贝勒等各率旗属庆贺。太宗践阼亦如之。

天聪十年，改元崇德，建国号曰大清。前期誓戒三日，筑坛，备鹵簿。届日，帝率群臣诣天坛祇告。礼成，奉御宝官先行，帝自中阶登坛升座，贝勒等三跪九叩。毕，众跪，贝勒分左右列。奉宝官跪献，帝受宝，转授内院官，群臣行礼如初。毕，皆跪，宣读官奉满、蒙、汉三体表文立坛东，以次毕读，

群臣行礼讫，复位，奏乐，驾还宫。翼日帝御殿，群臣表贺，三跪九叩，次执事官行礼如前仪。于是赐宴，颁赦诏。八年，世祖嗣服，遣官告坛、庙如初礼，唯不设卤簿，不作乐，不赐宴。

顺治元年十月朔，定鼎燕京，先期太常官除坛壝，司礼监设座案。届日，遣官告庙、社，备大驾卤簿，帝御祭服，出大清门，诣南郊，告天地。礼成，导入天坛东幄次易礼服。御座，群臣跪，礼部尚书引大学士一人升自东阶，正中北面跪，学士一人自案上奉宝授大学士，祇受，致辞云：“皇帝君临万国，诸王文武群臣不胜欢忭。”讫，转授学士，学士跪受，陈于案，复位。群臣礼毕，驾还宫。鸿胪寺官设御案皇极门中，檐东设表案，王、贝勒等序立内金水桥北，文武官序立桥南，俱东西乡。乐作，帝御座则止。鸣鞭。执事官阶上行礼毕，就位。王率群臣进表，行礼毕，鸣鞭，驾还宫。越九日甲子，颁诏如制。

圣祖纘业，分遣官祭告天地、宗社，帝衰服诣几筵行三跪九叩礼，祇告受命。御侧殿易礼服，诣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各行三跪九叩礼。遂乘舆出乾清门，御中和殿，内大臣等执事官行礼。复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上表行礼如仪。不宣读，不作乐，不设宴。王公入，赐茶毕，还宫。反丧服，就苦次，颁诏。世宗承大统，一如前仪，惟罢赐茶。高宗以后，储宫嗣立者并同。

授受仪古内禅仪。初高宗享国日久，尝谕年至八十六岁即归政。逮乾隆六十年，诏曰：“自古帝王内禅，非其时怠荒，即其时多故，仓猝授受，礼无可采。今国家全盛，其详议典礼以闻。”于是谕吉定储位，以明年为嗣皇帝元年。礼臣上仪注。先期遣官祭告庙、社，届日所司设御座太和殿。左右几二，正中宝案，稍南东西肆；东楹诏案，西楹表案，南北肆；黄案居

丹陛中。槛内敷嗣皇帝拜褥。殿前陈卤簿，门外步辇。午门外五辂、驯象、仗马、黄盖、云盘，檐下设中和韶乐，门外丹陛大乐。内阁学士奉传位诏陈东案，礼部官陈贺表西案，大学士等诣乾清门请宝陈左几，大学士二人分立两檐下，王公百官序立。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使臣列班末。钦天监官诣乾清门报时，嗣皇帝朝服出毓庆宫，时后扈内大臣二人率侍卫二十人集乾清门外，导引礼部长官二人立门阶下，前引大臣十人立殿后阶下。太上皇帝礼服乘舆出，嗣皇帝从诸臣前引后扈。午门鸣钟鼓，至殿后降舆。太上皇帝御中和殿升座，嗣皇帝殿内西乡立，鸿胪寺官引执事大臣按班，不赞，行九叩礼。侍班者趋出，就外朝位，中和韶乐作，奏元平章。太上皇帝御太和殿，嗣皇帝侍立如初。乐止，阶下鸣鞭三，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嗣皇帝诣拜位立，王公立丹陛上，百官及陪臣立丹墀下，鸣赞官赞“跪”，嗣皇帝率群臣跪。赞“宣表”，宣表官入，奉表至檐下正中跪，大学士二人左右跪，展表，乐止。宣讫，还奉原案，退。赞“兴”，嗣皇帝退立左旁，西乡，大学士二人导近御前跪。左大学士请宝，跪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亲授嗣皇帝，嗣皇帝跪受，右大学士跪接，陈右几。嗣皇帝诣拜位，乐作，赞“跪，叩，兴”，率群臣行九叩礼。赞“退”，乐止，礼成。鸣鞭如初。中和韶乐作，奏和平章。太上皇帝还宫。内监豫设乐悬，太上皇帝御内殿，公主，福晋，暨皇孙、皇曾元孙未锡爵者，行礼庆贺。

嗣皇帝易礼服，祇俟保和殿暖阁，内阁学士豫奉传位诏及御宝陈太和殿中案，礼部官奉登极贺表陈东案，扈引者集保和殿外。钦天监报时，嗣皇帝御中和殿，执事者按班行礼，不赞。礼毕，嗣皇帝御太和殿登极。作乐，止乐，宣表，行礼，悉准前式。礼毕，退，复位。大学士进，奉诏，出中门，授礼部尚

书。尚书跪受，兴，奉置黄案，行三叩礼。复奉诏陈云盘，仪制司一人跪受，兴，自中道出。礼成，俱退，嗣皇帝还宫。大学士等诣乾清门送宝，礼部恭镌诏书颁行。

垂帘仪咸丰十一年，文宗崩，穆宗幼冲嗣位。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权朝政，称旨，命王大臣等议垂帘仪制。议上，懿旨犹谓“垂帘非所乐为，唯以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姑允所请”云。于是仲冬月朔，帝奉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听政，王公大臣集殿门外，行礼如仪。凡召见内外臣工，两宫皇太后、皇帝同御养心殿，太后前垂帘。或召某臣进见，议政王、御前大臣番颁之。引见外官，则御养心殿前殿，议政王、御前大臣率侍卫等按班分立，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衔名，豫拟谕旨，分别录注。皇帝前设案，各长官依例进绿头签，议政王等奉陈案上，引见如常仪。皇太后简单内某名钤印，已，授王大臣传旨。其臣工请安摺，并具三分以进。各省、各路军事摺报，凡应降谕旨者，议政王等请旨缮拟后，次日呈阅颁行。唯撰拟文句，仍本帝意，宣示臣工，宜书曰“朕”。

同治十三年，德宗入继文宗，王公大臣复请两宫皇太后垂帘，悉准同治初成式。光绪六年，慈安皇太后薨，慈禧皇太后始专垂帘，制十三年归政，德宗以时艰尚棘，凡召见、引见，仍升座训政，设纱屏以障焉。

亲政仪同治十二年正月，两宫皇太后归政，穆宗行亲政典礼，先期遣告天、地、庙、社，届日陈皇太后仪驾、皇帝法驾卤簿，设表案慈宁宫门，槛内敷皇帝拜褥，太和殿内东旁设诏案，东次表案，丹陛中案各一。午门外设龙亭、香亭，内阁学士奉皇帝庆贺表文纳诸楮，捧出。大学士从至永康左门外，大学士接楮，至慈宁门，升东阶，陈案上，退。内侍举案入，度慈宁宫宝座东，内阁学士奉诏陈殿中黄案，礼部官奉王公百官

贺表陈东次黄案。凡将军、提、镇贺表置龙亭内。鸿胪寺官引和硕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暨蒙古王公等集隆宗门外，不入八分公以下二品大臣以上集长信门外，三品以下集午门外。钦天监报时，帝御礼服乘舆出隆宗门，至永康左门外降，王以下随行，至慈宁门，帝升东阶，及门左，西乡立。日讲官四人在西阶，东乡立。前引大臣率侍卫在仪驾末，分左右立。皇太后出御慈宁宫，中和乐作，奏豫平章，升座，乐止。帝就拜位，丹陛乐作，奏益平章。王公大臣侍卫等循次乡上立，赞“拜跪”，帝率群臣三跪九拜。时西楹下置御史二，鸣赞官二。仪驾未及午门外御史、礼部官、鸣赞官各二，藉以待仪。永康左门及诸门内外并置鸣赞官，接续外传。午门外各官随同行礼，鸣赞官赞“礼成”，帝复位。王大臣各复位立，皇太后还宫，礼部尚书奏“礼成”，然后帝还宫。俄复出御中和殿，执事官行礼毕，趋出就外朝立，帝御太和殿，乐作，升座，乐止，鸣鞭三，王公百官行礼。其宣表、颁诏并如前制。光绪十三年德宗亲政仿此。

大朝仪天命元年，始行元旦庆贺，制朝仪。天聪六年，行新定朝仪，此班朝所繇始，崇德改元，定元旦进表笺及圣节庆贺仪。顺治八年，定元旦、冬至、万寿圣节为三大节。康熙八年，定正朝会乐章，三大节并设。大朝行礼致庆，王以下各官、外藩王子、使臣咸列班次，所司陈鹵簿、乐悬如制。太和殿东具黄案。质明，王、贝勒、贝子集太和门，不入八分公以下官集午门外。礼部奉表置亭内，校尉舁行至午门外陈两旁，奉表入太和殿列案上。鸿胪卿引王、贝勒等立丹陛。鸣赞官引群臣暨进表官入两掖门，序立丹墀。朝鲜、蒙古诸臣自西掖门入，立西班末。纠仪御史立西檐下东乡者二人，丹陛、丹墀东西相乡者各四人，东西班末八人，鸣赞官立殿檐者四人，陛、墀皆如之。丹陛南阶三级，銮仪卫官六人司鸣鞭。钦天监报时，皇

帝出御中和殿，执事官行礼毕，趋外朝视事。驾出，前导、后扈如仪。午门鸣钟鼓，中和乐作，御太和殿，乐止。内大臣分立前后，侍卫又次其后护守之。起居注官四人立西旁金柱后，大学士，学士，讲、读学士，正、少詹事立东檐下。御史、副金都御史立西檐下，銮仪卫官赞“鸣鞭”，鸣赞官赞“排班”，王公百官就拜位立跪。宣表官奉表出，至殿下正中北乡跪，大学士二人展表，宣表官宣讫，置原案，丹陛乐作，群臣皆三跪九叩。退，就立原次。鸿胪寺官引朝鲜等使臣，理藩院官引蒙古使臣就拜次，三跪九叩，丹陛乐作，礼毕，乐止，退立如初。赐坐，群臣暨外臣皆就立处一跪三叩，序坐。赐茶毕，复鸣鞭三，中和乐作，驾还宫。乐止，群臣退。

初制，外官元日朝觐，集保和殿前行礼，康熙二十六年后罢。乾隆六年，定行在圣节朝贺行礼。二十四年，定大朝百官班次，设立红漆木牌。五十四年，增置都察院长官二人，科、道三十六人，分立品级山旁整朝序。又高宗初年，文三品、武二品以上赐茶，馀惟记注官、外国使臣与焉。嘉庆二年罢赐茶。令甲，元旦、万寿节午时设宴，冬至节次日受贺。万寿节先谒太庙，次诣皇太后宫行礼，毕，受贺。直省文武官值三大节，俱设香案，朝服望阙行礼，满、蒙、汉军分两翼，汉官分文武西。

常朝仪太祖丙辰建元后，益勤国政，五日一视朝，焚香告天，宣读古来嘉言懿行及成败兴废所由，训诫臣民，然未垂为定制也。崇德初，始定仪注，设大驾鹵簿，王以下各官朝服，俟帝出宫，乐作。御殿，升座，乐止。赐坐，诸臣各依班次，一叩就座。部、院官出班奏事毕，驾还宫。顺治九年，给事中魏象枢言：“故事有朔、望朝，有早朝、晚朝、内朝、外朝，今纵不能如往制，请一月三朝，以副厉精图治至意。”杨簧亦

言：“旧例百官每月十一朝，似太繁数，今每日入朝奏事，较十一朝不为少，应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行朝参礼。”自是遂定逢五视朝制。寻定见朝、辞朝、谢恩各官，俱常朝日行礼。帝御太和殿，引见毕，赐坐赐茶，悉准常仪。如是日不御殿，各官行礼午门外。外藩来朝暨贡使，亦常朝日行礼，如速返，则不拘朝期，即赴午门行礼，外官应速赴任者亦然。

又定常朝御殿，王公入殿中旁坐如次。康熙八年，定公、侯、伯以下各官为六班，按次列坐，后复改为九班。九年，谕都察院纠察王大臣失仪。二十年，置常朝纠仪御史及司员。雍正二年，遣侍卫四人监察朝班，定视朝日天未明，鸿胪寺官二人引左右翼官入西掖门依班坐。鼓严，起立听赞，自仗南引进，整齐班列，行礼如仪。乾隆初，敕大小各官依内廷官例，黎明坐班。十六年，谕部院大臣董率庶僚，常朝按期赴班，毋旷阙。

光绪九年，更定朝制，凡新除授各官，鸿胪寺列衔名交内阁，届日礼部尚书、鸿胪卿请驾御殿，导各官谢恩行礼，王公百官侍鹵簿后。不御殿，文武官则坐班午门外。其时刻，春冬以辰正，夏秋以卯正，遇雨雪及国忌则免。坐班日，鸿胪寺官按翼定位，王公集太和门外，东西各二班，百官集午门外，东西各九班，纠仪御史吏、礼司员各四人，分列班首末，并西面北上。届时吏、礼司员受职名，纠仪官环班稽察，复位坐。有间，以次出。

御门听政仪，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九卿科道齐集启奏，率以为常。雍正初，始定御门典礼，凡部院所进本有未经奉旨者，摺本下内阁，积若干，传旨某日御门办事。是日，乾清门正中设御榻、黼宸、本案一。黎明，部院奏事大臣暨陪奏官属毕集庭内。帝升座，侍卫左右立，记注官升西阶，部院官升东阶，各就列跪，尚书前，侍郎后，陪奏官又后。尚

书一人奉本匣折旋而进，诣本案前，跪陈于案，兴，少退，趋东楹，转入班首。跪，口奏某事，毕，兴，少退，率属循阶左降。其奏事次序，户、礼、兵、工四部轮班首上，三法司直第三班，吏部直第六班，宗人府则列部院前，翰詹科道及九卿会奏则居部院后，各依班进奏如初。至吏部奏事，兼带领各部番直司员八人，引见毕，始退。内阁侍读学士二人升东阶，诣案前跪，举本匣，兴，退。翰詹科道暨侍卫俱退。时钦派读本满学士一人，奉摺本匣升东阶，折旋而退，大学士从，依班次跪。记注官少进东乡立，奉匣学士诣案前跪启匣，取摺本依次启奏，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自东阶降，记注官自西阶降。驾还宫。奏事时，令翰林官记注，自顺治二年始。

先是奏事春夏以卯正，秋冬以辰初。康熙二十一年，命展御门晷刻，春夏改辰初，秋冬辰正。越二年，御史卫执蒲请以五日或二三日为期，圣祖谕：“政治务在精勤，始终不宜有间。”二十五年，置科道各二人侍班，列起居注官上。二十七年，省起居注官，其侍班翰林，令启奏摺本时即退。雍正初，复设起居注官，增二人。又令编检四人侍班，列科道上。乾隆二年，命修撰、编、检依科道例，悬数珠，肃朝仪。嘉庆十八年，谕宣本承旨时，御前大臣及侍卫毋退，著为令。

太上皇帝三大节朝贺仪嘉庆元年，高宗传位仁宗，尊为太上皇帝，定朝贺仪。届日陈法驾、鹵簿、乐悬如授受仪，太和殿设三案，表亭舁至午门，庆贺表文陈东案，笔砚陈西案。质明，王公百官朝服，外国使臣服本国服，集阙下。皇帝礼服，俟保和殿暖阁。太上皇帝乘舆出，至太和殿北阶降，中和韶乐作，奏元平章，御殿升座，乐止。帝殿内西乡立，鸣鞭三，赞“排班”，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帝就拜位，北乡，时鸿胪官分引群臣暨外使肃班立，赞“进”，赞“跪，叩，兴”。帝率群

臣行三跪九叩礼。毕，帝旋位立，众退，复班次，乐止。鸣鞭，中和韶乐作，奏和平章。太上皇帝还宫，乐止。帝御殿，群臣进表行礼如仪。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三大节朝贺仪顺治八年，定元旦慈宁宫阶下设皇太后仪杖、乐器，皇太后御宫，乐作。升座，乐止。帝率内大臣、侍卫诣宫行三跪九叩礼。毕，公主、福晋以下，都统、子、尚书命妇以上，行六肃三跪三叩礼。作乐如初，大设筵宴。冬至、圣寿节同，唯冬至罢宴。康熙八年，定元日太皇太后、皇太后仪驾、中和韶乐、丹陛大乐全设。帝率王公大臣、侍卫暨都统、子、尚书以上官，先朝太皇太后宫，次诣皇太后宫，行礼如仪。毕，皇后率公主、福晋、命妇行礼亦如之。二十一年，谕京、外进表官集午门外行礼。寻置纠仪御史，分列宫门外、午门外仪驾末，严监视。

乾隆十二年，定庆贺皇太后许二品命妇入班，寻谕世爵朝贺增入男爵。嘉庆二十五年，谕值皇太后三大节，将军、督、抚、提、镇具表庆贺，罢递黄摺祝文。道光元年元旦，大学士先进皇帝庆贺表文，帝始率群臣诣宫行礼。同治元年，皇太后、皇帝同御慈宁宫受贺，明年，改御养心殿。王、公、二品以上官，集慈宁门外，三品以下集午门外，朝鲜使臣列西班牙末，按班行礼，不赞。冬至、圣寿节同。唯遇大庆年，俟皇太后升殿后，增用宣表例。光绪二年，皇太后圣寿，皇帝亲进表文，馀仪同。

皇后向无受群臣贺仪，顺治间，定元旦庆贺，仪仗全设。皇后诣皇太后宫行礼毕，还宫，自公主及命妇俱诣皇后宫朝贺。冬至、千秋节同。康熙时，定皇后先诣太皇太后宫，次皇太后宫行礼，还宫升座，自公主迄镇国将军夫人，公、侯迄尚书命妇，咸朝服行礼。雍正六年，始令皇后千秋节王公百官咸蟒袍

补服，后准此行。摄六宫事皇贵妃千秋节，仪同皇后。

大宴仪凡国家例宴，礼部主办，光禄寺供置，精膳司部署之。建元定鼎宴，崇德初，太宗改元建号，设宴笃恭殿。顺治元年，定鼎燕京，设筵宴、设宝座皇极门正中，帝升座，赐百官坐，赐茶、进酒，俱一跪一叩。宴毕谢恩如初礼。是日赐宴，有内监数辈先行拜舞，谕：“朝贺大典，内监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礼。”裁抑宦官自此举始。

元日宴，崇德初，定制，设宴崇政殿，王、贝勒、贝子、公等各进筵食牲酒，外藩王、贝勒亦如之。顺治十年，令亲王、世子、郡王暨外藩王、贝勒各进牲酒，不足，光禄寺益之，御筵则尚膳监供备。康熙十三年罢，越数岁复故。二十三年，改燔炙为肴羹，去银器，王以下进肴羹筵席有差。

雍正四年，定元旦宴仪，是日巳刻，内外王、公、台吉等朝服集太和门，文武各官集午门。设御筵宝座前，内大臣、内务府大臣、礼部、理藩院长官视设席。丹陛上张黄幔，陈金器其下，鹵簿后张青幔，设诸席。鸿胪寺官引百官入，理藩院官引外藩王公入。帝御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作，王大臣就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馀就青幔下，俱一叩，坐。赐茶，丹陛大乐作，王以下就坐次跪，复一叩。帝饮茶毕，侍卫授王大臣茶，光禄官授群臣茶，复就坐次一叩。饮毕，又一叩，乐止。展席幕，掌仪司官分执壶、爵、金卮，大乐作，群臣起。掌仪司官举壶实酒于爵，进爵大臣趋跪，则皆跪。掌仪司官授大臣爵，大臣升自中陛，至御前跪进酒。兴，自右陛降，复位，一叩，群臣皆叩。大臣兴，复自右陛升，跪受爵，复位，跪。掌仪司官受虚爵退，举卮实酒，承旨赐进爵大臣酒。王以下起立，掌仪司官立授卮，大臣跪受爵，一叩，饮毕，俟受爵者退，复一叩，兴，就坐位，群臣皆坐。乐止，帝进饌。

中和清乐作，分给各筵食品，酒各一卮，如授茶仪。乐止，蒙古乐歌进。毕，满舞大臣进，满舞上寿。对舞更进，乐歌和之。瓦尔喀氏舞起，蒙古乐歌和之，队舞更进。每退俱一叩。杂戏毕陈。讫，群臣三叩。大乐作，鸣鞭，韶乐作，驾还宫。

冬至宴，顺治间制定如元旦仪，后往往停罢。元会宴，凡元正朝会，岁有常经，遇万寿正庆，或十年国庆，特行宴礼。乾隆三十五年、五十五年，圣制元会作歌，宴仪如前。惟行酒后，庆隆舞进，司章歌作，司舞饰面具，乘禺马，进扬烈舞。司弦箏阮节抃者，以次奏技。喜起舞，大臣入，行三叩礼，循歌声按队起舞，歌阕，笳吹进，番部合奏进，内府官引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陈百戏，为稍异耳。

千秋宴，为康熙五十二年创典，设暢春园。凡直省现官、致仕汉员暨土庶等，年六十五以上至九十者咸与。遣子孙、宗室执爵授饮，分给食品，谕毋起立，以示优崇。乾隆五十年，设宴乾清宫，自王、公讫内、外文、武大臣暨致仕大臣、官员、绅士、兵卒、耆农、工商与夫外藩王、公、台吉，回部、番部土官、土舍，朝鲜陪臣，齿逾六十者，凡三千余人。其大臣七十以上，余九十以上者，子孙得扶掖入宴。年最高者，如百五岁司业銜郭锺岳等，得随一品大臣同趋黼座，亲与赐觞。宴罢，颁赏珍物有差。嘉庆初元再举，设宴皇极殿，与宴者三千五十六人，邀赏者五千人。上自樽槐，下逮衲袂，以至蒙、回、番部、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陪价，略其年甲，咸集丹墀，诚盛典也。

大婚宴，顺治八年，大婚礼成，设宴如元旦仪。并进皇太后筵席牲酒，嗣后仿此。

耕藉宴，顺治十一年举行，命曰“劳酒”。

凯旋宴，自崇德七年始。顺治十三年定制，凡凯旋陛见获

赐宴。乾隆中，定金川，宴瀛台；定回部，宴丰泽园；及平两金川，锡宴紫光阁。其时所俘番童有习锅庄及甲斯鲁者，番神雉戏，亦命陈宴次，后以为常。道光八年，回疆奠定，锡宴正大光明殿，是日大将奉觞上寿，帝亲赐酒，命侍卫颁从征大臣酒，馀如常仪。

宗室宴，乾隆十一年，设宴瀛台，赐宗室王公，遵旨长幼列坐，行家人礼，并引至淑清院流杯亭游览，赐酒果。四十八年，设宴乾清宫，命皇子、王、公等暨三、四品顶戴宗室千三百有八人入宴。其因事未与宴者咸与赏，都凡二千人。嘉庆九年，设筵惇叙殿，略同瀛台宴。

外藩宴，岁除日设保和殿，赐蒙古王、公等，凡就位、进茶、饌爵、行酒、乐舞、谢恩，并如元会议。其来朝进贡，送亲入觐，或御赐恩宴，或宴礼部，取旨供备。至诸国朝贡，如朝鲜、安南、琉球、荷兰遣使来京，亦有例宴。乾隆间，缅甸使臣陪宴万树园，以其国乐器五种合奏。厥后凡遇筵宴，备陈准部、回部、安南、缅甸、廓尔喀乐。

又顺治中，定制乡试宴顺天府，会试及进士传胪宴礼部。馀如临雍、经筵、修书、初举日讲、临幸翰林院、缮写神牌，亦赐宴如例。衍圣公、正一真人来朝，纂实录、会典皆于礼部设宴云。

上尊号徽号仪清初太祖、太宗建元，群臣皆上尊号，其礼即登极仪也。康熙中，臣民合辞拟上尊号。至六旬圣寿，复籥请。圣祖谕言无裨治道，皆不允行。迨高宗敕定边陲，王大臣犹以上尊号请，亦未俞纳。惟新君践阼，奉母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则上尊号。国家行大庆，则上徽号，或二字、或四字，递进以致推崇。

顺治八年，上孝庄皇后尊号，其徽号曰“昭圣慈寿”。先期

祭告，帝躬上奏书。届期太和殿陈皇帝法驾，慈宁宫陈皇太后仪驾，供设咸备。王公集太和门，大臣集右翼门，各官集午门，分翼立。帝升殿，中和韶乐作，奏海上蟠桃章，帝阅册、宝毕，执事官分置亭内，銮仪校舁行，前册亭，后宝亭。帝率群臣从驾至慈宁门，入宫立陛东，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奉册、宝入，大学士奉宣读册、宝文入，侍立左旁，帝就拜位，王公百官依班位序立。皇太后御宫，中和韶乐作，奏豫平章，升座，乐止。赞“跪”，帝率群臣跪。奏“进册”，大学士右旁跪进，兴，退，帝受册，恭献，大学士左旁跪接，兴，陈中案。奏“进宝”，如前仪。赞“宣册”，宣册官至案前北面跪，启函宣读讫，仍纳之，兴，退。赞“宣宝”同，仍置原案。女官四人举案陈宫阶上。丹陛大乐作，奏益平章，帝率群臣三跪九叩。午门外各官承传随班行礼。礼成，皇太后起座，中和韶乐作，奏履平章，还宫。皇后率六宫、公主以下诣宫庆贺。翼日，帝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上表庆贺，颁诏如制。是岁大婚礼成，加上徽号礼亦如之。

康熙初元，加上徽号，时以谅阴，不奏书，不行礼，不朝贺。凡大婚、亲政、册立皇后、武功告成、皇太后大庆、上徽号并如常仪。

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上徽号，皇太后谕帝春秋高，不宜过劳，令豫陈册宝，至时行礼，罢宣读表文，后仿此。

道光九年，平回疆，上皇太后徽号，缅甸国王遣使进金叶贺表，缅王进表自此始。

尊封太妃进册宝如前仪，唯内监举案陈太妃座前，帝行礼，太妃起避立座旁。次日御殿受贺同。若遣官将事，礼部尚书朝服诣内阁，册宝舁出，偕大学士送之，至宫门外，内监入献太妃、太嫔，受讫，礼成。册宝初制用金，康、乾时兼用嘉玉，

道光后专以玉为之。凡尊封皇贵妃、贵太嫔，并用册宝，太妃用册印，太嫔用册。

册立中宫仪崇德初元，孝端文皇后以嫡妃正位中宫，始行册立礼。是日设黄幄清宁宫前，幄内陈黄案，其东册宝案。王公百官集崇政殿，皇帝御殿阅册宝。正、副使二人持节，执事官举册宝至黄幄前，皇后出迎。使者奉册宝陈案上，西乡立，宣读册文，具满、蒙、汉三体，以次授右女官，女官跪接献皇后，后以次跪受，转授左女官，亦跪接，陈黄案。次宣宝、受宝亦如之。使者出，复命，皇后率公主、福晋、命妇至崇政殿御前六肃三跪三叩。毕，还宫升座，妃率公主等行礼，王公百官上表庆贺，赐宴如常仪。

康熙十六年，册立孝昭仁皇后，前期补行纳采、大徵如大婚礼。亲诣奉先殿告祭，天地、太庙后殿则遣官祭告。至日设节案太和殿中，东西肆；左右各设案一，南北肆。帝御殿阅册宝，王公百官序立，正、副使立丹陛上，北乡，宣制官立殿中门左。宣制曰：“某年月日，册立妃某氏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礼。”于是正、副使持节前行，校尉舁册宝亭出协和门，至景运门，以册宝节授内监，奉至宫门，皇后迎受。行礼毕，内监出，还节使者，使者复命，帝率群臣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行礼。翼日，皇后礼服诣两宫及帝座前行礼。

乾隆二年，册立孝贤纯皇后，如常仪。命颁诏，著为家法。

嘉庆元年，立孝淑睿皇后，册命日，会太上皇帝千秋宴讫还宫，帝、后诣前行礼。帝御殿，正、副使持节，礼成，先诣太上皇宫门前复命，余如常仪。

册封妃、嫔，亦自崇德初元始，四妃同日受封，届时命使持节册封如礼。妃等率公主、福晋、命妇诣帝前六肃三跪三叩，后前亦如之，妃前则行四肃二跪二叩，妃等相对各二肃一跪一

叩。康熙时，贵妃、七嫔与中宫同日封，诸嫔有册无宝。乾隆十三年，定皇妃摄六宫事，体制宜崇，祭告如册中宫仪。次日朝皇太后，拜跪甬路左旁。道光三年，谕嗣后封嫔罢祭告，即与妃同日受封亦然，著为令。

册立皇太子仪康熙十四年，立嫡子允礽为皇太子，先期祭告，玉帛香版，皆皇帝躬视。届日御殿传制，与册立中宫同。正使授册，副使授宝。行礼毕，正、副使复命。帝率皇太子祭告奉先殿，皇太子拜褥敷槛外，并诣帝、后宫行礼。翼日，帝御殿受贺、颁诏如常仪。王公进笺皇太子前致庆，皇太子诣武英殿与亲、郡王等行礼。外省文武官并笺贺如仪。

遇太子千秋节，太子先诣奉先殿致祭，随诣皇帝前行礼，还毓庆宫，旋御惇本殿受贺。王公百官二跪六叩，毕，还宫，群臣退。

厥后允礽废立，迄晚年储位未定。五十年后，大学士王掞七上密疏，请建国本，六十年，复申前请，触圣怒。至乾、嘉后，始明宣不立储贰谕旨，开国固未尝有也。

册封诸王仪崇德元年，定册封日，王、贝勒序立崇政殿前，内院官奉制册、印陈于案，俟旨授封。诸王等皆跪，宣册官、奉册官并立案东，次第宣毕，奉册、印授诸王等。王等祇受，转授从官，复位。礼毕，随奉册官赴清宁宫，诣帝、后前行礼，三跪九叩。遂出大清门，诸王等互贺，俱二跪六叩。还邸，福晋、夫人各行庆贺。府僚致贺诸王，二跪六叩，贝勒僚属一跪三叩。

康熙十二年定制，凡册封，简正、副使二人，前一日，殿堂上设节案，香案，册宝案，堂前仪卫、乐悬备陈。届期，正、副使诣太和殿奉节出，校尉舁册宝亭赴王府，王率府僚跪迎门外。正、副使奉册宝节分陈各案，立节案东，王立案西。行礼

毕，王诣香案前跪，听宣制册，使者授册宝，王祇受，复位，行礼如初。使者奉节复命，王率府僚跪送，迎送俱用乐。封亲王曰宝，郡王曰印，贝勒有制册无印。行礼谢恩并同。初制，封亲王世子用金册，郡王镀金银册，贝勒授诰命，旋改用纸制册。咸丰十年，谕册封亲王用银质镀金，以恭亲王奕訢王爵世袭，仍制金册。

册封公主，封使至，公主率侍女迎仪门右，使者奉制册入，陈门前黄案上，移置堂前幄内。公主升西阶，六肃三跪三叩，宣讫，授侍女，公主跪受，行礼如初。使者复命，仍送仪门外。是日帝升殿，公主至御前，次入后宫，并六肃三跪三叩。又次诣诸妃前，各四肃二跪二叩，还府，府属庆贺，馀如封亲王仪。凡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同辈者封长公主，长者封大长公主，并给金册云。

卷第八十九 志第六十四

礼八（嘉礼二）

大婚仪皇子婚仪王公婚礼附公主下嫁仪郡主以下于归礼附
品官士庶婚礼视学仪临雍附经筵仪日讲附策士仪
颁诏仪迎接诏书附进书仪进表笺仪巡狩仪乡饮酒礼

大婚仪清初太祖戊子年，叶赫国贝勒纳林布禄送妹来归，帝率贝勒等迎之，大宴，礼成，时犹未定仪注也。太宗即位后，行册立礼。至顺治八年，世祖大婚，始定纳后仪。先期谕吉行纳采礼，前一日，遣官祭告郊、社、太庙。届日质明，设节案太和殿，礼物具丹陛上，陈文马其下。正、副使俟丹墀东。鸣赞官口赞，使臣三跪九拜讫，升东阶，立陛上。宣制官传制，使臣跪。制曰：“兹纳某氏某女为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礼。大学士入，奉节出，授正使，正使受，偕副使兴，前行降中阶左。执事官纳仪物采亭中。仪仗前导，卫士牵马从，出太和中门，诣后邸。后父朝服跪迎门外道右。既入，使臣陈节中案，执事陈仪物左右案，陈马于庭。使臣传制纳采，以次奉仪物授后父，后父跪受，兴，率子弟望阙行礼。使臣出，跪送如初。前期一日，行纳徵礼。所司具大徵仪物，遣使传制，如纳采仪。大婚前一日，复遣官祭告，届期卤簿、乐悬具。帝御太和殿阅册、宝，制辞曰：“皇帝钦奉皇太后懿旨，纳某氏为皇后。兹当吉月令辰，备物典册，命卿等以礼奉迎。”遣使如册后仪，

使臣随册、宝亭出自协和门，驾还宫。

时皇后仪仗陈邸第，封使至，后父率亲属朝服迎门外，后礼服迎庭中，后母率诸妇咸朝服跪。使臣奉册、宝入陈案上，后就案南北面跪，内院官西乡立，读册、宝文，次第授左女官，女官跪接献皇后，后祇受，转授右女官，亦跪接，陈案上盥内。后兴，六肃三跪三叩，礼毕，升辇。女官奉盥置采亭，鼓乐导前，次仪仗，次凤辇。后父母跪送如跪迎仪。辇至协和门，仪驾止。女官奉盥前行置中宫，辇入自中门，至太和殿阶下降辇入宫。

帝御中和殿，率诸王诣皇太后前行礼。毕，诸王退。帝御太和殿，赐后父及亲属宴，王公百官咸与。皇太后御位育宫，即保和殿，赐后母及亲属宴，公主、福晋、命妇咸与。越三日，帝复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上表庆贺，颁诏如制。赐后父母兄弟服物有差。十一年大婚，越三日，后谒皇太后礼毕，始宴。康熙四年大婚，就后邸设纳采宴，公主、辅臣命妇各三人，内大臣、侍卫及公以下、群臣二品以上咸与。

大徵亦如之。赐后祖父母、父母衣服，谢恩如仪。至日，使臣奉册、宝至，后祇受毕，钦天监报时，后升辇。命妇四人导前，七人随后，皆骑。内大臣、侍卫从，至太和殿阶下退。后降辇，内监奉册、宝导至中和殿，命妇退。执事命妇迎侍入宫，奉册、宝内监授守宝内监，退。帝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前行礼，御殿、赐宴如初。皇太后率辅臣命妇入宫，赐后母及亲属宴，公主、福晋不与。时加酉，宫中设宴，行合巹礼。翼日，后诣两宫朝见，三日受贺，颁诏如常仪。

同治十一年，纳采、大徵、发册、奉迎，悉准成式。惟届时后升辇，使臣乘马先，内监扶，左右内大臣等骑从。至午门外，九凤曲盖前导，行及乾清门，龙亭止，使臣等退，礼部官

奉册、宝陈交泰殿左右案，退。辇入乾清宫，执事者俱退，侍卫合隔扇。福晋、命妇侍辇入宫，宫中开合卺宴，礼成。光绪十五年大婚，越六日，后始朝见皇太后，又越二日，帝受贺，馀仪同。

皇子婚仪先指婚，简大臣命妇偕老者襄事。福晋父蟒服诣乾清门，北面跪，大臣西面传旨：“今以某氏女作配皇子某为福晋。”福晋父三跪九拜，退。择吉，简内大臣、侍卫随皇子诣福晋家行文定礼。福晋父采服迎门外，皇子升堂拜，福晋父答拜，三拜，兴。见福晋母亦如之。辞出，福晋父送大门外。行纳采礼，所司具仪币，并备赐福晋父母服饰、鞍马。以内府大臣、宫殿监督领侍充使。及门，福晋父迎入中堂，谢恩毕，与宴，大臣陪福晋父宴中堂，命妇、女官陪女眷宴内室，毕，使者还朝复命。婚前一日，福晋家赍妆具陈皇子宫，至日，皇子诣帝后前行礼，若为妃嫔出，则并诣焉。

吉时届，銮仪卫备采舆，内府大臣率属二十、护军四十诣福晋第奉迎。采舆陈堂中，女官告“升舆”，福晋升，父母家人咸送。内校舁行。女官从，出大门乘马。至禁城门外，众步行随舆入，至皇子宫门降，女官导入宫。届合卺时，皇子西乡，福晋东乡，行两拜礼。各就坐，女官酌酒合和以进，皆饮，酒馔三行，起，仍行两拜礼。于时宫所张幕、结采，设宴，福晋父母、亲族暨大臣、命妇咸与，礼成。翌日皇子、福晋夙兴，朝见帝、后，女官引皇子居左稍前，三跪九拜，福晋居右稍后，六肃三跪三拜。见所出妃嫔，皇子二跪六拜，福晋四肃二跪二拜。越九日，归宁。巳宴，偕还，不逾午。

王公婚礼，崇德间定制，凡亲王聘朝臣女为婚，纳采日，府属官充使，是日设宴，牲酒盛陈。婚日宴亦如之。给女父母服物鞍马符例。若外藩亲、郡王，贝勒，台吉女，仪物视爵次

为差。婚日宴，牲多少异宜。世子，郡王，贝勒，贝子，镇、辅国公聘娶，仪物暨宴日牲酒，其数递降，皆有差等。顺治间，更婚制，限贝勒以下罢用珠缎。赐婚，王公诣中和殿或位育宫谢恩，其子未受封者，婚礼视其父，已受封则从其爵。康熙初，始令王公纳采易布为缎，馀如故。

公主下嫁仪指婚日，额驸蟒服诣乾清门东阶下，北面跪，襄事大臣西面立。宣制：“以某公主择配某额驸。”祇受命，谢恩退。初定，诣日诣午门，进一九礼，即纳采也。驼马、筵席、羊酒如数。得旨分纳所司。次日燕飧，额驸率族中人朝服谒皇太后宫，礼讫，集保和殿。帝升座，额驸等三跪九拜。御筵既陈，进爵大臣跪进酒，帝受饮，还赐大臣酒，跪饮之。时额驸等行礼惟一拜。彻宴谢恩，一跪三拜。出至内右门外，三跪九拜，退。凡帝前谢恩皆赞，后宫前不赞。是日额驸眷属诣皇太后、皇后宫筵宴如仪。釐降前一日，额驸诣宫门谢恩，内府官率銮仪校送妆奁诣额驸第，内管领命妇偕女侍铺陈。

至日，额驸家备九九礼物，如鞍马、甲冑，诣午门恭纳，燕飧如初定礼。吉时届，公主吉服诣皇太后、帝、后暨所生妃、嫔前行礼。命妇翊升舆，下帘，内校舁出宫，仪仗具列，灯炬前引。福晋、夫人、命妇乘舆陪从，诣额驸第行合卺礼。其日设宴九十席，如下嫁外藩，但用牲酒。成婚后九日，归宫谢恩。公主入宫行礼，额驸诣慈宁门外、乾清门外、内右门外行礼。

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训公主以妇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骄纵，违者罪之。时议谓王化所由始。厥后定制，额驸及其父母见公主俱屈膝叩安，有賚赐必叩首，寻远古轍已。逮道光二十一年，宣宗以为非礼所宜，稍更仪注，额驸见公主植立申敬，公主立答之，舅、姑见公主正立致敬，公主亦如之。如餽物，俱植立，免屈膝，以重伦纪，著为令。

又定下嫁时停进九九礼，并罢筵宴，自后罢宴以为常。明年，改初定进羊九，继此踵行。同治时，定公主归宁，免额驸内右门行礼，馀如前仪。

郡主于归礼，崇德间，定亲王嫁女聘仪，鞍马、甲冑十有五。如嫁外藩，亲王以下纳采用驼、马、羊，准七九数。媵婢八，男、妇五户。顺治时，朝臣聘仪，鞍马、甲冑各七。乾隆时，定郡王媵婢六，男、妇四户。嫁朝臣聘用鞍马七，外藩纳采视崇德时为减。郡主以下，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于归礼，以次递杀。康熙八年，定郡主、县主归宁，禁母家给满洲人口，限用蒙、汉人八名，郡君至乡君，蒙、汉人六名，将军至宗室女，四名。

乾隆三十五年，罢朝臣进纳采礼，外藩如故。不设宴。

品官士庶婚礼凡品官论婚，先使媒妁通书，乃讫吉纳采。自公、侯、伯讫九品官，仪物以官品为降杀。主婚者吉服，命子弟为使，从者赍仪物至女氏第，主婚者吉服迎。从者陈仪物于庭，奉书致命，主婚者受书，告庙醴宾，宾退，送之门，使者还复命。是日设宴具牲酒，公、侯以下，数各有差。婚前一日，女氏使人奉箕帚往婿家，陈衾帷、茵褥、器用具。

届日，婿家豫设合卺宴。婿吉服俟，备仪从。婿承父命亲迎，以采舆如女氏第。女氏主婚者告庙，辞曰：“某第几女某，将以今日归某氏。”乃笄而命之。还醮女内室，父东母西。女盛服出，北面再拜，侍者斟酒醴女，父训以宜家之道，母施衿结帨，申父命，女识之不唯。婿既至，入门再拜。奠雁，出。姆为女加景盖首，出。婿揖降。女从姆导升舆，仪卫前导，送者随舆后。婿先还。舆至门，婿导升西阶，入室逾闕，媵布婿席东旁，御布妇席西旁，交拜讫，对筵坐。饌入，卒食，媵御取琖实酒，分醮婿、妇，三酌用卺，卒醮，婿出。媵御施衾

枕，婿入，烛出。是日具宴与纳采同。

品官子未任职，礼视其父，受职者各从其品。士婚礼视九品官。庶民纳采，首饰数以四为限，舆不饰采，馀与士同。婚三日，主人、主妇率新妇庙见，无庙，见祖、祢于寝，如常告仪。

雍正初，定制，汉人纳采成婚，四品以上，绸缎、首饰限八数，食物限十品。五品以下减二，八品以下又减二，军、民绅绢、果盒亦以四为限。品官婚嫁日，用本官执事，灯六、鼓乐十二人，不及品者，灯四、鼓乐八人。禁糜费，凡官民皆不得用财礼云。

视学仪顺治建元，帝幸太学释奠。先期衍圣公、五经博士至，圣裔五人，元圣及配、哲诸裔各二人，乘传赴京。各氏子孙现列朝官者，各官学师生暨进士、举、贡，咸与观礼。内阁拟经、书，祭酒、司业撰讲章进御。届日，大成门东张大次，彝伦堂设黄幄御座，幄前置御案，左右讲案二，祭酒等奉讲章及进讲副本，书左经右，陈于案。帝礼服乘舆诣学，祭酒、司业率官属诸生跪迎成贤街右。驾入幄，诣大成殿释奠。礼毕，出易袞服，幸彝伦堂，御讲幄。升座，王公立阶上，百官立阶下，衍圣公率博士、各氏裔，祭酒等率官生就拜位，行三跪九叩礼。毕，自王公讫九卿以次赐坐，寻诣堂内跪，一叩。鸿胪官赞“进讲”，祭酒、司业入，北乡立，所司举经案进御前。赐讲官座，祭酒等一叩，坐。依次宣讲。翰詹四品以下官，监官、师儒、博士、圣贤后裔、肄业诸生圜听。讲毕，退，听讲者咸退。复位序立，跪聆传制。辞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贯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勉之。”祭酒等三跪九叩，退。赐茶，群臣受饮。一叩，礼成。驾出，咸跪送。翼日，监官、博士暨诸生表谢，帝御太和殿，礼赐如常仪，并赐衍圣公、各官

宴礼部。越三日，颁敕太学，诏诸生策励，赉衍圣公冠服，监官、博士等衣一袭，助教、诸生白金有差。

康熙八年，圣祖释奠太学，讲经、悉准成式。

雍正二年，谕：“视学大典，称幸非宜，嗣后更‘幸’为‘诣’。”

乾隆二年，命闵、冉、言、卜、颢孙、端木六氏博士陪祀观礼，准五氏例行。明年，帝亲视学，圣、贤各裔暨东野氏来观礼者三十二人，送监求学，即召衍圣公等面谕之。谓：“既为圣贤后，当心圣贤心，非徒读其书而已。必躬行实践，事求无愧，方为不负所学。其务勤思勉励，克绍心传。”

三年三月上丁，帝亲诣太学行释菜礼。越六日，临雍讲学，王公大臣，圣贤后裔，以至太学诸生，环集桥门璧水间者以万数。临雍命下，既讫吉，所司设御幄大成门外，其辟雍殿阶陈中和韶乐，太学门内陈丹陛大乐、清乐。殿内经书案、讲案备具如前。帝释奠毕，御彝伦堂，易袞服，临辟雍。太学鸣钟鼓，升座，乐奏，止有节。赞“齐班”，讲官、侍班、纠仪各官就拜位，赞“跪，叩，兴”，行二跪六叩礼，兴。若衍圣公入觐，先进讲，大学士以至诸生分班立，行礼讫，满、满讲官入，一叩，就坐，讲四书，帝阐发书义，宣示臣工，圜桥各官生跪聆毕，兴。祭酒讲经，帝阐经义如初礼。馀同视学仪。

先是御史曹学闵上言：“宜考古制，建辟雍于国子监。”格部议。至四十九年，新建国学成，明年将临雍，命大臣规濬圜水，礼乐备举。特旨奖学闵，并令朝鲜使臣随班观礼。礼成，赏赉有差。翼日加赉圣、贤各氏裔及诸生绸帛。

道光三年临雍，命廕生豫听宣讲，谕监官曰：“化民成俗，基于学校，兴贤育德，责在师儒。士先器识，渐摩濡染，厥有由来。尔监臣式兹多士，尚其端教术，正典型，毋即于华，毋

邻于固。入孝出弟，择友亲师。庶几成风，绍休圣绪。”

令甲，车驾幸鲁，展礼先师，讲学阙里，豫选圣、贤裔二人直讲，翰林官撰讲章。前一日，张次奎文阁，设御座诗礼堂。前置案，讲案列西檐下。届日，陈讲章及副本于案，帝出行宫，衍圣公采服率五经博士暨各氏跪迎庙门右。帝入，诣大成殿祭孔子，如上丁仪。驾出，御诗礼堂，升座。衍圣公以下官随至，序立庭中，行三跪九叩礼。讫，进讲，直讲者一跪三叩，兴。讲经书讫，俱退。驾谒孔林。翼日，赐衍圣公等帛、金、书籍有差。简各氏弟子有文行者贡太学，凡登仕版，并进一阶。

经筵仪初沿明制，阁臣例不兼经筵。顺治九年，春、秋仲月一举，始令大学士知经筵事。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学士侍班，翰林二人进讲。豫设御案、讲官案，列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届时，帝常服御文华殿，记注官立柱西，东面。讲官等二跪六叩，兴，序立左右，侍班官分立其后。纠仪官立东西隅。鸣赞官赞“进讲”，直讲官诣案前跪，三叩，兴，分就左右案。先后讲四书与经，复位。帝宣示清、汉文御论，各官跪聆毕，大学士奏辞感悦。兴，降阶行二跪六叩礼。毕，帝临文渊阁，赐坐、赐茶。礼成，还宫。赐宴本仁殿。宴毕，谢恩。

康熙十年举经筵，命大学士熊赐履为讲官，知经筵事。顷之，圣祖以春、秋两讲为期间疏，遂谕日进讲弘德殿。二十四年，定制，以大学士、左都御史、侍郎、詹事充经筵讲官。二月，文华殿成，举行典礼。世宗践阼，居亮阴，未举。

雍正三年八月吉日，诏言：“帝王御宇，咸资典学。朕承庭训，时习简编。味道研经，实敷政宁人之本。兹当释服，亟宜举行。”于是进讲如仪。

乾隆五年，谕曰：“经筵之设，藉献箴规。近进讲章，辞多颂美，殊失咨儆古意。人君敷政，正赖以古证今，献可替否。其务剴切敷陈，期裨政学，庶有当稽古典学实义。”

七年，经筵日雨，礼臣依例请改期。谕曰：“魏文侯出猎遇雨，尚不失信虞人。矧兹大典，复经祭告，讵宜改期？执事诸臣，可衣雨服列班，暂罢阶下行礼、殿内赐茶诸仪。嗣后遇雨仿此。”

翰林院专司日讲，冬、夏至前一日乃辍。十四年，以进呈经史，渐等具文，谕令停止。

五十一年，御经筵，赐宴礼臣随侍者，分东西班，特命歌抑戒诗。

嘉庆中，张鹏展疏请翰林科道日进经义、奏议。诏责其迂。

文宗登极，曾国藩请复日讲旧典，格部议。次年咸丰纪元，正月，遂奉特旨令翰詹诸臣番直，并躬制题目，俾撰讲义，分日呈览。迄光、宣之际，犹依此例云。

策士仪天聪间，始开科取士。顺治初，会试中式举人集天安门考试。十五年，改试太和殿丹墀，定临轩策士制。先期一日，丹陛上正中，太和殿内东偏，分设黄案，东西阁檐下备试桌。届日质明，内阁官朝服捧策题置殿内案上，帝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侍立，鸿胪寺官引贡士诣丹陛下立。大学士取题授礼部官，跪受，置丹陛案上，三叩。举案降左阶，陈御道正中。读卷官执事官各三跪九叩，诸贡士亦如之。毕，驾还宫。徙试桌丹墀左右，北乡。礼部官散题，贡士跪受，三叩，就桌。对策讫，受卷、弥封诸官俟左庑檐下，收封盛入卷箱，收掌官送读卷官校阅，不御殿，王以下官不会集，不陈卤簿。阅卷三日毕，翼辰，前列十卷签拟名次，緘封呈御览。帝御养心殿西暖阁，阁毕，召读卷官入，亲定甲乙授之。出拆弥封，依次缮写

绿头签，引十人进乾清门，祇俟西阶下。帝御宫，读卷官捧签入，跪呈。引班官引十人跪丹陛中，依次奏名籍，兴，退。帝亲定一甲三人，二甲七人，授签读卷官，跪受，兴，退，率十人侍立西阶下。驾还便殿。十人先出。读卷官捧卷诣红本房，填写名次毕，交内阁题金榜。

传胪日，设鹵簿，陈乐悬，王公百官列侍。贡士皆公服，冠三枝九叶顶冠，立班末。帝御太和殿，读卷等官行礼如初，奉榜授受如奉策题仪。鸿胪寺官引贡士就位，跪听传。制曰：“某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赞“一甲一名某”，令出班前跪。赞二三名亦然。赞“二甲一名某等若干名，三甲某等若干名”，不出班，同行三跪九叩礼。退立。礼部官举榜出中路，一甲进士从，诸进士出左右掖门，置榜龙亭，复行三叩礼。校尉舁亭，鼓乐前导，至东长安门外张之，三日后缴内阁。于是顺天府备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越五日，状元偕诸进士上表谢恩如常仪。

乾隆五十四年，殿试改保和殿举行。自后为恆例。

颁诏仪清初诏书用满、蒙、汉三体文。顺治间，定制用满、汉二体。颁诏日，太和殿前具鹵簿，丹墀内植黄盖、云盘、殿东设诏案，丹陛中设黄案。午门外备龙亭、香亭。天安门楼雉口中豫置朵云金凤，其东筑宣诏台。王公百官朝服集午门，内阁学士奉诏书至乾清门用宝讖，铺黄案。帝御殿，王公以下行礼毕，大学士奉诏书诣殿檐下授礼部尚书，尚书跪受讖，陈丹陛案上。行礼毕，置诏书云盘内，覆黄盖。礼部官奉盘自中路出太和门，百官从至午门外，置龙亭。至天安门外桥南，奉诏书置高台黄案上。各官按序北乡立，宣读官台上西乡立，众跪听宣。先宣满文，次汉文，众行三跪九叩礼。奉诏官取朵云承

诏书，系以采绳，自金凤口中衔下。礼部官接受，仍置龙亭。出大清门，赴礼部，望阙列香案，尚书率属行礼。诏书膳黄，刊颁各省。驾不御殿，百官祇俟天安门外桥南，馀仪同。

乾隆间，定制，凡诏书到日，有司备龙亭、旗仗郊迎。朝使降骑，奉诏书置龙亭，南乡，守土官北乡行礼。鼓乐前导，朝使骑以从。及公廡，众官先入序立，龙亭至庭中，朝使东立。俟行礼讫，奉诏书授展读官。跪受，众官皆跪。宣读毕，授诏朝使，复置龙亭，跪叩如初礼。退。长吏膳黄，分颁各属。诏书所过，凡属五里内府、州、县、卫各官，咸出郭门迎送。

进书仪定制，纂修实录、圣训，择吉进呈。帝御殿受书，王公百官表贺。玉牒、本纪次之。康熙十一年，世祖实录成，前期一日，太和殿陛东设表案，阶下列实录案。至日具卤簿，陈乐悬，监修官奉表陈表亭，纂修官奉实录陈采亭，王公百官齐集行礼如仪。校尉分舁香亭、采亭出中道，表亭由左，监修各官从至太和殿丹墀，监修等奉实录与表分陈案上。帝御殿，鸿胪官奏进实录，乐作。礼部官举实录案自中道升，至殿门外，帝兴座，乐止。举案入，乃坐。设案保和殿正中，监修等立阶下齐班，赞“跪”，则皆跪。赞“进表”，宣表官跪宣。毕，乐作，众官三跪九叩，退立，乐止。众复跪，宣表官代奏致词云：“某亲王臣某等暨文武群臣奏言，惟世祖皇帝神功圣德，纂述成书，光华万世，群臣欢忭，礼当庆贺。”鸿胪卿宣制答云：“世祖皇帝功德配天，实录纂成，朕心欢庆，与卿等同之。”宣讫，行礼如初。赐茶，俱一叩。驾还。监修等奉实录至乾清门，交送大内，退。

雍正中，圣祖实录与圣训同进，后以为常。乾隆间，定实录、圣训归皇史宬，遣监修等奉藏金匱，副本存内阁。嘉庆十二年，更定举案、奉书，选贝子以下宗室官将事。自仁宗以来，

帝仍诣皇史宬拈香，如往制。进玉牒，不上表，不传制。监修等随采亭入中和殿，置案上，展正中四篋。帝立阅，俟进全书览毕，送皇史宬。十年一纂，或不御殿，则于宫中览之。凡实录、圣训、玉牒，并送盛京尊藏。自乾隆年始进本纪，第讷吉藏皇史宬，方略则进二部，一藏史宬，一交礼部刊发。时宪书成，钦天监官岁以十月朔日进，并颁赐王公百官。午门行颁朔礼，颁到直省，督、抚受朔如常仪。

进表笺仪凡万寿节及元日、长至，在京王公百官各进表文，在外将军、都统、副都统、督、抚、提、镇各进贺表、笺，汇齐驿递送部。届日设表案太和殿左楹。表文列采亭，舁至午门外，奉陈于案。帝御殿，宣表行礼讫，并表、笺送内阁收储。皇太后圣寿、皇后千秋，王公暨内外文武表、笺，俱陈午门外。礼讫，亦送内阁。表文初用三体字式，后专用汉文，惟满洲驻防用清文。先期内阁撰拟定式颁发，临期恭进。庆贺三大节表式，在京称“某亲王臣某等”，“诸王贝勒文武官等”；在外称“某官臣某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言”，末云：“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欢忭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同。皇太子笺式，首具官同，末云：“臣等无任欢忭踊跃之至，谨奉笺称贺以闻。”

初，元旦、冬至，直省文武五品以上各进贺表、笺，万寿节祇进皇帝表文，并由长官汇进。督、抚不进表、笺，凡遇大典，具本庆贺。寻令各省表、笺通省用总火牌一，专遣赉奉。乾隆时，以布政使、副将不能专达章疏，停附进表、笺例。又定皇后千秋节暨元旦、冬至，永停笺贺。皇太子庆典，京朝官集贺，不具笺，外吏亦免笺贺。

六十年，高宗内禅，称太上皇帝，具贺表式云：“子臣某率王公大臣等谨奏，某岁元旦，太上皇帝亲授大宝，子臣敬承

慈命，谨率同王公文武大臣等奉表贺者。”末云：“子臣及诸臣等曷胜钦悦庆忭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贺皇帝登极表式，惟“顿首”下云：“恭逢皇上受宝礼成，登极纪元，谨奉表庆贺者。”余如前式。

巡狩仪皇帝省方观民，特举时巡盛典。既讫吉，帝御征衣，乘舆出宫，领侍卫内大臣等率禁旅翊卫扈蹕，诸臣征衣乘骑以次发。銮辂所经，禁随驾官弁扰吏民、践禾稼。办治粮刍，悉用公帑。将入境，督、抚、提、镇率属迎道右，绅耆量远近忌迎。已驻蹕，疆吏等朝行营门外。翼日，望秩方岳，祭昔帝王、先师，咸亲诣。至名贤祠墓则遣官。官吏入覲，询风土人情。临视河防，指授方略。召试献词赋者，拔尤授官。阅方镇兵，藉辨材武。经过州县，赐复蠲租，存问高年，差给恩赆。

顺治八年，定制，驾出巡幸，别造香宝携行，并铸扈从各印，加“行在”字。部院章奏，内阁汇齐，三日一送行在，所过禁献方物。又定乘舆所经，百里内守土官道右迎送。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南巡，定扈从王公大臣及部院员限驾发按次随行。厥后南巡江浙者五，至泰安躬祀岱岳，渡河祠河神，诣江宁谒明太祖陵，四幸五台，一幸西安，大率禁奢尚实，亟勤民事。乾隆间，数奉太后南巡，若河南，若五台，若山东、天津，翠华所莅，百姓蒙庥。六巡江浙，揆示工要，大建堤堰，虽糜巨万帑金不恤也。嘉庆时，幸五台清凉山，行庆施泽，如康熙故事。

乡饮酒礼顺治初元，沿明旧制，令京府暨直省府、州、县，岁以孟春望日、孟冬朔日，举行学宫。前一日，执事敷坐讲堂习礼，以致仕官为大宾，位西北；齿德兼优为僎宾，位东北；次为介，位西南；宾之次为三宾；位宾、主、介、僎后；府、州、县官为主人，位东南。若顺天府则府尹为主人，司正一人

主扬觶，教官任之。赞引、读律各二人，生员任之。届日执事牵牲具馔，主人率属诣学，乃速宾。宾至，迓门外，主东宾西，三揖让乃升，相乡再拜。宾即席，延僎、介入，如宾礼。就位，赞“扬觶”，司正升自西阶，北乡立，宾主皆起立。赞“揖”，司正揖，宾、介以下答揖。执事举冪酌酒于觶授司正，司正扬觶而语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党。毋或废坠，以忝所生。”读毕，赞“饮酒”，司正立饮。赞“揖”，则皆揖。司正复位，宾、介皆坐。赞“读律令”，生员就案北面立，咸起立旅揖。读曰：“律令，凡乡饮酒，序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年高德劭者上列，纯谨者肩随。差以齿，悖法偪规者毋俾参席，否以违制论。敢有譁讟失仪，扬觶者纠之。”读毕复位。赞“供馔”，有司设馔。赞“献宾”，则授主以爵，主受之，置宾席。少退，再拜，宾答拜。于僎亦如之。皆坐，有司遍酌，赞“饮酒”，酒三五行，汤三品，毕，彻馔。僎、主、僚属居东，宾、介居西，皆再拜。赞“送宾”，各三揖，出，退。

雍正初元，谕：“乡饮酒礼所以敬老尊贤，厥制甚古，顺天府行礼日，礼部长官监视以为常。”乾隆八年，以各省乡饮制不画一，或频年阙略不行。旧仪载图有大宾、介宾、一宾、二宾、三宾，与一僎、二僎、三僎，名号纷歧。按古仪礼：“宾若有尊者，诸公大夫。”注云：“今文读为僎，此乡之人仕至大夫，来助主人乐宾，主人所荣而遵法者。”戴记：“坐僎于西北，以辅主人。”其言主人亲速宾及介，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甚繁，无一言及僎，所谓“不干主人正礼”者也。嗣后乡饮宾、介，有司当料简耆绅硕德者任之，或乡居显宦有来观礼者，依古礼坐东北，无则宁阙，而不立僎名。五十年，命岁时举乡饮

毋旷。每行礼，奏御制补笙诗六章。其制，献宾，宾酢主人后，酒数行。工升，鼓瑟，歌鹿鸣。宾主以下酒三行，司饌供羹，笙磬作，奏南陔，閒歌鱼丽，笙由庚。司爵以次酌酒。司饌供羹者三，乃合乐，歌关雎。工告“乐备”，彻饌。宾主咸起立再拜。宾、介出，主人送门外，如初迓仪。初，乡饮诸费取给公家，自道光末叶，移充军饷，始改归地方指办。馀准故事行。然行之亦仅矣。

卷第九十 志第六十五

礼九（军礼）

亲征凯旋命将出征奏凯受降献俘受俘大阅会阅暨京师训练附

秋猕日食救护

三曰军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官制六军，司九伐，权属司马。而大军旅、大田役，其礼则宗伯掌之。是因治兵、振旅、芟舍、大阅之教，而寓蒐、苗、猕、狩之仪，以为社、禘、禘、烝之祭。如是，则讲武为有名，而杀兽为有礼。有清武功焯赫，凡师征、受成、讲肄、行围诸礼节，厥制綦备。爰溯古谊，分录事要，著之于篇。古者日食救护，太仆赞鼓，亦属夏官，今亦类附云。

亲征天命三年，太祖颁训练兵法书，躬统步骑征明，谒堂子，书七恨告天，是亲征所由始。

崇德初元，太宗伐朝鲜，前期誓天、告庙，颁行军律令，分兵为左右翼。至日，驾出抚近门，陈卤簿，吹螺奏乐。祇谒堂子，三跪九拜。外建八纛，致祭如初。礼毕启行。

康熙三十五年，讨噶尔丹，躬率六师出中道。前三日，祭告郊、庙、太岁，届期遣祭道路、砲、火诸神。帝御征衣佩刀，乘骑出宫，内大臣等翊卫。午门鸣钟鼓，军士鸣角螺，祭堂子、纛神如仪。导迎乐作，奏祐平章。驾出都门，诣陈兵所，声砲

二。旗军继发，王公百官跪送。军士整伍，以次扈蹕。每舍周视地势，御营建正中，各营环向，缭以幔城，南设旌门。远斥堠，严刁斗。置巡警二十一所，内大臣等率亲军宿卫。外设网城，东、西、南三门。巡警八所，护军统领率羽林军徼循。禁语譁，稽出入。又外布幕为重营，设四门，重各置十人严守。其从征各官，列幕重营外。大军分翼牧马，禁越次。驾驻行营，诸军皆止。从官奏事如常。夜漏初下，严更鼓，断行人，内外禁旅番巡。五漏交，御营鸣钟，前营角声起。初严，外营蓐食治装；再严，前军拔营；三严，左右军、后军发輜重，从征官俟旌门外。辨色，举砲警蹕。六师所过，守土官迎本境，大吏则出境以迎，外藩王公暨所部绅耆跪接，悉同时巡仪。军行，随时遣祭风、雨、山、川诸神，军中堠望。圣祖躬巡，整军伍，御旌门，简阅将士，至西巴台，使者奉敕谕噶尔丹。敌望见大军，弃甲走，帝率前军长驱拖诺，分遣将军进蹕，乃还。

噶尔丹未悛，是岁秋，驾巡北边，声出塞试鹰，减从。十月，抵白塔，驻南关，蒙古王以下贡献骆驿。帝赐战胜兵士食，引近御坐遍赉之。次日，益彻御膳犒军。逾月，至呼坦和硕，渡河，降者踵至。噶尔丹就抚，乃班师。明年，帝三驾北征，启行如初礼，至横城止。令守土大臣临河迎蹕。时哈密俘噶尔丹子送军所，额鲁特部多纳款者，噶尔丹仰药死，驾自黄河汎舟还。

凯旋崇德二年，太宗征服朝鲜。班师日，其君臣出城十里外送驾，三跪九拜如礼。归则遣大臣二人送之。启蹕，即军前祭纛。守土官道迎，俟驾过，随军次承命，遥坐赐酒。将至盛京二十里，会郑亲王等赉奉贺表，遂先除道，张黄幄，俟驾至，伏迎道左。帝入幄坐，王等跪进表，大学士受之。宣读毕，王等三跪九拜，乃大宴，宴罢启行。至盛京，礼谒堂子，还宫。

康熙三十五年，圣祖征噶尔丹，破之，还蹕拖诺，捷入，焚香谢天。入行营，大学士等进贺表，王公百官毕贺。留牧蒙古王等迎驾行礼，喀尔喀札萨克等集营东门请瞻觐，皆稽首呼万岁。赐茶及宴，赉银物有差。沿途迎献罗拜者，繼至辐凑。至清河，皇子、王公暨群臣跪迎郊外五里，八旗军校、近畿士民亦焚香悬采，扶携俯伏。命前驱毋警蹕，环集至数百万人，欢声雷动。帝谒堂子如仪。

明年，朔漠平，班师亦如之。还宫后，遣祭郊、社、宗庙，遍群神，谒陵寝，御殿受贺。直省官咸进表文，颁诏如制。帝自勒铭鑿石，并建碑太学云。

命将出征崇德初元，太宗命睿王多尔袞等出师征明，躬自临送，祭堂子、纛神，如亲征仪。遂至演武场，谕诫将士。顺治元年，命英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征流寇，赐敕印。其仪，午门外具鹵簿，陞上张黄幄，设御座。陈敕印檐东案，王公百官会集。帝升座，大将军率出征官诣拜位跪，内院大臣奉宣满、蒙、汉三体敕书，授大将军敕印，毕，启行。

十三年，定出师前一日，午门前例颁衣马弓刀，并传集出征各官，面授方略。赐筵宴。行日，咸戎服俟午门外，颁敕印如初礼。

康熙十三年，命将分出湖广、四川。礼毕，驾出长安右门送行。出征王率各官行至陈兵所，礼部设祖帐，光禄寺备茶酒，内大臣等奉引谢恩。首途，如故。或帝不亲送，则令亲王、内大臣往。噶尔丹之役，先自归化驿召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至日赏宴，圣祖御太和门，大臣隅坐，其出征运粮大臣分坐金水桥北左右。作乐陈百戏，命大将军进御前，亲赐卮酒。跪受叩饮讫，都统、副都统继进，则令侍卫授酒。参领以下十人一行，跪饮阶上而已。复命大臣等遍视众军饮宴毕，赐与宴者御用蟒

币，馀赐币，兵赐布。同谢恩出，大学士始以敕印授大将军。

雍正七年，定命将前一日告庙。行日告奉先殿，并遣官。若先出师疆场，即军前命为大将军者，则命正、副使赍敕印往。大将军率属俟教场，事设黄案，陈敕印。大将军跪，宣敕文正使授敕，宣印文副使授印，大将军以次祇受，转授左右从官，行三跪九叩礼。礼成，奉入大营。

乾隆十四年，定命将仪三：一曰授敕印，经略大将军出师，皇帝临轩颁给。二曰祓社，凡出师前期，告奉先殿，礼堂子，祭纛。三曰祖道，经略启行，皇帝亲饯赐酒，命大臣送郊外，具祖帐暨宴，仪并详前。徂征仪二：一曰整旅，经略前队列御赐军械，次令箭，次敕印，次标旗，大队军旅殿。令箭、标旗数皆十二。二曰守土官相见，经略过境，将军、督、抚蟒服出郭迎候，文自司道、武自总兵以下，踞道右及事。经略正坐，将军、督、抚侧坐，文司道、武提督以下，行庭参礼。启行候送如前仪。若颁敕印不御殿，即除卤簿、乐悬，百官无职事者不会集。

三十四年，命大学士傅恆经略云南军务，高宗不升殿，不礼堂子，不祭纛，不亲送。内阁学士奉敕印至太和殿，经略等先俟陞阶，大学士二人立殿外。届时经略升陞，印官从内阁学士入奉敕印出，经略跪受。礼毕，奉敕印官前，经略后，及阶下，置敕印采亭内，前张黄盖，列御仗，从征侍卫前引，馀俱后随，至经略第止。敕印陈案上。届日肃队行。

奏凯天聪初元，朝鲜奏捷，班师。车驾出城，顿武靖营野次。设行幄御营一里外，率诸贝勒逾行幄数武，立马以待凯旋。既至，遂依次排列，立纛、拜天，入觐，帝出位迎之。诸贝勒行跪拜礼，赐筵宴。崇德元年，征明凯旋，太宗率群臣出城十里迎劳，王、贝勒等依次成列，建纛鸣螺，帝率同拜天，三跪

九叩。毕，升座。王、贝勒进献捷表，大学士接受，奉御前读讫，跪叩如仪。颁旨行抱见礼。于是王、贝勒进御前一跪三叩，赐坐、设宴同。

顺治二年，南京平，豫王班师还。世祖赴南苑迎劳，树十馀大纛，如初礼。十三年，定制出征王大臣凯旋，遣王公一人偕大臣郊劳。

康熙元年，定凯旋次日，帝御殿。礼成。免将军等行礼，筵宴免桌席，止宰牲。

二十一年，大将军贝子章泰等自云南奏凯，驾至卢沟桥迎劳驻蹕，有司治具，翼日驾莅至，齐众拜天，以为故事。乾隆十四年，定奏凯功成，祭告天地、庙社、陵寝，释奠先师，勒碑太学，命儒臣辑平定方略垂奕。经略大将军师旋，将入城，遣廷臣郊劳，帝临轩，经略率有功诸臣谢恩，缴印敕，仪同受敕。宴礼既毕，兵部覈叙勋绩，颁爵赏有差。

厥后定边将军兆惠等、定西将军阿桂等奏凯，高宗均驻蹕黄新庄行宫，筑台郊劳，百官咸会。设黄幄正中，南乡，两翼青幕各八，东西乡。台在幄南，其上建左右纛，中设帝拜褥。东西下马红柱各一。帝御龙袞诣台，鸣螺，奏饶歌乐。将军暨从征大臣、将士皆擐甲胄，跪红柱外俟驾。帝就拜位立，将军暨群臣班分东西，鸿胪官赞“跪”，则皆跪。赞“叩，兴”。帝拜天，三跪九叩，将军等如之。毕，帝御幄升座，王公百官立东班幕下。礼成，帝出幄乘骑，凯歌作，奏鬯皇威章，驾还行宫。馀依康熙间故事。

咸丰五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平高唐乱。还朝日，文宗御养心殿，行抱见礼，慰劳备至。先是出师颁参赞大臣关防，赐讷库尼素光刀，至是同时献纳。

受降崇德二年春，朝鲜王服罪请降。乃筑坛汉江东岸，设

黄幄，驾出营，乐作。济江登坛，鹵簿具。朝鲜王率陪臣步行来朝，遣官出迎一里外。引入，帝率同拜天，升座。国王等伏地请罪，赞“行三跪九拜礼”。赐坐，位列亲王上，诸子列贝勒子。锡筵宴，还其俘，并赐王以下貂服。

六年，蒙古贝勒等投诚，朝见已，命较射，选力士角牴，赐宴俾尽欢，殊典也。所贡方物悉却之。

乾隆十四年，议制凡军前受降，飞章入告。报可。乃大书露布示中外，筑坛大营左，南乡。坛南百步外树表，建大旗，书“奉诏纳降”字。降者立其下，经略大将军戎服出，鼓吹声砲，参赞大臣等骑从。将至坛，降者北面匍伏，经略登坛正坐。参赞立坐，诸将旁立，馀皆肃班行。降者膝行诣坛下，俯首乞命，经略宣上德意，量加赏赉。营门鼓吹殷然，降者泥首谢，兴，退。

献俘受俘清初太祖、太宗以武功征服边陲，俘虏甚众，其时献受犹无定制也。雍正二年，讨平青海，俘至京，始定谏吉先献庙、社。俘白组系颈，行及太庙街门外北乡立，承祭官朝服至，俘伏，仪同时飨。至社稷街亦如之。承祭官入坛致祭，仪同春、秋祈报。监俘者以俘出。翼日，帝御午门楼受俘，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鹵簿陈阙门南北，仗马次之。辇辂陈金水桥南，驯象次之。王公百官咸集，解俘将校立金鼓外，俘后随。班位既序，帝御龙衮，乘舆出宫，至太和门，大乐铙吹，金鼓振作。登楼升座，赞“进俘”，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鸿胪寺官引将校入，北面立，赞“行礼”，俘入匍伏。兵部官跪奏，平定某地所获俘囚，谨献阙下，请旨。制曰：“所献俘交刑部”。刑部长官跪领旨讫，械系出。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行礼如常仪。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缚，俘叩首，将校引出。是日赐将校宴兵部，次日赐冠履银币有差。凡平定疆宇，受俘仪并同。

乾隆时，版图日廓。二十年，剿平准噶尔，获达瓦齐暨青海罗卜藏丹津，先后槛入。一岁中两行斯典。越五年，底定回疆，讨平赞拉促浸，皆递举盛仪。先后六岁，凯歌四奏，时论称极盛云。

大阅天聪七年，太宗率贝勒等督厉众军，练习行阵，是为大阅之始。

顺治十三年，定三岁一举，著为令。寻幸南苑，命内大臣等擐甲胄，阅骑射，并演围猎示群臣。

康熙十二年，阅兵南苑，圣祖擐甲，登晾鹰台，御黄幄，内大臣、都统等各束部曲，王、贝勒等各率旗属，并自西而东。既成列，枪鸣号发，自东结阵驰以西，按翼分植。阅毕，命树侯台上，亲发五矢，皆中的，复骑而射，一发即中。释甲赐宴，乃还。厥后行阅，或卢沟桥，或玉泉山，或多伦诺尔，地无一定，时亦不以三年限也。

三十四年，复幸南苑行阅，分八旗为三队，帝率皇子擐甲，内大臣等扈从，后建龙纛三，上三旗侍卫随行。遍阅骁骑、护军、前锋、火器诸营。立马军前，角螺鸣，伐鼓，行阵舁鹿角进。甲士麾红旗，枪砲齐发。鸣金止，再伐鼓，发枪砲如初。如是者九。初进率五丈，再进亦如之。至十进，枪砲环发无间。开鹿角成八门，首队出，二队、三队从。既成列，门阖，角鸣，呼譟进。两翼队皆雁缀进，鸣金收军。立本阵，结队徐旋，首队殿。罢阅，还行宫，申敕明赏罚。未阅前，赐军士食，既阅，赐酒。

雍正七年，世宗幸南苑，阅车骑营兵，谕曰：“此第训练一端耳，遇敌决胜，在相机度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岂区区阵伍间遂足以制敌耶？”是日操演，各依方位、旗色为阵式。后北征，屡以车战胜。

乾隆二年，大阅，幸南苑，御帐殿。军队既齐，步军整列进。以十丈为率，馀仪同。令甲，大阅日，行宫外陈鹵簿，驾出，作铙歌大乐，奏壮军容章。及还，作清乐，奏鬯皇威章。凡操时鸣砲三，驾出及还同。即日赐各旗饌筵、羊豕、薪炭。迄嘉庆间，皆如故事行。

会阅为康熙三十年创典，时喀尔喀新附，圣祖思训以法度，特命会阅上都七溪，乃集其部众，并四十九旗籓王、台吉，豫屯百里外。驾出都，上三旗兵从，下五旗兵自独石来会。布营设哨，三旗护军为一营，居中。八旗前锋为二营，五旗护军为十营，火器营兵为四营，环御营而屯。前锋为四哨，护军为二十四哨，各设庐帐，绕营而居。蒙古、喀尔喀诸屯徙近五十里，禁入哨。釐赏九等，序坐七列。网城设宸幄，正中御床，左右行帐各二，仪仗、乐悬具。依次置宴。蒙古王等居左，喀尔喀居右，顺序习舞，众技毕陈。乃命喀尔喀汗、济农、诺颜等进御前，赐卮酒，馀令侍卫分送。礼成。翼日各营就列，陈巨砲，帝擐甲，阅毕宣敕，去其汗号，以王、贝勒、贝子、公名爵分锡之。台吉分四等，比四十九旗，依等赐赉，恩礼有加，馀如仪。

京营训练，岁以春、秋季月合操四次，春贯甲，秋常服，营阵规制如大阅。仲春、孟秋则按旗登城习鸣螺。兵部遣官稽阅，岁为常制。护军骁骑营一岁三校骑射，前锋护军营三岁一较骑射，内大臣、本旗都统等临视之。至直省讲武，则以督、抚、提、镇为阃帅，岁季秋霜降日，校阅演武场。先期立军幕，届日黎明，将士擐甲列阵，中建大纛，阃帅率将士行礼。军门鼓吹，节钺前导，遍阅行阵，还登将台。升帐，中军上行阵图式，请令合操。遂麾旗，声砲三、鸣角、击鼓。军中闻鼓声前进，鸣金则止。行阵发枪如京营制。阅毕，试材官将士骑射，

申明赏罚，犒劳军士。

漕河训练同八旗。水师操防，出洋信候，各省不同。岁春、秋季月或夏季，遇潮平风正，则乘战舰列阵，张飏驭风，鸣角声砲，具如军律。绿营水师同。

秋猕清自太祖奋迹东陲，率臣下讲武校猎习兵，太宗踵行之。世祖统一区夏，数幸南苑，令禁旅行围，始立大狩猎从例。

康熙初元，定车驾行围驻所置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将校先往度地势，武备院设行营，建帐殿。缭以黄髹木城，立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宿卫屯置，不越其所。十年，罢木城，改黄幔。康熙二十年，幸塞外，猎南山。寻出山海关，次乌拉，皆御弓矢校猎。越二年六月，幸古北口外行围，木兰蒐猎始此。

木兰在承德府北四百里，属翁牛特。先是藩王进献为蒐猎所，周千三百馀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群兽聚以孳畜焉。至是举行秋猕典，间有冬令再出者。三十三年，设虎枪营，分隶上三旗，置总统、总领。大狩行田，遇有猛兽，列枪以从。并命各省驻防兵岁番猎以为常。六十一年，复幸塞外行围，赏蒙古王公等衣物，定为恆制。

雍正八年，令八旗人习步围，旗各行围二三次。

乾隆初元，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凡启行、校猎、驻蹕、守卫诸事皆属之。六年，御史丛洞奏请暂停行围。谕曰：“古者蒐苗猕狩，因田猎讲武事。皇祖行围，既裨戎伍，复举政纲。至按历蒙藩，曲加恩意，尤为怀远宏略。且时方用兵，数有徵发，行围偶辍，旋即兴举。况今承平日久，人习宴安，弓马渐不如旧，岂可不加振厉？是秋木兰行围，所过州县，宽免额赋十之三，永为例。”围场凡六十馀所，每岁大猕，或十八九围，或二十围，逾年一易。设围所在，必豫戒期，首某所，

迨某所，讫某所收围，并编定其处。届日官兵赴场布列，祇俟御蹕临围。自放围处作重围，令虎枪营士卒及诸部射生手专射自围内逸出诸兽。

高宗每行猎，自旧藩四十九旗暨喀尔喀、青海诸部分班从围，绥辑备至。泊平西域，远藩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布哈尔，朝谒踵集，唯恐后时。土尔扈特亦皆挈部众越数万里来庭。帝尝御布固图昌阿抚慰之，旋赐名曰“伊绵”，国语会极归极也。

二十年，更定网城植连帐百七十五，设旌门三，分树军纛曰金龙。去网城连帐外十许丈为外城，植连帐二百五十四，设旌门四，分树军纛曰飞虎。去外连帐六十丈，周围警蹕，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八旗护军专司之。其规制详密如此。

凡秋猕，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材官赴京肄习。年例，蒙藩选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谓之“围墙”，以供合围役。

届期，帝戎服乘骑出宫，扈引如巡幸仪。既驻行营，禁兵士践禾稼、扰吏民，诃止夜行，违者论如律。统围大臣莅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为中军，两翼斜行建红、白二纛为表，两翼末国语曰乌图哩，各建蓝纛为表，皆受中军节度。管围大臣以王公大臣领之，蒙古王、公、台吉为副。两乌图哩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蝉联环匝，自远而近。盖围制有二，驰入山林，围而不合曰行围，国语曰阿达密。合围者，则于五鼓前，管围大臣率从猎各士旅往视山川大小远近，紆道出场外，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是为合围，国语曰乌图哩阿察密。看城者，即黄幔城也。围既合，乌图哩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之，高声传呼“玛尔噶”，蒙语谓帽也。声传递至中军，凡三次，中军知围合，乃拥纛徐行。

日出前，帝自行营乘骑先至看城少憩，俟蓝纛至，驾出，

御囊鞬，入中军周览围内形势。凡疾徐进止，口敕指麾。兽突围，发矢殪之。御前大臣、侍卫皆射其逸围外者，从官追射。或遇猛兽，虎枪官兵从之。或值场内兽过多，则开一面使逸，仍禁围外诸人逐射。获兽已，比其类以献。驾还行宫，谓之散围。颁所获于扈从者，大獮礼成，宴赉有差。

哨鹿者，凡鹿始鸣，恆在白露后，效其声呼之，可引至。厥制与常日不同。侍卫等分队为三，约出营十馀里，俟旨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所，则停第一队。时扈从诸臣止十馀骑而已。帝命枪获鹿，群引领俟旨，而三队以次至御前，高宗蒐猎木兰时，亲御名骏，命侍卫等导入深山中。望见鹿群，命一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牝鹿至，亟发矢殪之，取其血以饮。不唯益壮，亦以习劳也。嘉庆时秋獮仿此。

日食救护顺治元年，定制，遇日食，京朝文武百官俱赴礼部救护。康熙十四年，改由钦天监推算时刻分秒，礼部会同验准，行知各省官司。

其仪，凡遇日食，八旗满、蒙、汉军都统、副都统率属在所部警备，行救护礼。顺天府则饬役赴部洁净堂署，内外设香案，露台上炉檠具，后布百官拜席。銮仪卫官陈金鼓仪门两旁，乐部署史奉鼓俟台下，俱乡日。钦天监官报日初亏，鸣赞赞“齐班”。百官素服，分五列，每班以礼部长官一人领之。赞“进”，赞“跪，叩，兴”。乐作，俱三跪九叩，兴。班首诣案前三上香，复位。赞“跪”，则皆跪。赞“伐鼓”，署史奉鼓进，跪左旁，班首击鼓三声，金鼓齐鸣，更番上香，祇跪候复圆。鼓止，百官易吉服，行礼如初。毕，俱退。是日礼部祠祭司官、钦天监博士各二人，赴观象台测验。乡日设香案，初亏复圆，行礼如仪。

若月食，则在中军都督府救护，寻改太常寺，如救日仪。直省遇日、月食，各按钦天监推定时刻分秒，随地救护。省会行之督、抚署，府、州、县行之各公署，并以教职纠仪，学弟子员赞引，阴阳官报时。至领班行礼，则以督抚及正官一人主之。上香、伐鼓、祇跪，与京师救护同。

卷第九十一 志第六十六

礼十（宾礼）

藩国通礼 山海诸国朝贡礼 敕封藩服礼 外国公使觐见礼
内外王公相见礼 京官相见礼 直省官相见礼 士庶相见礼

四曰宾礼。清初藩服有二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隶院者，蒙古喀尔喀，西藏、青海、廓尔喀是也；隶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荷兰，曰暹罗，曰琉球。亲疏略判，于礼同为属也。西洋诸国，始亦属于藩部，逮咸、同以降，欧风亚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于礼则又为敌。夫诗歌“有客”，传载“交邻”，无论属国、与国，要之，来者皆宾也。我为主人，凡所以将事，皆宾礼也。兹编分著其仪节，而王公百官相见礼与士庶相见礼，亦附识焉。

藩国通礼清初，蒙古北部喀尔喀三汗同时纳贡。朔漠荡平，怀柔渐远。北逾瀚海，西绝羌荒。青海厄鲁特，西藏准噶尔，悉隶版图。荷兰亦受朝敕称王，名列藩服。厥后至者弥众，乃令各守疆圉、修职贡，设理藩院统之。

崇德间，定制，外藩诸部贝勒等有勋绩，封和硕亲王，或多罗郡王，次多罗贝勒，遣使持信约往封。既入境，贝勒出迎五里外，踞俟制册过，骑以从。抵府，设香案正中，使臣奉册其上，退立左旁，贝勒一叩三跪。毕，兴，复跪，使臣授册。宣读官宣毕，置原案，三叩，兴。受册如初礼。贝勒与使臣对

行六叩礼。使臣坐左，贝勒坐右。事讫，躬送如前。凡有诏敕、赏赉至亦如之。

内外札萨克会盟，三年一举。使臣赉制往，迎送礼同。自王以降，岁时朝贡者，分年番代，列班未行礼。坐次视内亲王、贝勒、贝子、公降一等，宴赉有差。

康熙五十九年，定朝觐年例。蒙古二十四部为两班，喀尔喀札萨克等为四班。雍正四年，帝念四十九旗王公台吉远至勤劳，诏改三班，二岁一朝。咸丰八年，以蒙古汗王等远道输将，谕令停止年班。御前行走者，番上如故。

其贡献仪文，按季各旗遣一人来将事，年时贡马匹羊酒，交理藩院转纳礼部。朝贡赏赉诸典，柔远清吏司掌之。

山海诸国朝贡礼凡诸国以时修贡，遣陪臣来朝，延纳燕赐，典之礼部。将入境，所在长吏给邮符，遴文武官数人伴送。有司供馆饩，遣兵护之。按途更代，以达京畿。既至，延入宾馆，以时稽其人众，均其饮食。翼日，具表文、方物，暨从官各服其服，诣部俟阶下。仪制司官设表案堂中，质明，会同四译馆卿率贡使至礼部，侍郎一人出立案左，仪制司官二人分立左右楹。馆卿先升，立左楹西。通事、序班各二人，引贡使等升阶跪。正使举表，馆卿祇受，以授侍郎，陈案上，复位。使臣等行三跪九叩礼，兴。退，馆卿率之出。礼部官送表内阁俟命，贡物纳所司。

如值大朝常朝，序班引贡使等列西班末，听赞行礼如仪。非朝期则礼部先奏，若召见，馆卿豫戒习仪。届日帝御殿，礼部尚书引贡使入，通事随行，至丹墀西行礼毕，升自西阶，通事复从之。及殿门外跪，帝慰问，尚书承传，通事转谕，贡使对辞，通事译言，尚书代奏。毕，乃退。如示优异，则丹墀行礼毕，即引入殿右门，立右翼大臣末，通事立少后。赐坐、赐

茶，均随大臣跪叩，饮毕，慰问传答如初。出朝所，赐尚方饮食，退。翼日赴午门外谢恩。

礼部疏请颁赐国王并燕赉贡使，既得旨，所司陈赐物午门道左，馆卿率贡使等东面立，侍郎西面立，有司咸序。贡使诣西墀三跪九叩，主客司官颁赐物授贡使，贡使跪受。以次颁赐贡使暨从官从人，咸跪受。赞“兴，叩”如仪。退，赐宴礼部。

贡使将归国，光禄寺备牲酒果蔬，侍郎就宾馆筵燕，伴送供侍如前。所经省会皆餼之，司道一人主其事，馆饩日给，概从周渥焉。

顺治初，定制，诸国朝贡，赉表及方物，限船三艘，艘百人，贡役二十人。十三年，俄国察罕汗遣使入贡，以不谙朝仪，却其贡，遣之归。明年复表贡，途经三载，表文仍不合体制。世祖以外邦从化，宜予涵容，量加恩赏，谕令毋入觐。

康熙三十二年，俄复遣使义兹柏阿朗迭义迭来朝，帝始召见，赐坐赐食。五十九年，葡萄牙使臣斐拉理入觐，帝御九经三事殿。使者入殿左门，升左陛，进表御座则膝行。帝受表，使者兴，出，凡出入皆三跪九叩。赐坐赐茶，谢恩如仪。

初，琉球、安南、暹罗诸使来，议政大臣咸会集，赐坐及茶。乾隆初元，谕停止。时属国陪臣增扩，敕所司给皇清职贡图，以诏方来。四十七年正月，紫光阁锡燕，朝鲜、琉球、南掌陪臣与焉。燕罢，赐珍物。五十年，举千叟宴，特命朝鲜贺正陪臣齿逾六十者充正、副使，预宴赋诗。越五年，安南国王阮光平来京祝寿，定行礼班序，列亲王、郡王间，其陪臣仍附班末。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使臣玛戛尔等觐见，自陈不习拜跪，及至御前，而踞伏自若。

嘉庆初元，再举千叟宴，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额尔德尼王吉尔巴纳足塔毕噶尔玛萨九叩，“跪奉大皇帝前：窃小

臣闻湖南教匪滋事，致天威震怒，遣兵剿除。今已平定，闻之忻慰。小臣受恩深重，虔修土产微物，表文，叩贺天喜。小臣属蒙天恩，视如子民，唯有一心归顺，和睦邻封。小臣阳布离京远，年尚幼，伏垦当作奴辈，曲施教导，霑恩不浅”云云。其贡物计十二事，语质意恭如此。

二十一年，英复遣使来贡，执事者告以须行拜跪礼，司当冬等遂称疾不入觐，帝怒，谕遣归国，罢筵宴赐物。嗣是英使不复来庭。

道光九年，回疆敕定，上太后徽号，缅甸国王遣使进金叶表，创举也。

故事，琉球间岁一贡，至十九年，诏改四年为期。时国王尚育咨达闽抚吴文镕，谓琉球濒海，地患多风，朝贡以时，风雨和顺，岁则大熟。贡舶出入闽疆，岁颁时宪书，获以因时趋事。地不产药，赖舶载回应用。至航海针法，非随时练习不为功。若改四年，则恐丰歉不齐，人时莫授，药品既缺，针盘益疏，请复旧制便。报可。并令陪臣子弟得随贡使入监读书。

光绪三十四年，廓尔喀入贡，赏正使噶箕二品服，副使四品服，其将事时，服色即各从其品，亦前此所未有者。

凡贡期，朝鲜岁至，琉球间岁一至，安南六岁再至，暹罗三岁，荷兰、苏禄五岁，南掌十岁，均各一至，馀道远贡无常期。凡贡物，各将其土实，非土产者勿进。朝鲜、安南、琉球、缅甸、苏禄、南掌皆有常物，馀唯其所献。

敕封藩服礼清自太宗征服朝鲜，鑿石三田渡。厥后安南、琉球诸国，先后请封，皆遣使往。其他回首内乡者，航海匪复，梯山忘阻，则玺书褒奖，授来使赉还而已。

崇德间，定制，凡外邦效顺，俱颁册锡爵。进奏书牒，署大清纪年。若朝贡诸国无子嗣位，则遣陪臣请朝命，礼部奏遣

正、副使各一人持节往封，特赐一品麒麟服以重其行。行日，工部给旗仗，兵部给乘传。封使诣礼部，仪制司官一人奉节，一人奉诏敕，授本部长官，以授正、副使，跪受。兴，出易征衣乘传往。将入境，其国边吏备馆传夫马。缘途所经，有司跪接。

及国，嗣封王遣陪臣郊迎，三跪九叩，劳使者一跪三叩。延入馆，陈诏节龙亭内，行礼如仪。谒使者三叩，不答。谕曰，王率陪臣诣馆，礼毕，王先归。龙亭异行，仗乐前导，封使后随。入门陈正中，使者及阶下马，正使奉节，副使奉诏敕，入殿陈案上，退立东旁。王率众官北面立，三跪九叩，兴，诣封位前跪。副使奉诏书付宣读官，宣讫，王行礼如初，出俟门外。使者出，跪送。有间，适馆劳之。使者还朝，乃修表文，具方物，遣陪臣诣阙谢恩。

如谕祭兼册封，先于其祖庙将事，谕祭文陈案上，使者左右立。世子跪叩如前，退立神位左，乃宣读，众俯伏。宣毕，兴。送燎行礼，使者退。次行册封礼，仪与前同。

至以诏敕授使赉还，则礼部设案午门，位正中，尚书立案左。仪制司官从馆卿率来使入，授诏敕，序班引诣案前跪，授受如制。退诣丹墀西，三跪九叩，礼成，归授国王。谢恩同。

外国公使觐见礼康熙初，外洋始入贡，中朝款接，稍异藩服。南怀仁官钦天监，赠工部侍郎，凡内廷召见，并许侍立，不行拜跪礼。雍正间，罗马教皇遣使来京，世宗许行西礼，且与握手。乾隆季叶，英使马格里入觐，礼臣与议仪式，彼以觐见英王为言，特旨允用西礼。筵宴日，且亲赐卮酒。商约既缔，将命频繁。咸、同间，外国使臣尝求入觐，时以礼制乖异，力拒之。同治时，英、法使臣固请再四，我犹绳以华制，莫之应。彼且曰，宜亟修好，阻其入觐，是靳以客礼也。

十二年，穆宗亲政，泰西使臣环请瞻觐，呈国书，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廷臣力言其不便。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略言：“先朝召见西使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驻京师，国势虽强，不逮今日，犹得律以升殿受表常仪。然嘉庆中，英使来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礼。厥后成约，俨然均敌，未便以属礼相绳。拒而不见，似于情未洽。纠以跪拜，又似所见不广。第取其敬有馀，当恕其礼不足。惟宜议立规条，俾相遵守。各使之来，许一见，毋再见，许一时同见，毋单班求见，当可杜其覬觐。且礼与时变通，我朝待属国有定制，待与国无定礼。近今商约，实数千年变局，国家无此礼例，往圣亦未豫定礼经，是在酌时势权宜以树之准。”时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以拜跪仪节往复申辨，而各使坚执如初。势难终拂其意，乃为奏请，明谕允行。

其年夏，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使臣倭良嘎哩、美使臣镂斐迪、英使臣威妥玛、法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荪瞻觐紫光阁，呈国书，依商订例行事。接见时，帝坐立唯意，赐茗酒，恩自上出。使臣讯安否，谨致贺辞。未垂问，毋先言事。西例臣见君鞠躬三，今改五鞠躬。使臣初至始觐见，馀则否。嗣后亲奉国书者仿此。其礼式先期绘图试习，觐见某处所，某月日时，并候旨行。其大略也。

光绪十六年，驻英使臣薛福成奏陈：“各使觐见，须定明例。凡使臣初至一国，其君莫不延见慰劳，使臣谒毕，鞠躬退，语不及公。此通例也。顷闻驻京公使，以未蒙昼接，不无私议。昔年英使威妥玛藉词不令入觐，致烟台条款多要挟，靳虚文而受实损，非计之得。今宜循同治十二年成案，援据以行。若论礼节，可于召见先敕下所司，中礼西礼，假以便宜。如是，彼虽行西礼，仍于体制无损。”云云。自是遂为定例。

二十七年，联军平拳匪，各国挟求更改礼节。谓各使臣会同觐见，必在太和殿。一国使臣单行觐见者，必在乾清宫。呈递国书，必遣乘舆往迓，至宫殿前降舆，礼成送归。赉奏国书，必自中门入，帝必躬亲接受。设宴乾清宫，帝必躬亲入座。嗣复允会同觐见改在乾清宫，而轿用黄色。于是庆亲王奕劻等以天泽堂廉之辨，不能每事曲从。遂与各使磋商，历时数月，始将乘坐黄轿、太和殿觐见暨宫殿阶前降舆三事酌议改易，而争议始息。

各国亲王觐见仪，始光绪二十四年。德国亲王亨利入觐，帝幸颐和园，御仁寿殿，亨利公服入，递国书，帝慰劳之。既，亨利欲觐皇太后，帝奉懿旨代见。是日巳刻，御玉澜堂，亨利偕德使海靖等入，外部司官引殿东便门外入布幄少憩。驾至，扈从如仪，鸣鞭三，升座。庆亲王等侍左右，外部长官率亨利等自中门入，北乡一鞠躬，行数武又一鞠躬，至龙柱前又一鞠躬。然后奉国书进，庆亲王降左阶接受，陈玉案，亨利等又一鞠躬，帝颌首答之，操国语慰劳。庆亲王跪案左聆玉音，降阶，操汉语传宣。德繙译官译毕，亨利等又一鞠躬，帝仍颌首答之。亨利等退数武又一鞠躬，退至堂左，又一鞠躬。礼成。

内外王公相见礼崇德初元，定宗室外藩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相见仪。宾及门，王府属官入告，主人降阶迎，宾辞，主人升。宾从自中门入，宾趋左，主人趋右。行相见礼，二跪六叩，即席序立。从官升东阶，行礼亦如之。兴，入右门，坐宾后。执事献茶，宾受茶，叩，主人答叩。饮茶叙语毕，从官趋前楹，跪，叩，兴，趋出。宾离席跪叩，主人答叩，并兴。宾出，主人降阶送，属官送门外。

若外藩郡王见，则主人迎送殿外，不降阶。相见，宾二跪六叩，主人答半。宾辞退，跪叩，主人答跪不叩。馀如亲王仪。

外藩贝勒见，主人离坐迎，不出殿，宾北面跪叩如初，主人立受。即席正坐，宾侍坐。辞退跪叩，主人立受不送。馀如郡王仪。

外藩贝子、公见，府属官引宾入殿，跪叩同。辞退仍跪叩，主人皆坐受。馀如贝勒仪。

外藩亲王见郡王，主人迎送大门内，馀与亲王相见同。郡王见郡王亦如之。

其外藩贝勒见郡王，如郡王见亲王礼。以下宾主相见，降杀递差。

外藩亲王见贝勒，主人迎送门外。宾入，主人从，相见各一跪三叩。外藩郡王暨贝勒见贝勒同。

外藩贝子、公见贝勒，宾一跪三叩，主人跪拱手受。

外藩王、贝勒见贝子，宾主一跪一叩坐，此其异者也。

京官相见礼顺治元年，定制，京朝官敌体相见，宾及门，主人迎大门内，揖宾入，及阶，让升，宾西主东。及事，让入，皆北面再拜。兴，主人为宾正坐西面，宾辞，主人固请，卒正坐。宾还正主人坐东面亦如之。宾就坐，受茶，揖，主人答揖。饮茶叙语毕，告辞相揖。宾降阶，主人送及门，复相揖。宾辞，主人固请，送宾大门外，视宾升舆马，乃退。

尚书、左都御史见大学士同。宾降一品者，主人趋正宾坐，辞亦如之。馀仪同。

二品以下京堂官翰詹科道见大学士，主人迎仪门内，送大门外，不视升舆马。

科道见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尚书仪同。

五品至八品官见大学士，主人迎堂阶下，宾就东阶，主人导入。宾北面拜，辞，乃三揖，主人东面答揖。宾趋正主人坐，辞，固请，卒正坐相揖。宾西面，主人东北面坐。宾启事毕，

辞退，三揖如初。主人送二门外。

翰詹科道见二三品官，如宾降一等礼。见四五品官，如同官礼。

阁部寺监属官见其长官，初见，公服诣署，升自东阶，具履行陈坐案，依次向坐三揖，长官避席答揖。退。若燕见，如五品官见大学士仪。

国学生见国子师仪，初见，具名柬，公服诣学，自东阶升堂，北面三揖，师立受。侍立左旁，西面受教，毕，三揖退。若燕见，通名，俟召乃入。师迎阶上，弟子升，揖。师入门，从之，北面再拜，师西面答揖。趋正师坐，师命坐，北面揖。师位东北面，弟子西面。茶至，揖，请问，揖。辞退，北面三揖，师皆答。出送，师前行，弟子后随，及二门外，弟子三揖，俟师入始退。

翰林院庶吉士见大学士，与见教习庶吉士同。

凡京朝官途遇回避，爵秩均等，分道行，次让道行，次勒马俟其过，又次下马，唯钦使即遇应回避者，分道行可也。又武职民公、侯、伯以下，男以上，文职大学士以下，九卿以上，得用引马一骑，途遇并下马回避云。

直省文武官相见礼顺治间，定督、抚、学政、河漕总督，盐政，巡视御史相见，坐次平行，馀各按品秩行礼。

雍正八年，定直省官相见，位均等者，宾至署，吏入白，启门，自中门入，至外堂檐下降舆马。主人迎檐前，揖宾入。及事，各再拜。其正坐、就位、进茶、辞退，如京朝官仪。

属官见长官，辕门外降舆马，自左门入。初见具名柬，呈履行，文官司道见督抚，迎堂后屏内。及事，庭参则扶免，三揖，皆答揖。督抚正坐，司道旁坐。命坐，揖。茶至，揖。均答如仪。辞出，三揖如初。送至屏门外，司道三揖。俟督抚

入，复三揖，趋出。督抚次日用名柬答拜。若公事谒见，常服通衔名，三揖就坐。馀同前。

府、州、县见，庭参拜则免，府、县揖，答揖。州、县揖，立受。俱不送，不答拜。

佐贰等官见，一跪三叩，不揖、不坐。府、州、县见司道，与司道见督抚同。佐贰等官见司道，与见督抚同。

同知、通判见知府，束题晚生，入自中门，用宾主礼。

州、县教职见督抚，仪如佐贰见司道，不迎送。见知府，迎送屏门外。见府倅，迎送堂檐下。馀同。见州、县，如同、通见知府仪。

司、道、府、见学政，入中门，礼如宾主，迎送并出堂檐。学政品秩崇者，如见督抚仪。州、县见，庭参旁坐，主人答揖不答拜。

运使见督抚、盐院，与司道同。运、判以次递降。

武官副将以下见提督，初见具衔名、履行，披执则传免，易公服佩刀。都司、守备不免，跪宣名，席地坐，不进茶。馀仪按品递降，与文职同。

顺治十三年，定直省文武官相见礼，提督见总督，入中门，至仪门下马，升堂三揖。总督正坐，提督僉坐，迎送不出堂檐。若提督兼世职者，总督西面，提督东面。辞出，送至堂檐下，视乘马。

总兵见，仪门外下马，坐则侍坐，迎、送止阶上。与巡抚见，视宾主礼唯均，以下按品差降。

至满、汉官相见，将军、副都统与督、抚、提、镇以敌体见。司道以下见将军如总督，见副都统如总兵，协领、参领见督抚同司道，佐领、防御同知府，骁骑校同州、县。不相统属者，一以宾主礼行之。

其儒学弟子员见学师，与国子生见国学师同。

士庶相见礼宾及门，从者通名，主人出迎大门外，揖入。及门、及阶揖如初。登堂，各北面再拜。兴，主宾互正坐。即席，宾东主西。饮茶，语毕，宾退，揖。及阶、及门，揖，辞，主人皆答揖。送大门外，揖如初。卑幼见尊长礼，及门通名，俟外次，尊长召入见，升阶，北面再拜，尊长西面答揖。命坐，视尊长坐次侍坐。茶至，揖，语毕，禀辞，三揖。凡揖皆答，出不送。若尊长来见，卑幼迎送大门外。馀如前仪。见父执友，与见尊长仪同。

受业弟子见师长礼，初见，师未出，先入，设席正位，俟堂下。师出召见，乃奉贽入，奠贽于席，北面再拜，师立答揖。兴，谨问起居。命坐乃侍坐。有问，起而对。辞出，三揖，不送。常见侍坐，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师有教，立听。命坐乃坐。师问更对，仍起而对。朝入暮出均一揖。与同学弟子，以齿序之。

卷第九十二 志第六十七

礼十一（凶礼一）

皇帝丧仪皇后丧仪贵妃等丧仪

五曰凶礼。三年之丧，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无贵贱一也。有清孝治光昭，上自帝后丧仪，下逮士庶丧制，称情立文，详载会典与通礼。兹依次类编，累朝损益，皎然若鉴焉。

皇帝丧仪天命十年，太祖崩。远近臣民，号恸如丧考妣。越五日，奉龙輦出宫，安梓宫沈阳城中西北隅。国制，除夕、元旦备陈乐舞，至是悉罢。时东邦甫建，制阙未详。

崇德八年，太宗崩。男自亲王讷牛录章京、朝鲜世子，女自公主讷奉国将军妻，集清宁宫前，诣几筵焚香，跪奠酒三，起立，举哀。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以下官及命妇集大清门外，序立举哀。次日，奉梓宫崇政殿，王公百官朝夕哭临三日。其斋所，王、贝勒、贝子、公归第，部、院官宿署，閒散诸臣赴笃恭殿，固山额真等官及命妇，翌日暮还家。

世祖登极，年甫六龄，会天大寒，侍臣进貂裘，卻弗御，帝曰：“若黄里，朕自衣之。唯红，故不服耳。”是日不设卤簿，不作乐。王大臣等谓已即位，冠宜缀纓，于是军民皆缀纓。服官者暂停婚嫁宴会，民间不禁。乃颁哀诏朝鲜、蒙古，制曰：“我皇考盛德弘业，侯服爱戴。本年某月日，龙驭上宾，中外臣民，罔弗哀悼。属在藩服，咸使闻知。祭葬礼仪，悉从俭朴。

仍遵古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诏到，国王以下举行丧礼如故，时犹在关外也。

顺治十八年，世祖崩，圣祖截发辮成服，王、公、百官、公主、福晋以下，宗女、佐领、三等待卫、命妇以上，男摘冠纓截发，女去妆饰翦发。既大敛，奉梓宫乾清宫，设几筵，朝晡、日中三设奠，帝亲诣尚食祭酒，三拜，立，举哀。王、公、大臣、公主、福晋、县君、宗室公夫人诣几筵前，副都统以上序立乾清门外，汉文官赴景运门外，武职赴隆宗门外，咸缟素，朝夕哭临，凡三日。外藩陪臣给白布制服。至四日，王公百官斋宿凡二十七日。过此则日哭临一次，军民服除。音乐、嫁娶，官停百日，军民一月。百日内票本用蓝笔，文移蓝印。禁屠宰四十九日。京城自大丧日始，寺、观各声钟三万杵。越日颁遗诏天安门，臣素服，三跪九拜。宣毕，举哀。礼部膳黄，颁行各省。听选官、监生、吏典、僧道，咸素服赴顺天府署，朝夕哭临三日。诏至各省，长官帅属素服出郊跪迎，入公廡行礼，听宣举哀，同服二十七日除，命妇亦如之。军民男女十三日除。馀俱如京师。

殷奠，列饌筵二十一，酒尊十一，羊九，楮币九万。读文。帝诣几筵哭，内外传哭，奠酒，率众三拜，举哀，焚燎。设启奠如殷奠仪。届日奉梓宫登大升輦，三祭酒，并祭所过门、桥。帝号泣从，群臣依次随行。将至景山，内外集序，俟灵驾至，跪举哀。奉安寿皇殿讫，设几筵，帝三祭酒，每祭一拜，哀恻无已。皇太后再三抚慰，始还宫。明日行初祭，帝释服。又明日行绎祭，周月行月奠，自是百日内月奠，期年内月奠，仪并视殷奠，唯所陈品币有差。期年满月致祭，不读文。

上尊谥庙号，祇告郊庙社稷。届日殡宫外陈卤簿，作乐，大学士奉册宝陈案上，三叩，退。帝素服御太和门，阅讫，一跪三拜，退立东旁。大学士诣案前，复三叩，奉册、宝列采亭

内，如初礼。校尉舁行，御仗前导，车驾从。王公百官先集协和门外，跪迎，随行寿皇殿大门外，册宝亭入，至檐前，帝入自左门，礼部长官先奉绢册宝陈中案，退。大学士诣亭前三叩，奉香册宝陈左案。帝就位，率众三跪九拜，大学士从左案奉册跪进，帝献册，授右旁大学士，跪受，陈中案上。进宝亦如之。乃宣册，宣册官奉绢册宣讫，三叩，退。宣宝仪同。帝率众行礼如初。复诣几筵前致祭，奠帛，读文，三献爵，如仪。焚绢册宝，礼成。翌日颁诏如制。百日内外集序，读文、哭奠如初祭。

是日题神主，大学士一人进观德殿，诣祔庙神主前上香，奉主至寿皇殿外陈案上，并三叩。满、汉大学士各一人，诣香案前复三叩。填青讫，行礼如初。奉主登黄鬯，至观德殿前止。大学士进殿，诣祔奉先殿神主前三叩，奉主登安鬯，随黄鬯后，出景山东门，入东华门，帝素服跪迎景运门内，从至乾清门，鬯止。帝诣两神主前各三叩，先后陈案上，三献，九拜，礼成。讫吉升祔，祥吉礼。

大祭如初祭仪。毕，帝升殿，延见群臣。清明、中元、冬至、岁除，并以时致奠。

既卜葬吉，将奉移山陵，前三日，遣告天地、宗社。前一日，设祖奠，仪如启奠。先是王大臣援引古礼，止驾远送，不许。至是奉太后懿旨，不获已，勉遵慈命。届日内外齐集，帝诣梓宫奠酒，尽礼尽哀。辅臣率执事官奉梓宫登鬯启行，卤簿前导，册宝后随，帝攀号。俟过，步至东安门外泣奠，群臣从之。所过门、桥皆致祭。途中宿次，朝夕奠献，亲王行礼，群臣举哀。百里内守土官素服跪迎道右。至陵，奠献如在途。

大葬前期，遣辅臣及三品以上官诣陵陈祭。先三日，祇告如常告仪。届日辅臣诣梓宫告迁，三奠酒，奉梓宫登鬯，群臣

序立，跪举哀。俟輦过，哭从。至地宫，王大臣奉梓宫入，册宝陈左右，掩石门。辅臣率众三奠酒，举哀，卤簿仪仗焚。飨殿成，奉安世祖神位，致祭如时飨。届二十七月，诣太庙祫祭，如岁暮祫祭礼。

康熙六十一年，圣祖崩，大敛，命王公大臣入乾清门瞻仰梓宫，并命皇子、皇孙行礼丹墀上，公主、福晋等咸集几筵殿前，帝及诸皇子成服。以东庑为倚庐，颁遗诏，谕礼臣增订仪节。届时帝立乾清宫外，西乡，大学士奉遗诏自中道出，帝跪，俟过，还苫次。大学士出乾清门，礼部尚书三拜跪受，馀如故时遗诏。

二十七日释服，帝曰：“持服乃人子之道，二十七日服制，断难遵从。”群臣以万几至重，请遵遗诏除服。不允。复疏云：“从来天子之孝，与士庶不同。孝经曰，天子以德教加于百姓、施于四海为孝。书称高宗谅阴，晋杜预谓释服后心丧之文。盖人君主宗庙社稷，祭为吉礼，必除服后举行。若二十七日不除，祀典未免有阙。”复叩首固请，始俞允。既释服，仍移御养心殿，斋居素服三年。灵驾奉安寿皇殿，日三尚食。退观德殿席地坐，有事此进奏。晡奠毕，始还倚庐。

群臣议进尊谥，帝亲刺指血圈用“圣祖”字。礼臣进仪注未惬意，更定。前期并祇告奉先殿，至日阅册、宝讫，帝行一跪三拜礼，东次西乡立，俟册宝亭行始还宫，豫至殡殿倚庐恭俟。会朝鲜贡祭品，设几筵前。群臣咸集，鸿胪寺官引来使入，立仪仗南，北乡，三跪九拜。遣官读文，三祭酒，每祭一拜，众及来使咸举哀行礼。来使复行二跪六拜礼，焚燎，退。外藩敖汉王请谒梓宫，报可。自是蒙藩使者皆得入谒以为常。

雍正初元，将奉移景陵飨殿，廷臣援宋、明二代礼，谓嗣皇帝不亲送梓宫，帝不允。礼臣议奉安地宫后，题太庙神主，

令亲王敬奉还京。帝曰：“明季帝王不亲送梓宫，故令王大臣代行。朕既亲往，自宜亲奉以还焉。”先奉移二日，并遣告后土、昌瑞山神。

届日，帝诣梓宫祭酒，率众三拜，举哀毕，趋立大门东旁。梓宫出，跪，举哀。登大升輦，帝跪左。礼臣祭輦，三叩。灵驾发，帝步随。至景山东门，俟宿次。至景陵，帝跪迎红门外，举哀。徒步从，抵三洞桥，跪俟。降大升輦登小輦，安奉飨殿，设几筵，列册、宝。三祭酒，三拜，礼成。帝不忍别，群臣以皇太后为言。无已，翌日还蹕。王大臣请御门听政，帝以梓宫未永安，命暂缓。固请之，始行。

既卜葬，届日晨帝诣景陵奠献，蹕踊哀恸，祭酒三拜，趋陵寝门外跪哭以俟。龙輶入地宫，复祭酒三拜，出俟幄次。题主、虞祭如常仪，归奉主升祔太庙。二十七月将届满，允吏部尚书硃轼请，袷祭太庙，颁示臣民。

世宗崩，丧礼悉依景陵故事。越日朝奠，特简王、贝子、公数人入内瞻仰，馀集乾清宫廊下行礼。嗣后王公大臣、额駉暨台吉初至者，均得请旨瞻仰。又命宗室三十人、觉罗二十人番上奠献申哀慕。

颁遗诏，大学士奉至乾清宫檐下，帝亲受之，陈案上，三拜。大学士诣黄案前亦三拜。诏出中门，帝跪迎，俟过，始还苦次。诏至直省，军民男女改素服二十七日。梓宫奉移雍和宫，帝徒步随行，群臣谏阻不获，遂留居是宫。至二十七日后始还。月内日叩谒，月外间日一次，二月外三日一次。

时帝欲行三年之丧，廷臣请以日易月，不许。命详稽典礼。寻议上：“一，祭祀，按礼记王制‘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絀行事’。註谓‘不敢以卑废尊’。是知三年内本应亲行。明吕坤谓祖宗不轻于父母，奉祭不缓于居丧，何可久废？诚以

天亲一理，宗庙之祭，亦当并举。谨议：凡遇郊庙、社稷、奉先殿大祀，皇帝躬诣行礼，或遣官恭代，皆作乐。先期斋戒，素服，冠缀纓纬，视祝版，御礼服。朝日，夕月，飡帝王、先师、先农，遣官行礼，咸礼服作乐。届日冠服如斋期。宫内祭神，百日后举行。经筵、耕藉，释服后举行。一，朝会，典礼攸关，元旦朝正，万国瞻仰，朝仪最重。谨议：二十七日内，遇元旦朝贺，吉服升太和殿，不宣表，不作乐，常朝亦然。一，御门听政，典制至钜。昔宋仁宗行三年丧，临朝改服。孝宗时，二十七日后，百官请听政，援书被冕服出应门语固请，乃许。稽之史册，自古为然。谨议：常事及引见俱在便殿，百日后乃御门。一，冠服，按谅阴之制，先儒谓古无可考。史载魏孝文帝、唐德宗释服后仍素服练巾听政，宋仁宗虽用以日易月制，改服临朝，宫中实行三年之丧。盖缟素不可以临朝。前代行三年丧者，亦唯宫中素服而已。谨议：百日内服缟素，百日外易素服，诣几筵仍服缟素，御门莅官听政或诣皇太后宫俱素服，冠缀纓纬。升殿受朝则易吉。祭祀及一切典礼俱礼服。二十七月服满，如百日礼，致祭释服。一，宫中服制，帝后齐体，服制不容有异。二十七日后素服，遇典礼易礼服，诣几筵仍缟素。妃嫔亦如之。皇子与诸王同。一，在京王公百官，二十七日除服。遇典礼及朝会、坐班吉服，在署治事、入朝奏事俱素服，冠缀纓纬。诣几筵去冠纓。各署进本章用硃印。”制可。

乾隆元年正旦，以御极初元，御太和殿常朝，次年仍罢，著为例。将移泰陵，帝诣梓宫行礼毕，皇太后亦三祭酒，馀如故。向例清明、中元、岁暮、国忌皆朝服行礼毕，素服举哀，唯冬至不更素服。帝以梓宫未葬，且在服内，允礼臣请。承祭执事各官不缀冠纓，仍用素服。

嘉庆四年，居高宗丧，如泰陵故事，唯遗诏到直省，文武

官率绅耆摘纓素服出郊跪迎，入公署行礼。听宣毕，举哀，始成服，哭临三日。官吏军民自大事日始，百日不薙发。大葬，帝躬引梓宫御龙輶入地宫。复以朝正大礼元年已行，二十七日内不再举。

仁宗崩热河，越六日，梓宫至京，始大敛，奉安淡泊敬诚殿。又四日，颁遗诏，礼官奉安龙亭，驿送入都。旧制，自太后以下二十七日后俱素服，孝和睿皇后改服缟素，百日后始易。丧将至，群臣出郊哭迎，帝先返，至安定门、东华门，并祇俟哭迎。步随入大内，奉安乾清宫。允礼臣议，丧服已届二十七日，改大祭后除服。又几筵前奠献，陈法驾卤簿，百官会集暨各署用蓝印，俱大祭后停罢。

宣宗崩，梓宫奉移圆明园，安正大光明殿。会衍圣公至京，遇二周月致祭，命赴园随行礼。

文宗崩热河，依宣宗故事，梓宫移东陵。穆宗年尚幼，群臣援康熙二年例，止帝远送。同治二年释服，奉两宫皇太后懿旨，诸庆典及筵宴，俟山陵事毕再行。穆宗、德宗崩，并循斯例。

自世宗亲营泰陵吉壤，工需动用内帑，并谕毋建石像，惜人力。宣宗葬慕陵，规制简约。至同治时，侍郎宋晋言定陵工程宜法慕陵，虽廷臣囿于成宪，而制度毋稍逾侈，时称其俭。宣统初，为德宗营崇陵，颁帑数百万，亲贵主其事，移以营私第，致逾三年未成。逊国后，当道拨款营治，及葬，工甫半，故较旧制为略云。

皇后丧仪太祖癸卯年九月，皇后叶赫纳喇氏崩。越三载，葬尼雅满山。天聪三年，与太祖合葬福陵，制甚简也。入关后，凡遇列后大事，特简大臣典丧仪，会礼臣详议。

顺治六年四月，太宗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崩，梓宫奉安宫中，

正殿设几筵，建丹旒门外右旁。首亲王讷骑都尉，公主、福晋、命妇咸集。世祖率众成服，初祭、大祭、绎祭、月祭、百日等祭，与大丧礼同。七年，上尊谥曰孝端文皇后，葬昭陵。

圣祖母慈和皇太后佟佳氏，康熙二年二月崩。初违豫，帝时年十一，朝夕侍。及大渐，废餐辍寐。至是截发成服，蹒跚哀号，水浆不入，近侍感泣。日尚三食，王公大臣二次番哭。停嫁娶，辍音乐，军民摘冠纓，命妇去装饰，二十七日。馀凡七日。四日后，入直官摘冠纓，服缟素。五日颁诏，文武官素服泣迎，入公署三跪九拜，听宣举哀，行礼如初。朝夕哭临三日，服白布，军民男女素服如京师。上尊谥曰孝康章皇后。梓宫移坝上，帝祭酒行礼攀号，太皇太后、皇太后念帝冲龄，止亲送。与世祖合葬孝陵，升祔太庙。

十二年五月，皇后赫舍里氏崩，辍朝五日，服缟素，日三奠，内外会集服布素，朝夕哭临三日。移北沙河巩奉城殡宫，帝亲送。自初丧至百日，亦躬亲致祭。时用兵三藩，虑直省举哀制服易惑观听，免治丧，馀如故。册谥仁孝。三周后，致祭如陵寝。后葬昌瑞山。世宗登极，谥曰孝诚仁皇后。

十七年二月，皇后钮祜禄氏崩，丧葬视仁孝后，册谥孝昭。世宗加谥曰仁。

二十六年，世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崩。先是太皇太后违豫，帝躬侍，步祷南郊，原减算益慈寿。亲制祝文，词义垦笃。太常宣读，涕泗交颐。既遭大丧，悲号无间。居庐席地，毁瘠过甚，至昏晕呕血。自是日始，内外咸集，日三哭临，四日后日二哭临。官民斋宿凡二十七日。寺、观各声钟三万杵。文移蓝印，题本硃印，诏旨蓝批答。值除夕、元旦，群臣请帝暂还宫，不许。唯令元旦辍哭一日。礼臣议上尊谥曰孝庄文皇后。帝以升遐未久，遽易徽号为尊谥，心实不忍。谕俟奉安寝园，称谥

以祭。及梓宫启攒夕，攀慕不胜，左右固请升辇，坚不就驾，断去车鞵，恸哭步送。遇舁校番上，辄长跽伏泣，直至殡宫，颜悴足疲，凄感衢陌。又传旨还宫日仍居乾清门外幕次。并定志服三年丧，不忍以日易月。群臣交章数请除服，国子生五百余人咸以节哀顺礼为请，帝骨立长号，勉释衰经，而有触辄痛，阅三年不改。

初太皇太后病笃时，谕帝曰：“太宗梓宫奉安已久，卑不动尊，未便合葬。若别营茔域，不免劳费。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必安厝遵化为宜。”帝遂相孝陵南建飧殿，奉安梓宫，称暂安奉殿，设官奉祀如孝陵制。至世宗改建地宫，号昭西陵，始大葬。

圣祖仁皇后佟佳氏，二十八年七月崩，时由妃立后第二日也。帝辍朝亲临，制四诗悼之，谥曰孝懿，丧仪如孝昭。

世祖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五十六年十二月崩。先是疾大渐，礼臣请如孝康后丧礼。帝言：“孝康升遐，朕甫十岁，辅臣治丧，礼恐未备。后见仁孝后丧仪，条理颇晰，如遇大事，其悉议以行。”及崩，会帝病足，舁近几筵，就榻成服。哭而晕，有间苏。群臣环跽叩劝，乃勉舁侧殿。将移殡宫，设启奠，礼臣请遣皇子代。帝曰：“此初祭，朕必亲奠，宁寿宫中岂能复行此礼耶？”至日遣代奠爵，仍舁几筵旁榻上行礼。梓宫启行，舁榻哭送，出宁寿宫西门，仰望不见灵驾，乃止哀，还苦次。大祭，足疾少愈，即亲诣殡宫行礼。谥曰孝惠章皇后，葬孝东陵。

雍正元年，世祖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崩，丧礼如孝惠，谥曰孝恭仁皇后，与圣祖合葬景陵。时帝遭圣祖丧，斋居养心殿。服竟，仍终太后丧。辅臣援圣祖丧礼请服阕行袷祭，帝曰：“父母之丧，人子之心则一，帝后之礼，国家之制迥殊。今届皇妣

释服期，谕日祭告奉先殿，无颁谕中外为也。”

九年九月，世宗皇后那拉氏崩，帝服缟素十三日除，奉移田村，三周年后，殡宫时奠与沙河殡宫礼同，唯承祭各官改补服。高宗立，上尊谥曰孝敬宪皇后。乾隆二年，与世宗合葬泰陵。

十三年三月，帝奉皇太后东巡，皇后富察氏从，还至德州崩，亲制悼亡篇。丧将至，王公大臣诣通州芦殿会集，皇子祭酒，举哀行礼。既至，群臣素服跪迎朝阳门，公主近支王福晋集储秀宫，诸王福晋及命妇集东华门外，咸丧服跪迎梓宫，奉安长寿宫。帝亲临成服，辍朝六日。

中宫之丧，自孝诚仁皇后后，直省治丧仪制久未举行。至是王大臣言：“周礼为王后服衰，註谓诸臣皆齐衰，是内外臣工无异也。明会典载后丧仪，十三布政使司暨直隶、礼部请敕差官讞告。外省官吏军民，服制与京师同。今大行皇后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应令外省文武官持服如制。”从之。册谥孝贤。

五月，廷臣奏言：“后虽俚体，礼统所尊，升殿视朝，事关典制。孝贤皇后丧仪，应遵祖制，百日后皇帝升殿，文武百官及外藩使臣朝服行礼如常仪。帝两月除沐礼，御门听政，群臣朝服不挂珠，礼毕仍素服。百日后如御门，群臣常服挂珠，庶协礼制分义。”帝曰：“孝贤皇后丧仪，朕皆斟酌古今，不参私意。考明嘉靖七年孝洁陈皇后之丧，张璁援引古礼，谓‘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特为旁期言。若妻丧本三年报服，杀为期年，固未尝绝。上宜为后服期丧’云云。今据议奏，如升殿作乐，凡大朝祀典，自当如例。唯常日视朝，但鸣钟鼓，乐悬而不作。至明年正月，将届期年，一切典礼如常仪。”

时沂州营都司姜兴汉、锦州知府金文醇国恤期内薨发，所

司以闻，下部逮治。并申明祖制，禁百日内薙发，违者处斩。谕载入会典。

三十一年，皇后那拉氏薨，时帝幸热河，留京王大臣以闻。诏言：“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侍太后南巡，性忽改常，未尽孝道，理应废黜。今仍存其名号，丧仪依贵妃例，内务府大臣承办。”

仁宗母魏佳氏，四十年正月在贵妃位崩，诏称令懿皇贵妃，命皇八子、十二子、十五子、皇孙绵德等穿孝，葬胜水峪。嗣立仁宗为皇太子，遂赠谥孝仪皇后，升祔奉先殿，后复上庙谥为纯皇后，乃升祔太庙。

高宗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四十二年正月崩，帝衰服百日，如世宗丧，余仍素服。亲拟尊谥曰孝圣宪皇后。礼臣上丧仪，援雍正九年例，二十七日内遇郊庙大事，素服致祭，乐设不作。帝曰：“郊庙典重，不应因大丧而稍略。”复下军机大臣议。旋议上：“遇郊庙大祀，遣官致祭，仍作乐，朝服行礼，常祀素服致祭，乐设不作。”制可。颁遗诏，自到省会日始，停嫁娶，王公百官百日，军民一月。辍音乐，王公百官一年，军民百日。余如故。

先是历代丧礼，百日后服色礼制，未载会典，至是命军机大臣会典丧仪王大臣详议。议上御殿视朝仪注。得旨：“元正朝会，二十七日内不必举行。其常日视朝，百日后行之。”

又议定御用服色：“一，百日内缟素。百日释服后，二十七日内素服。诣几筵，冠摘纓。一，百日内遇祭郊、社、日坛，遣官将事。斋戒日，素服冠纓。百日外，亲诣行礼。又斋期，常服不挂珠。阅祝版，先期宿坛，常服挂珠。祭日朝服作乐，还宫乐设不作。一，百日外祭事御龙袍褂。百日内祭奉先殿冠纓、青袍褂，百日外珠顶冠、蓝袍、金龙褂。一，二十七月

内祭月坛、帝王、先师、先农，俱遣官行礼。一，宫中祀大神，百日后亲诣行礼，龙袍、蓝褂、挂珠。一，二十七日外，遇元旦，前后七日貂褂挂珠，百日外，御门听政，常服不挂珠。一，二十七日外百日内，召见及引见俱在便殿，服缟素。遇万寿节。七日常服。一，阅视大行皇太后册、宝，素服冠缀纓，先期斋戒带牌。一，阅视玉牒，朝服。一，十二月封宝，正月开宝，御龙褂。一，文武传胪不升殿。一，经筵、耕藉，二十七月后举行。一，山陵礼制，二十七月内谒陵，青袍褂，冠摘纓，其往返在途，冠并缀纓。一，内廷主位，二十七日释缟素后，二十七月内常服。遇元旦万寿，俱七日吉服。百日内遇亲蚕，遣王福晋恭代。朝服，百日外二十七月内，依旧行礼，吉服。其文武百官，二十七日缟素，百日内素服，冠缀纓，夏用雨纓冠，诣几筵仍摘纓。一，百日内祭郊庙、社稷、日坛，遣官恭代。先期省牲、视牲咸素服。祭日，承祭、执事各官咸朝服。作乐。百日外二十七月内，亲诣行礼。斋戒日常服挂珠，阅祝版、省视牲、宿坛并补褂。冬貂褂挂珠。祭日，朝服作乐。一，百日外祭堂子，俱蟒袍、补褂、挂珠。百日内祭奉先殿，青袍褂，冠缀纓。百日外补褂、挂珠。一，百日外祭月坛、帝王、先师、先农，遣官行礼，皆素服斋戒。祭日，朝服，作乐。百日内素服行礼，乐设不作。一，二十七月内遇元旦谒堂子，百官皆蟒袍、补褂、挂珠。其前后三日及万寿前后七日皆常服挂珠。一，二十七日外百日内引见官，青袍褂。百日外青褂。一，百日外二十七月内，遇升殿、常朝、坐班俱朝服。遇朔、望常服挂珠。一，奉移山陵，随从官在途青袍褂、冠摘纓。礼成后，神主还京，并百日后随从谒陵，在途俱青袍褂，冠缀纓。谒陵日如之。还京时，仍短襟袍、马褂。一，百日内雨衣、雨冠均青色。百日外雨冠按品级，雨衣仍青色。皇子以下同。”制可。

四月，葬泰东陵，梓宫迳泰陵，命暂停道旁，帝代向陵寝行礼，著为令。

至陵翼日行殓奠礼。初，帝以会典旧称“遣奠”，称名未当，命儒臣稽所自昉。大学士言：“遣奠之称，礼经并无明文，唯见诸孔颖达士丧礼疏，唐以后相沿用之。盖颖达第用仪礼葬日将行苞牲体之车名为遣车，遂取遣字为奠名，牵合无当。复考仪礼，将行之祭，‘彻巾苞牲。’郑康成註：‘象既殓而归宾俎也。’又礼记杂记：‘大殓既殓，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所以为哀也。’郑註：‘既殓归宾俎，言孝子哀亲之去也。’是将行之祭，本用殓礼，旧称遣奠，似不若作殓奠为长。”敕下部更正从之。

四十四年四月，帝诣陵释服。谕曰：“朕昔遭皇考大故，思持服三年，因遵圣母慈谕，断以百日。然缟素虽释，其服仍存。嗣值圣母大丧，百日后即不存，非厚前薄后也。盖彼时年力正壮，可终三年丧制。今春秋望七，设存之而弗克尽礼，于心转不安也。”

仁宗皇后喜塔腊氏，嘉庆二年二月崩，奉太上皇敕旨，丧仪如皇后。改为辍朝五日，素服七日。奠醊时，皇子等成服如制。官民俱素服七日，不摘纓，不蓄发。寻谕辍朝期内，仍进章疏，毋废引见诸事。其奏事官暨引见官，俱常服不挂珠。凡停嫁娶、辍音乐，官二十七日，军民七日，馀如仪。册谥孝淑，嗣葬太平峪。

十三年正月，宣宗皇后钮祜禄氏崩，时在福晋位，暂安王佐村园寝，二十五年帝即位，追封孝穆皇后。拟改园寝为陵寝，礼部言：“园寝規制未备，忌辰大祭，朔、望小祭，请如孝淑后殡宫例举行。”制可。遂命大学士戴均元等勘定宝华峪，嗣以地宫渗水，道光十一年，改葬龙泉峪。

越二年，宣宗皇后佟佳氏崩，帝辍朝九日，素服十三日，册谥孝慎。又越二年，卜葬，与孝穆后同吉壤。

二十年正月，皇后钮祜禄氏崩，帝服青袍褂十三日除，临奠仍素服。谥孝全。亦葬龙泉峪。

二十九年十二月，仁宗皇合钮祜禄氏崩，谥曰孝和睿皇后。时帝年七十，二十七日释缟素，数日而崩。咸丰三年，葬昌西陵。

方孝和后崩次日，文宗后萨克达氏崩福晋位，内府治丧，殡田村。次年正月帝即位，追封孝德皇后，其丧仪先期豫改，如大丧礼。同治四年，与文宗合葬定陵。

康慈皇贵太妃，宣宗皇贵妃也。咸丰五年七月，尊为皇太后。俄崩，帝持服百日如制。加谥孝静，升祔奉先殿，改慕陵妃园为慕东陵。同治初元，加庙谥曰成，升祔太庙。

光绪元年二月，嘉顺皇后蒙古阿鲁特氏崩，去穆宗丧未百日，帝释缟素后，率群臣服丧二十七日，仪如故事。谥曰孝哲毅皇后。五年，与穆宗合葬惠陵。

慈安皇太后，钮祜禄氏，文宗后也。七年二月崩，谥曰孝贞显皇后，葬定东陵。

三十四年十月，慈禧太皇太后后德宗一日崩，诏礼部从优具议。寻议百日内上谕用蓝笔，章疏十五日后具奏。王、公、百官、公主、福晋、命妇二十七日内日三哭临。官停嫁娶期年，辍音乐二十七月，京师军民二十七日罢祭祀，馀如大丧礼。谥曰孝钦显皇后，葬定东陵。

贵妃等丧仪顺治初，定制，妃、殯之丧，内务府掌行，临时请旨。

康熙四年，寿康太妃博尔济吉特氏薨，帝辍朝三日，大内及宗室咸素服。王、公、大臣、公主、福晋、命妇毕集。初祭，

陈楮币十四万，画缎万，饌筵三十有一，牛一，羊十八，酒九尊，读文致祭。次日绎，陈楮币万，饌筵五，羊三，酒三尊。大祭同初祭。奉移豫祭，陈楮币二万，饌筵十三，羊五，酒五尊。岁时致祭如例。

九年，慧妃博尔济吉特氏薨，辍朝三日，大内、宗室咸素服。三日不祀神。妃宫中女子翦发，内监截发辮，成服，二十七日除。又定金棺至殡宫，初祭陈楮币十四万，画缎千，帛九千，饌筵二十一，羊十九，酒十九尊，设采仗行礼。奉移则陈楮币三万，饌筵十三，羊、酒各五。不直班官员跪迎十里外，俟过随行。次日行奉安礼，如奉移仪。

十三年，太宗懿静太贵妃博尔济吉特氏薨，帝摘冠纓，躬诣致祭，餘同太妃仪。

三十五年，温僖贵妃钮祜禄氏薨，辍朝五日。命所生皇子成服，大祭日除，百日薙发，餘如制。

雍正三年，敦肃皇贵妃年氏薨，辍朝五日。特简王公大臣典丧仪，遣近支王公七，内务府总管一，散秩大臣二，侍卫九十，内府三旗佐领，官民男女咸成服。大祭日除，薙发。日三设奠，内外齐集，百日后至未葬前，日中一设奠，朔望仍三奠，命内管领妻祭酒三爵。奉移日，礼部长官祭輿。金棺启行，王公百官从。礼部长官祭所过门、桥。初祭陈楮币十八万，帛九千，画缎千，饌筵三十五，羊、酒各二十一。大祭同。

又定贵妃晋封皇贵妃，未受册封前薨，罢制金册宝，以绢册宝书谥号。遣正、副使读文致祭，先期遣告太庙后殿、奉先殿。届日内外会集，正、副使赴内阁诣册宝案前一跪三叩，奉册宝出，至午门外陈采舆内，复三叩。校尉舁至殡宫大门外，正、副使行礼如初。奉册宝入中门，陈案上。正使诣香案前三上香，宣讫，读文致祭如仪。乾隆二年，奉移金棺从孝敬后葬

泰陵。

八年，寿祺皇贵太妃佟佳氏薨，礼部以辍朝五日请，诏改十日。摘冠纓，亲诣行礼，谥恣惠，餘同贵妃仪。

二十九年，忻妃戴佳氏薨，诏加恩如贵妃例治丧。先是，晋封时金册宝已镌字，未授受，至是陈设金棺前，其绢册宝增书贵妃字焚之。又谕：“嗣后贵妃以上薨逝，王公大臣俱步送暂安处，妃、嫔豫往，满大臣年老艰步履者如之。”故事，皇贵妃金棺至园寝，始制神牌，甚稽时日，三十三年谕：“嗣后遇大祭，即往园寝制造，俟金棺至，刻字填青，大学士等监视。奉安后，陵寝官朝服行礼，奉设飧殿。著为令。”

四十年，奏定皇贵妃以下五等丧。凡请辍朝、素服日期，传行内外齐集，请遣承祭大臣，奉安地宫前期祭告陵寝及金棺前，并所过门、桥奠酒诸事，均礼部掌行。其追封赠谥制牌，会同二部奏办，餘归内府掌仪司牒礼、工二部襄治之。

四十九年，裕皇贵太妃耿氏薨，诏罢朝，仍亲诣奠酒行礼，谥纯懿，餘如故。

嘉庆四年，庆贵妃陆氏薨，帝念其抚育如生母，特追封庆恭皇贵妃，下所司议赠谥典礼。寻议上，豫期工部制绢册宝，寝陵官制神牌，遣告太庙、奉先殿暨高宗几筵，俟高宗梓宫移山陵次日，遣正、副使诣园寝配殿致祭。九年，议定皇贵妃丧，罢坤宁宫致祭酌减为五日，贵妃二日，妃、嫔不停止。

道光十三年，仁宗誠僖皇贵妃刘氏薨，不辍朝，不素服，命僧格林沁穿孝，谥和裕。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琳皇贵太妃乌雅氏薨，会初十日慈禧太后万寿，命大内、宗室王公百官展期十二日素服一日。

卷第九十三 志第六十八

礼十二（凶礼二）

皇太子皇子等丧仪 亲王以下及公主以下丧仪

醇贤亲王及福晋丧仪 忌辰 赐祭葬 赐谥

外藩赐恤 品官丧礼 士庶人丧礼 服制

皇太子皇子及皇子福晋丧仪皇太子丧仪，有清家法，不立储贰。至乾隆三年，皇次子永璘薨。高宗谕曰：“永璘为朕嫡子，虽未册立，已定建储大计，其典礼应视皇太子行。”礼臣奏言：“皇太子丧礼，会典未载。旧制，冲龄薨，不成服。今议，皇帝素服，辍朝七日。若亲临奠醊，冠摘纓。典丧大臣、奏遣之王公暨皇太子侍从官咸成服，内务府佐领、内管领下护军、骁骑校等成服，以六百人为率，并初祭日除。直省官奉文日，咸摘冠纓素服三日，停嫁娶、辍音乐，京师四十日，外省半之。幼殇例无引幡，今请依雍正时怀亲王丧仪，引幡仍用。外藩额駙、王、公、台吉、公主、福晋、郡主服内来京，男摘冠纓，女去首饰。朝鲜使臣素服七日。金棺用桐木。”启奠帝亲祭酒，奉移亲视送。礼部长官祭輦。初祭内外会集，帝至殡殿奠酒三爵，每奠众一拜，是日除服薙发。将册谥，先期遣告太庙后殿、奉先殿，谥曰端慧。礼成。礼部颁行各省，并牒朝

鲜国王，文到率百官素服，军民罢嫁娶、音乐各三日。八年，葬硃华山园寝。

皇子丧仪，顺治十五年，荣亲王薨，治丧视亲王加厚，葬黄花山园寝。

康熙中，定制，凡皇子殇，备小式硃棺，祔葬黄花山，唯开墓穴平葬，不封不树。

雍正六年，皇八子福惠卒，帝辍朝，大内素服各三日，不祭神，诏用亲王礼葬。十三年，追封亲王，谥曰怀。

乾隆十三年，皇子永琮甫二周薨，帝言：“建储之意，朕虽默定，然未若端慧太子旨已封贮，丧仪应视皇子为优。”大祭亲临奠醑，谥悼敏，后追封哲亲王。

越二年，皇长子永璜薨，金棺用杉木，其福晋及皇孙绵德等翦发去首饰，成服百日而除，素服二十七月。成服王公大祭日除。礼部以第三日移殡，请辍朝三日，诏改五日，追封定亲王，谥曰安。初祭、大祭并亲临奠醑。

二十五年，皇三子永璋薨，诏用郡王例治丧，辍朝二日。大内、宗室素服咸五日，不祭神。追封循郡王。

四十一年，皇十二子永璘薨，诏用宗室公例治丧。嘉庆四年，追封贝勒。

道光十一年，皇长子奕纬薨，命依皇子例治丧。罢公主、福晋、命妇会集，园寝不建碑，追封贝勒，谥曰隐志。三十年，晋封郡王。

皇子福晋丧，定制，亲王世子、多罗郡王下及奉恩将军、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下及固山格格、奉恩将军妻咸会集。朝供饌筵，午果筵。初祭引幡一，楮币十二万，饌筵二十五，羊十五，酒七尊，读文致祭。绎则陈楮币三千，饌筵十二，羊、酒各七。百日、周年、四时致奠礼同。

嘉庆十三年，宣宗时为皇次子，其福晋钮祜禄氏薨，帝命即日成服，初祭后除。未分府皇子福晋依亲王福晋例，金棺、座罩皆红色，以无仪仗，特赏金黄色座罩，仪仗仍视亲王福晋例用，旗色用镶白，著为令。

道光七年，皇长子奕纬福晋瓜尔佳氏薨，罢内外齐集及豫往暂安处接迎。十一年，追封贝勒夫人，谕吉遣官奉纸册往殓所，读文致祭。

亲王暨福晋等丧仪顺治九年，定亲王丧闻，辍朝三日。世子、郡王二日。后改贝勒以下罢辍朝。敛具，亲王至贝勒采棺，藉五层。贝子至辅国公棺同，藉三层。镇国将军以下殊棺，藉一层。初薨陈仪卫，鞍马、散马亲王十五，世子、郡王各十四，贝勒各十三，贝子各十二，镇国公各十，辅国公各八；镇国将军鞭马七，辅国将军五，奉国将军四，奉恩将军三。府属内外咸成服，大祭日除。内外去冠饰、素服会集，各如其例。镇国将军以下不会丧。公主、福晋、命妇会丧，临时请旨行。凡亲王至辅国公，御祭二，遣官至坟读文致祭。宗人府请赐谥，撰给碑文。工部树碑建亭，贝勒以下碑自建，给葬费有差。镇国将军至奉国将军赐祭二，文一。立碑、予谥，临时请旨。奉恩将军赐祭无文，不立碑，不予谥。

王至公婚娶之子卒，许陈鞍马，祭品各如其父母例，唯不遣官致祭。未婚娶幼子不造坟。

凡葬期，亲王期年，郡王七月，贝子以下五月。

又定亲王福晋以下丧，内外会集如制，陈仪卫从其封爵，亲王福晋、侧福晋、世子福晋御祭一。

十二年，定下嫁外藩公主丧，御祭一，遣官至莹所读文致祭。

康熙四年，定贝勒至入八分公予谥请旨行。

九年，定亲王至辅国公丧，本府官属具丧服，其礼亲王、肃亲王、承泽亲王、敬谨亲王、饶餘亲王、郑亲王、克勤郡王、恪僖贝勒、靖宁贝勒、顾尔马洪贝子、福勒黑公十二支，凡为本支所分者，本身暨府属官、命妇咸具丧服，非本支会丧者摘冠纓，从官如其主，尊属无服。

五十二年，定贝勒生母薨，治丧如嫡夫人，遣官读文致祭。五十四年，定固伦公主有子孙者，获请建碑予谥。

雍正四年，遵旨议定嗣后皇帝子孙依五等服制，遇期服伯叔兄弟丧，依例具奏临丧。其诸王以下，不论爵次，遇小功以上丧，会丧成服，期六十日、大功一月、小功七日除。乾隆三年，更定期服大祭日、大功初祭日、小功送殡日除。

二十一年，谕诸王侧福晋予谥请旨行，予祭不逾一次，罢给祭文。三十六年，定贝勒、贝子、公兼一品职获请予谥，镇国暨辅国将军兼一品职获请赐恤。四十年，定凡侧福晋为王等生母，获请赐祭，降嫡福晋一等。五十六年，镇国公晋昌夫人卒，诏罢赐祭，后仿此。

嘉庆十七年，贝勒绵勲子奕绶卒，命封为未入八分辅国公，嗣后宗室如追封公，俱作为未入八分，著为令。

公主以下丧仪，顺治九年，定固伦公主丧视亲王福晋，和硕公主视世子福晋，郡主视郡王福晋，县主视贝勒夫人，郡君视贝子夫人，县君视镇国公夫人。十二年，定下嫁外藩公主至县主并给谕祭文，遣官赴坟读奠。郡君以下，致祭无文。道光二十四年，定公主薨，内务府请旨，如命官为治丧，一切典礼，即会礼部具奏。得旨，再牒各署治办，额驸自行治丧，礼部应将集会处奏闻。公主以下丧，集会临时请旨，如获请，牒宗人府、五旗传行。未釐降受封者，内务府治丧，不会集。

醇贤亲王及福晋丧仪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奕柸薨，定称号

曰“皇帝本生考”，帝持服期年，缟素十有一日，辍朝如之。期年内御便殿仍素服。元旦谒堂子，诣慈宁宫，太和殿受朝，并礼服。唯升殿不宣表，乐设不作，罢宗亲、廷臣筵宴。祭文、碑文书皇帝名。初祭、大祭暨奉移园寝并御青袍褂，冠摘纓，亲诣行礼。又定庙制及祭葬，庙中殿宇及正门瓦色，中用黄琉璃，殿脊及正门四围用绿琉璃。祀以天子礼。岁时飨，四仲月朔举行，忌辰躬亲致祭。葬以亲王礼，帝亲制碑文，谥曰贤。三十二年，其福晋叶赫那拉氏薨，称“皇帝本生妣”，丧仪如醇贤亲王例。

忌辰顺治十年，定盛京、兴京三陵忌辰，遣守陵官行礼，献酒果，不读祝，不奠帛。十二年，改定忌辰遣官，礼部具题请旨。康熙三年，复定三陵忌辰在隆恩殿神牌前揭幔致祭。雍正四年，帝以圣祖丧满，哀慕无穷，思依三年内祭礼举行，下礼臣议。寻议上，依周年祭祀例，遣在京或陵寝王公大臣一人承祭，在京王公百官遣三之一陪祭。著为令。十三年，高宗嗣服，议定圣祖忌辰，依陵寝四时大祭，用太牢，献帛爵，读祝文，遣官承祭，陵寝官悉陪祀，罢遣京官往。嗣后列圣、列后忌辰，永如例行。

定制，帝、后忌辰，内外俱素服，停宴会，辍音乐，不理刑名，帝诣奉先殿后殿上香行礼。如祀南郊，帝阅祝版，遇忌辰，御龙袍、龙褂、挂数珠，执事官蟒服、补褂、挂数珠。闕北郊、庙社暨各中祀祝版，则俱御龙褂、挂数珠，执事官咸补服、挂数珠。大祀斋期内，御常服、挂数珠，陪祀执事官亦如之。凡祭日遇忌辰，行礼时祭服作乐，礼毕仍素服。

赐祭葬世祖初入关，沿崇德间例，超品公，一、二、三等公卒，遣官祭三次；子、副都统二次；参领、佐领一次。阵亡与有勋劳者，遣官治丧，出自上裁。

顺治三年，定制民公、侯、伯、子兼任内大臣、都统、大学士、尚书、镇守将军卒，候旨立碑，致祭一次。袭公、侯、伯、子在任不逾三年，止给祭品，无祭文，不立碑。二、三品官卒，给祭品。满任三年给祭文。有战功者，获请立碑。

十三年，定佐领、员外郎、主事任满三年，给祭品、祭文，未滿者无祭文。致仕同。

十五年，定部、院长官加秩至一、二品，致祭、立碑。三品满三年者如之。未滿，但致祭而已。护军统领、副都统、前锋统领、步军总尉考满视三品。如为男爵，得致祭、立碑。参领、前锋参领满三年，致祭，不立碑。四品卿、少卿考满者同，否则不给祭文。阵亡不论品级，获请恩恤。内大臣、都统、大学士、尚书、护军统领、副都统、前锋统领、侍郎、学士、步军总尉原品休致者，致祭、立碑同。现任轻车都尉、佐领、骑都尉、郎中、员外郎、主事，致祭、无碑文。承袭公、侯、伯有职任者，依职任予恤，否则止给祭品。

十七年，定本身所得民公、侯、伯、子及都统有职任内大臣、镇守将军给全葬。大学士，尚书，左、右都御史加级及宫保者，视一品给全葬，无加衔、加级视二品给全葬。侍郎无兼衔、加级而考满者，视三品给全葬，未滿者半之。四品卿、少卿或兼少卿衔，视四品，止给祭品。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步军总尉任满给全葬，未滿者半之，并致祭一次。武职自参领、文职自郎中以下，俱不给祭品。阵亡者如故。

十八年，定本身所得民公、侯、伯造葬，致祭一次，加祭出特恩。都统、内大臣、大学士、尚书、右都御史、子、镇守将军及加衔、加级至一二品官，俱依品级造葬，致祭一次。三品侍郎、学士、通政使、大理寺卿考满者给全葬，未滿者半之，俱致祭一次。参领、协领、郎中、佐领及三等待卫、护卫官阵

亡者，致祭一次。汉文职一、二品或三品考满，俱致祭、造葬，未滿者半之，致祭一次。在外布、按以上，依京秩例行。武职加衔副将以上，造葬，致祭一次，无兼衔而考满者同，未滿者半之，致祭一次。知县、守备以上阵亡者，各依加赠品级造葬，致祭一次。凡满、汉文武原官致仕者，恤典同现任。

康熙九年，定本身所得及承袭公、侯、伯给全葬，遣官读文，致祭一次。内大臣、都统、子品级散秩大臣、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子、世袭子、镇守将军、提督，各依品级给全葬，遣官读文，致祭一次。男品级散秩大臣、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侍郎、本身所得男、学士、副都御史、总督、总兵官、加级至二品巡抚，各依所加品级给全葬，遣官读文，致祭一次。三品侍郎、学士、副都御史、巡抚、通政使、大理寺卿，任满给全葬，未滿者半之，俱遣官读文，致祭一次。布政使给全葬，致祭一次。云骑尉、三等待卫以上，文职知县、武职守备以上阵亡者，各依加赠品级给全葬，致祭一次。

道光二十四年，定赐祭王、公以下仪，祭日，堂中陈仪卫，灵座前置供案，陈赐祭物品，左右分陈自备祭品。案前设遣官奠位，东设祝案，北乡，南设燎位，具楮帛。遣官至，丧主率宗亲及属官跪迎大门外，礼部官奉祭文入自中门，陈东案，遣官随入，就位立，丧主以下皆就位跪。读祝官读文讫，遣官跪奠三爵，每奠一叩。镇国将军以下立奠，丧主率众随行礼。毕，兴，举哀，燎祭文。丧主率众望阙谢恩，三跪九叩。遣官出，跪送大门外。

赐谥亲王例用一字，贝勒以下及文武大臣二字。郡王谥号，尚沿明制用二字，间有用一字者。圣祖时，追谥郡王，满、汉文俱用一字，遂为定制。

顺治九年，定亲王以下丧闻，宗人府请谥，内院撰拟碑文。

康熙四年，定诸王赐谥，封号上加一字，贝勒以下、入八分公以上，予否请旨行。乾隆三十六年，遵旨议定贝勒至辅国公兼一品职者予谥，仍请旨。其兼二品以下职暨不兼职者罢予谥。

定制，一品官以上予否请上裁，二品官以下不获请。其得谥者，率出自特旨，或以勤劳，或以节义，或以文学，或以武功。破格崇褒，用示激劝。嘉、道以前，谥典从严，往往有阶至一品例可得而未得者。世宗朝，一等公福善，大学士魏裔介，将军佛尼勒、莽依图，都统冯国相，尚书汤斌、徐潮、玛尔罕辈，望实素高，入祀贤良。逮至高宗初元，始获追谥。易名盛典，殊不易得。

令甲，得谥者礼部取旨，行知内阁典籍撰拟。至穆宗朝，大学士卓秉恬改归汉票签，唯侍读司之。大学士及翰林授职者，始得谥“文”，亦有出自特恩而获谥文者。侍读拟八字，大学士选四字，余则拟十六字，大学士选八字，并请上裁定。武臣有谥文者，如领侍卫内大臣索尼获谥文忠，异数也。唯“文正”则不敢拟，出自特恩。文职内自三品卿、外自布政使以下，例不予谥。唯御史陆陇其谥清献，侍讲学士秦承业谥文惠，太常卿唐鉴谥恪慎，则以崇尚儒臣，笃念师傅，不为恆式。

咸丰三年，礼臣奏定文职二品官殉难，视一品予谥。如按察使优恤，礼部亦得援例以请。军兴而后，道、府、州、县等官死绥不少，疆臣疏请，不拘常格矣。其武职死事，参将以下，视副将议恤；协领以下，视副都统议恤：皆得援新章奏请。唯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至十二年，谕：“嗣后文武各官，其官阶例不予谥者，不得率行奏请。”至是限制稍严。

光绪四年，贵州巡抚黎培敬为已革总督贺长龄请谥。诏以易名之典，不容冒滥，严切申儆，且下培敬吏议。亦有得谥而被夺者，若沈德潜、卞三元，或追论其生平，或败露于身后，

削秩仆碑，以示诚也。

至朝鲜国王谥号，彙亦内阁撰拟，嗣以所拟之字有触其国王先代名讳，则改由其国自拟八字以进，请帝裁定云。

外藩赐恤顺治十三年，定蒙藩亲王等丧，遣官赉祭文至莹所宣读致祭，丧主率属跪迎。礼毕，望阙谢恩，行三跪九拜礼。自王以下，致祭如前仪，唯牲醴物品，则依其爵为隆杀。著有勋劳者，建碑优恤，特遣大臣、侍卫，出自恩旨。亲王、郡王福晋丧，遣祭如仪。贝勒至公夫人，并遣祭，无祭文。

其朝鲜国王母妃、王妃、世子丧讣至，礼臣请赐恤，遣正、副使赉祭品、香钞谕祭。乾隆五十一年，国王世子李 丧，礼部奏闻。诏以朝鲜世守藩封，最称恭顺，命倍给祭品，示优恤。嘉庆十年，国王李锡曾祖母庄顺王妃讣至，赐祭一次。

琉球、越南国王卒，告哀，遣使谕祭，并给银绢。母、妃、世子丧，俱不告哀，不赐恤。使臣来京病歿，则题请恤典，赐棺及祭，归葬者听。

品官丧礼定制，有疾迁正寝，疾革书遗言，三品以上官具遗疏，既终乃哭。立丧主、主妇。护丧诸执事人治棺，民公采板，侯、伯、一品官以下硃棺。讣告。设尸床、帷堂，陈沐具。乃含。三品以上用小珠玉，七品以上用金木屑五。袭衣，常服一称，朝衣冠带各以其等。明日小敛，陈敛床堂东，加敛衣，三品以上五称，袷复三、禫二；五品以上三称，袷复二、禫一；六品以下二称，袷复、禫各一：皆以缁。袷复衾一。又明日大敛盖棺，设灵床枢东，枢前设灵座，陈奠几，丧主及诸子居苫次，族人各服其服。

朝夕奠肴饌，午饼饵。遇朔望，则朝奠具殷奠，肴核加盛。初祭，陈饌筵羊酒，具楮币。公筵十五席，羊七，楮四万；侯筵十二，楮三万六千；伯筵十二，楮三万二千；羊俱六。一品

官筵十，羊五，楮二万八千；二品筵八，羊四，楮二万四千；三品筵六，楮二万；四品筵五，楮万六千；羊俱三。五品筵四，楮万二千；六、七品筵三，楮万；羊俱二。

族人齐集，丧主以下再拜，哭奠如礼。卒奠，大功者易素服，大祭同。初祭，期服者易素服，百日致奠薙发，三月而葬。

一品茔地九十步，封丈有六尺，递杀至二十步封二尺止。缭以垣。公、侯、伯周四十丈，守茔四户；二品以上周三十五丈，二户；五品以上周三十丈，一户；六品以下周二十二丈，止二人守之。公至二品，用石人、望柱暨虎、羊、马各二，三品无石人，四品无石羊，五品无石虎。其墓门勒碑，公、侯、伯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麒麟首，三品天禄辟邪首。四至七品圆首方趺，首视公、侯、伯递杀二尺至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刻壙志用石二片，一为盖，书某官之墓，一为底，书姓名、乡里、三代、生年、卒葬月日及子孙葬地。妇人则随夫与子孙封赠。二石相乡，铁束，埋墓中。

制枢輦，上用竹格，结以采，旁施帷幔，四角垂流苏，缙荒、缙帟并青蓝色。公、侯、伯织五采，一、二品用销金，五品以上画云气，六、七品素缙无饰。承以槨，五品以上鮪硃，六、七品饰红垩，障枢画翼，五品以上四，六、七品二。引布二，功布一，灵车一，明器则从俗。

讵日发引，前夕祖奠，翌日遣奠，会葬者毕集。公鞍马八，递杀至二数。仪从前导，引以丹旛、铭旌，满用丹旛，汉用铭旌。至墓所，乃窆。祀后土，题主，奉安，升车，反哭，乃虞。羊、酒、楮帛各视其等。祭毕，柔日再虞，刚日三虞。百日卒哭，次日祔家庙。期年小祥，再期大祥，迁主入庙。祝读告辞，

主人俯伏五拜。讫，改题神主，诣庙设东室，奉祧主藏夹室。乃彻灵座。后一月禫。丧至此计二十有七月。丧主诣庙祇荐禫事。

其在外闻丧者，讣至，易服，哭，奔丧。至家凭殓哭，翌日成服。丧期自闻讣日始。馀同。期以下闻丧，易服为位而哭，奔丧，则至家成服。官在职，非本生父母丧，虽期，犹从政，不奔丧。闻讣，易服为位而哭，私居持服，入公门治事仍常服。期丧者，期年不与朝、祭。服满，则于私居为位哭，除之。

顺治九年，定百官亲丧祭礼以其子品级，子视父母，命妇视夫同。

康熙二十六年，禁居丧演戏饮博。凡官卒任所，或父母与妻丧，许入城治事。

乾隆间，谕京旗文武官遇亲丧，百日后即入署治事，持服如故。罢与祭祀、朝会。

道光二十四年，定民公以下、军民以上居丧二十七个月，不宴会、作乐，不娶妻、纳妾，门户不换旧符。

宣统元年，礼部议画一满、汉丧制，自是满官亲丧去职，与汉官一例矣。

士庶人丧礼顺治初年，定制，士、庶卒，用硃棺，椁一层，鞍马一。初祭用引幡，金银楮币各一千，祭筵三，羊一。大祭同。百日、期年祭，视初祭半之。一月殓，三月葬。墓祭纸币、酒肴有定数。通礼，士敛衣袷复禫各一，袷复衾一，袷常服一称，含用金银屑三，用铭旌。庶人袷复衾一，含银屑三，立魂帛。士莹地围二十步，封高六尺。墓门石碣，圆首方趺。壙志二，如官仪。枢輦上竹格垂流苏，槨饰红绶，无翼。引布二，功布一。灵车一。明器从俗。庶人莹地九步，封四尺。有志无碣。輦以布衾覆棺，不施帟盖。槨两端饰黑，中饰红绶。馀略

仿品官，制从杀。

雍正初元，定军、民故者，前后敛衣五袭，鞍马一。初祭，祭筵二，羊一，大祭同，常祭减半。棺罩生、监用青绢，军、民春布。

十三年，诏曰：“朕闻外省百姓丧葬侈靡，甚至招集亲邻，开筵剧饮，名曰闹丧，且于丧所殓时杂陈百戏。匪唯背理，抑亦忍情。”敕督抚严禁陋习，违者治罪。又谕：“吉凶异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外而聘在三年内者，春秋犹以为非。三年之丧，创深痛钜。乃愚民不知礼教，虑服丧后不获嫁娶，遂乘父母疾笃或殓未终而贸然为之者，朕甚悯焉。自今伊始，齿朝之士，下逮生监，毋违此制。其阜隶编氓，穷而无告，父母卧疾，赖子妇治饔飧者，任其迎娶盥馈，俟疾瘳或服竟再成婚礼。”古者礼不下庶人，其斯之谓欤？曾子问：“亲迎在途而媾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缟总以趋丧。”亦此义也。

服制顺治三年，定丧服制，列图于律，颁行中外。道光四年，增辑大清通礼，所载冠、服、经、屨，多沿前代旧制。制服五：曰斩衰服，生麻布，旁及下际不缉。麻冠、经，菅屨，竹杖。妇人麻屨，不杖。曰齐衰服，熟麻布，旁及下际缉，麻冠、经，草屨，桐杖。妇人仍麻屨。曰大功服，粗白布，冠、经如之，茧布缘屨。曰小功服，稍细白布，冠、屨如前。曰缙麻服，细白布，经带同，素屨无饰。

叙服八：曰斩衰三年，子为父、母；为继母、慈母、养母、嫡母、生母；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子之妻同。女在室为父、母及已嫁被出而反者同；嫡孙为祖父、母或高、曾祖父、母承重；妻为夫，妾为家长同。

曰齐衰杖期，嫡子、众子为庶母；子之妻同；子为嫁母、出母；夫为妻；嫡孙祖在为祖母承重。

曰齐衰不杖期，为伯、叔父、母；为亲兄、弟；为亲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同居继父两无大功以上亲者；祖为嫡孙；父、母为嫡长子及众子；为嫡长子妻；为女在室者，为子之为人后者；继母为长子、众子；孙为祖父、母；孙女在室、出嫁同；女出嫁为父、母；为人后者为其本生父、母；女在室或出嫁而无夫与子者为其兄、弟、姊、妹及侄与侄女在室者；女適人为兄、弟之为父后者；妇为夫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妾为家长之父、母与妻及长子、众子与其所生子。

曰齐衰五月，为曾祖父、母，女虽適人不降。

曰齐衰三月，为高祖父、母，女虽適人不降；为继父昔同居者；为同居继父两有大功以上亲者。

曰大功九月，祖为孙及孙女在室者；祖母为诸孙，父、母为诸子妇及女已嫁者；伯、叔父、母为侄妇及侄女已嫁者；为人后者为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既为人后，于本生亲属皆降一等；为人后者之妻为夫本生父、母；为己之同堂兄、弟及同堂姊、妹在室者；为姑、姊、妹已嫁者；为兄、弟之子为人后者；女出嫁为本宗伯、叔父、母；为本宗兄、弟及其子；为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妻为夫之祖父、母及伯、叔父、母。

曰小功五月，为伯、叔祖父、母；为同堂伯、叔父、母及同堂姊、妹已嫁者；为再从兄、弟及再从姊、妹在室者；为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从祖姑及堂姑在室者；祖为嫡孙妇；为兄、弟之孙及孙女在室者；为外祖父、母；为母之兄、弟、姊、妹；及姊、妹之子；为人后者为其姑、姊、妹已嫁者；妇为夫兄、弟之孙及孙女在室者；为夫之姑、姊、妹、兄、弟及夫兄、弟之妻；为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女出嫁为本宗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

曰緦麻三月，祖为众孙妇；祖母为嫡孙、众孙妇；高、曾祖父、母为曾、玄孙，为乳母；为族曾祖父、母，族伯、叔父、母；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为族曾祖姑及族祖姑、族姑在室者；为兄、弟之曾孙及曾孙女在室者；为再从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祖姑、堂姑及再从姊、妹出嫁者；为姑之子、舅之子；为两姨兄、弟；为妻之父、母；为婿；为外孙及外孙女；为兄、弟孙之妻；为同堂兄、弟之妻；为同堂兄、弟子之妻；妇为夫高、曾祖父、母；为夫伯、叔祖父、母及夫祖姑在室者；为夫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为夫同堂兄、弟及同堂兄、弟之妻；为夫同堂姊、妹；为夫再从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夫同堂兄、弟之女已嫁者；为夫同堂兄、弟子之妻与孙及孙女在室者；为夫兄、弟孙之妻及兄、弟之孙女已嫁者；为夫兄、弟之曾孙及曾孙女在室者；女已嫁为本宗伯、叔祖父、母及祖姑在室者；为本宗从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为本宗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乾隆四十年，高宗特旨允以独子兼祧，于是始定兼祧例。兼祧者从权以济经，足补古礼之阙。会典服制别大宗、小宗，以大宗为重。大宗依服制本条持服，兼祧依降服持服。

道光九年，礼臣增议两祧服制，以独子之子分承两房宗祧者，各为父、母服斩衰三年，为祖父、母服齐衰不杖期。父故，嫡孙承重，俱服斩衰三年。其本身为本生亲属俱从正服降一等，子孙为本生亲属祇论所后宗支亲属服制。

同治十年，允礼臣请，兼祧庶母服制，依定制为兼祧父、母服期，为兼祧庶母服小功。其以大宗子兼祧小宗与以小宗兼祧大宗者，以大宗为重。为大宗庶母服期年，小宗庶母服小功。其以小宗兼祧小宗者，以所生为重，为本生庶母服期年，为兼祧庶母服小功。至出嗣而非兼祧者，以所后为重，为所后庶母

服期年，为本生庶母服小功。既降期而服小功，其兼祧庶母为兼祧子持服亦如之。

卷第九十五 志第六十九

乐一

记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也者，考神纳宾，类物表庸，以其德馨殷荐上帝者也。圣道四达，声与政通，于是有缀兆之容，箛篥之音，被服其光辉，膏润其猷烈，以与民康之，民无憔悴拏伤之嗟，放僻嫚荡之志，夫然后雅颂作焉。盖三苗格而韶舞，十一税而颂讴，玄鸟歌而商祚兴，灵台奏而周道昌。王官失守，神不降祉。移及春秋，脊脊大乱。仲尼序诗，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复雅。中更暴秦，乐经埃灭，音之郑卫，自此而阶，郊庙登歌，声不逮下。扰民齐教，无闻焉尔。然而历代创兴，莫不铺陈南雅，自制郊辞，绳祖业之维艰，颂帝功之有赫，考较钟悬，裁定缙典。虽浑灏三五，炳焉同风，而寤想闻韶，跂之弥邵。是则前诰所讥，邻于夜诵者也。

清起僻远，迎神祭天，初沿边俗。及太祖受命，始习华风。天命、崇德中，征瓦尔喀，臣朝鲜，平定察哈尔，得其宫悬，以备四裔燕乐。世祖入关，修明之旧，有中和韶乐，郊庙朝会用之。有丹陛大乐，王公百僚庆贺用之。有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宫中筵宴用之。有鹵簿导迎乐，巡蹕用之。又制铙歌法曲，奋武敌忾，宣鬯八风，以俪汉世短箫。而满洲旧舞，是曰莽式，率以兰锜世裔充选，所陈皆辽沈故事，作麾旄弋矢跃马泣阵之

容，屈伸进反轻躄俯仰之节，歌辞异汉，不颁太常，所谓纘业垂统，前王不忘者欤？

圣祖、高宗，制作自任，臣匪师旷之聪，君逾姬旦之美。考音谐金石，昭德摛天汉，帝秩皇造，于斯为盛。但观其命伶伦使协律。召咸黑以赓歌，非不陶英铸莖，四隅率同，而继体再传，颂声浸废。魏文听之而思卧，季札观之而无讥，是知乐之为懿，觐国隆漉，讴歌在民，匪所自致，而三古承流，曾靡先觉，可为惋歎者也。

稽清之乐，式遵明故，六间七始，实绍古亡，布咫(卍剽)禾，諛气灰琯。斯乃神瞽以之塞(流玉)，隶首由其跣步。将欲起元音之废，复淳朴之真，弘我夏声，秕 乞西奏。澹欲缮性，一緹庶几，有庇经诰，其或在此。必监前宪，我则优矣。国箴所书，声容器数之次第，管律弦度之讨论，焕乎秩秩，可谓有文。今掇其要，以备简籍。

太祖肇启东陲，戡乱用武，声物弇朴，率缘辽旧。天命元年，即尊位沈阳，诸贝勒群臣廷贺上寿，始制鹵簿用乐。八年，定凯旋拜天行礼筵宴乐制。太宗天聪八年，又定出师谒堂子拜天行礼乐制、元旦朝贺乐制。九年，停止元旦杂剧。先是梅勒章京张存仁上言：“元旦朝贺，大体所关，杂剧戏谑，不宜陈殿陛。故事，八旗设宴，惟用雅乐。”从之。

十年，建国号曰清，改元崇德。其明年，遂有事太庙，追尊列祖，四孟时享、岁暮禘祭并奏乐。皇帝冬至、万寿二节与元旦同。御前仪仗乐器，铎二，鼓二，画角四，箫二，笙二，架鼓四，横笛二，龙头横笛二，檀板二，大鼓二，小铜钹四，小铜铎二，大铜铎四，云铎二，唢呐四。乐人绿衣黄褂红带，六瓣红绒帽，铜顶上缀黄翎，从内院官奏请也。又诏公主册封、诸王家祭、受降献馘皆用乐。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袞既定燕都，将于十月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言：“郊庙及社稷乐章，前代各取嘉名，以昭一代之制，梁用‘雅’，北齐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宗庙用‘宁’、郊社用‘咸’，前明用‘和’。我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宜改用‘平’。郊社九奏，宗庙六奏，社稷七奏。”从之。于是定圜丘大祀，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致祭燔柴迎神奏始平，奠玉帛奏景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饌奏熙平，送神奏太平，望燎奏安平。礼成，教坊司导迎，乐奏祐平。午门钟作，还宫。方泽大祀，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致祭瘞毛血迎神奏中平，奠玉帛奏广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安平，终献奏时平，彻饌奏贞平，送神望瘞奏宁平。礼成，教坊司导迎，乐奏祐平。午门钟作，还宫。祈穀，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燔柴迎神奏中平，奠玉帛奏肃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景平，终献奏永平，彻饌奏凝平，送神奏清平，望燎奏太平。馀与圜丘、方泽同。太庙时享，皇帝出宫，钟止，不作乐。致祭迎神奏开平，奠帛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饌奏熙平，送神望燎奏成平。礼成，教坊司导迎奏禧平，声钟还宫。社稷坛，皇帝出宫，声钟，不作乐。致祭瘞毛血迎神奏广平，奠玉帛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饌奏熙平，送神望瘞奏成平。礼成，教坊司导迎奏祐平，声钟还宫。

舞皆八佾，初献武舞，亚献、终献文舞，文武舞生各六十四人，执干戚羽籥于乐悬之次，引舞旌节四，舞生四人司之。祭之日，初献乐作，司乐执旌节，引武舞生执干戚进，奏武功之舞。亚献、终献乐作，司乐执旌节，引文舞生执羽籥进，奏文德之舞。惟先师庙祗文舞六佾。

其三大节、常朝及皇帝升殿、还宫，俱奏中和韶乐，群臣行礼，奏丹陛大乐。亲祭坛庙，乘舆出入，用导迎乐，乐章均用“平”字。宴享清乐，则以乐词之首为章名。

是年世祖至京行受宝礼，先期锦衣卫设卤簿仪仗，旗手卫设金鼓旗帜，教坊司设大乐于行殿西前导。时龟鼎初奠，官悬备物，未遑润色，沿明旧制杂用之。教坊司置奉盃一人，左右韶舞各一人，协同官十有五人，俳长二十人，色长十七人，歌工九十八人。宫内宴礼，领乐官妻四人，领教坊女乐二十四人。祠祭诸乐，则太常寺神乐观司之。以协律郎教习乐生，月三、六、九日演于凝禧殿。

二年，从有司言，春秋上丁释奠先师，乐六奏，迎神奏咸平，奠帛初献奏宁平，亚献奏安平，终献奏景平，彻饌送神奏咸平。

祭历代帝王乐六奏，迎神奏雍平，奠帛初献奏安平，亚献奏中平，终献奏肃平，彻饌奏凝平，送神望燎奏寿平。

八年，制：朝日七奏，乐章用“曦”，迎神奏寅曦，奠玉帛奏朝曦，初献奏清曦，亚献奏咸曦，终献奏纯曦，彻饌奏延曦，送神奏归曦。

夕月六奏，乐章用“光”，迎神奏迎光，奠玉帛初献奏升光，亚献奏瑶光，终献奏瑞光，彻饌奏涵光，送神奏保光，皆中和韶乐。

皇太后、皇后三大节庆贺，皇帝大婚行礼，皆丹陛大乐。

祭真武、东岳、城隍庙，教坊司作乐如群祀。

是年又允礼部请，更定乐舞、乐章、乐器之数，享庙大乐于殿内奏之，文武佾舞备列乐章卒歌乐器俱设，补舞生旧额五百七十人。

其后又定常朝升殿中和韶乐奏隆平，王公百官行礼丹陛大

乐奏庆平，外籥行礼丹陛大乐奏治平，还宫中和韶乐奏显平。藉田飨先农，乐章七奏，用“丰”，迎神奏永丰，奠帛初献奏时丰，亚献奏咸丰，终献奏大丰，彻饌奏屡丰，送神奏报丰，望瘞奏庆丰。

礼成，御斋宫，导迎大乐奏天下乐，升座奏万岁乐，群臣行礼丹陛大乐奏朝天子，筵宴上寿奏三月韶光，进饌清乐奏太清歌。

太庙袷祭迎神奏贞平，奠帛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饌奏熙平，送神奏清平。

大享殿合祀天地百神，乐章九奏，用“和”，迎神奏元和，奠玉帛奏景和，进俎奏肃和，初献奏寿和，亚献奏安和，终献奏永和，彻饌奏协和，送神奏泰和，望燎瘞奏清和。

其上皇太后徽号册宝、尊封太妃、册立中宫、太和殿策士诸庆典，皆特诏用乐。自后幸盛京、谒陵，进实录、玉牒亦如之。

康熙初，圣祖践阼幼冲，率承旧宪，无所改作。八年，惟诏定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三大节朝贺乐，皇帝元旦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还宫奏和平，冬至升座奏遂平，还宫奏允平，万寿节升座奏乾平，还宫奏太平，群臣行礼丹陛大乐奏庆平，外籥奏治平，太皇太后升座奏升平，还宫奏恆平，行礼奏晋平，皇太后升座奏豫平，还宫奏履平，行礼奏益平，皇后升座奏淑平，还宫奏顺平，行礼奏正平。而有司肄习日久，乐句律度，凌厉失所，伶伦应官，比于制氏，但纪铿镛鼓舞而已。

自世祖时，已屡饬典乐官演习乐舞声容仪节，尝谕大学士等曰：“各处祭祀，太常寺所奏乐俱未和谐。乐乃祭祀之大典，必声容仪节尽合歌章，始臻美善。其召太常寺官严饬之。”至十一年，圣祖亦谕礼臣：“慎重禋祀，勤加习练，勿仍前怠，

褻越明典。”

二十一年，三藩削平，天下无事，左副都御史余国柱首请釐正郊庙、朝贺、宴享乐章，上曰：“享祀乐章，一代制作所系，礼部、翰林院其集议以闻。”寻奏：“自古庙乐，原以颂述祖宗功德，本朝郊坛庙祀乐章，曲名曰‘平’，遵奉已久。太祖、太宗、世祖同于太庙致祭，宜如旧。惟朝会、宴享等乐曲调，风雅未备，宜敕所司酌古准今，求声律之原，定雅奏之节。”从之。因命大学士陈廷敬重撰燕乐诸章，然犹袭明故，虽务典蔚，有似徒歌，五声二变，踵讹夺伦，黄钟为万事根本，臣工无能言之者。帝方谦让，亦未暇革也。

二十三年，东巡谒阙里，躬祭孔林，陈卤簿，奏导迎大乐乐章、乐舞，先期命太常寺遣司乐官前往肄习，与太学先师庙同。二十九年，以喀尔喀新附，特行会阅礼，陈卤簿，奏铙歌大乐，于是帝感礼乐崩隳，始有志制作之事。

三十一年，御乾清宫，召大学士九卿前，指五声八风图示之曰：“古人谓十二律定，而后被之八音，则八音和，奏之天地，则八风和，诸福之物，可致之祥，无不毕至，言乐律所关者大也。而十二律之所从出，其义不可知。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此法若合，则所算皆合；若舛，则无所不舛矣。朕观径一围三之法，必不能合，盖径一尺，则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积累至于百丈，所差当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舛错可胜言耶？”因取方圆诸图谓群臣曰：“所言径一围三，但可算六角之数，若围圆必有奇零。朕观八线表中半径句股之法极精微，凡圆者可以方算，开方之术，即从此出。若黄钟之管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此旧说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则古今尺制不同，当以天地之度数为准。惟隔八相生之说，声音高下，循环相生，复还本音，必须

隔八，乃一定之理也。”随命乐人取笛和瑟次第审音，至第八声，仍还本音。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义耶？”群臣皆曰：“诚如圣训，非臣等闻见所及。”

三十四年，定大阅鸣角击鼓声金之制。

四十九年正月，孝惠章皇后七十万寿，又谕礼部曰：“玛克式舞，乃满洲筵宴大礼，典至隆重，故事皆王大臣行之。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舞称觴。”是日皇太后宫进宴奏乐，上前舞蹈奉爵，极懽乃罢。

帝既妙擘锤律，时李光地为文渊阁大学士，以耆硕被顾问，会进所纂大司乐释义及乐律论辨，因上言曰：“礼乐不可斯舆去身，亦不可以一日不行于天下。自汉以来，礼乐崩坏，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馀年，而乐尤甚。盖自诸经所载节奏、篇章、器数、律吕之昭然者，而纷纷之说，终不能以相一，又况乎精微之旨，与天地同其和者哉！今四海靡靡，风声颓敝，等威无辨，而奢僭不可止；联属无法，而斗争不可禁。记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神而明之者，本也；举而措之者，文也。谓宜搜召名儒，以至淹洽古今之士，上监于夏、商，近稽自汉、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大学士张玉书亦言：“乐律算数之学，失传已久，承譌袭舛，莫摘其非；奥义微机，莫探其蕴。臣等躬聆训诲，犹且一时省寤，而覆算迷蒙；中外臣民，何由共喻？宜特赐裁定，编次成书，颁示四方，共相传习。正历来积算之差讹，垂万世和声之善法，学术政事，均有裨益。”

帝重违臣下请，五十二年，遂诏修律吕诸书，于蒙养斋立馆，求海内暢晓乐律者，光地荐景州魏廷珍、宁国梅成、交河王兰生任编纂。兰生故光地所拔士，乐律有神契，珠子琴律图说，字多譌谬，兰生以意是正，了然可晓。及被诏入直，所

与编校者皆淹雅士，而兰生学独深，亦时时折中于帝，遇有疑义，亲临决焉。

其法首明黄钟为十二律吕根源，以纵黍横黍定古今尺度，今尺八寸一分，当古尺十寸，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汉志：“黄钟之长，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广者横也，九十分为黄钟之长，则黄钟为九十横黍所累明矣。即以横黍之度比纵黍，为古尺之比今尺，以古尺为一率，今尺为二率，黄钟古尺九寸为三率，推得四率七寸二分九釐，即黄钟今尺之度。律吕新书：黄钟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再置古尺，积八百一十分，以九十分归之，得面幂九方分，用比例相求，面线相等，面积不同。定数圆面积一十万为一率，方面积一十二万七千三百二十四为二率，今面幂九方分为三率，推得四率一十一分四十五釐九十豪，开平方得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为黄钟古尺径数。求周，得十分六釐三豪四丝六忽。即以古尺之积比今尺之积，古尺一百分，自乘再乘得一百万分为一率，今尺八十一分，自乘再乘得五十三万一千四十一分为二率，黄钟积八百一十分为三率，推得四率四百三十分四百六十七釐二百一十一豪，即黄钟今尺之积。以今尺长七寸二分九釐归之，得面幂五分九十釐四十九豪，求径得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而黄钟管之纵长体积面径定矣。

黄钟既定，于是制律吕同径之法，以积实容黍为数，三分损益以覈之，黄钟三分损一，下生林钟，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三分损一，下生南吕，南吕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姑洗三分损一，下生应钟，应钟三分益一，上生蕤宾，蕤宾三分益一，上生大吕，大吕三分损一，下生夷则，夷则三分益一，上生夹钟，夹钟三分损一，下生无射，无射三分益一，上生仲吕。又倍之，自蕤宾以下至应钟，半之，自黄钟以下至仲吕，

皆六。不用京房变律之说，定宫声在黄钟、大吕之间。

黄钟为宫，次太簇以商应，次姑洗以角应，次蕤宾以变徵应，次夷则以徵应，次无射以羽应，次半黄钟以变宫应，所谓阳律五声二变也。至半太簇为清宫，仍应黄钟焉。大吕为宫，次夹钟以商应，次仲吕以角应，次林钟以变徵应，次南吕以徵应，次应钟以羽应，次半大吕以变宫应，所谓阴吕五声二变也。至半夹钟为清宫，仍应大吕焉。旋相为宫，折中取声，类而不杂。验之箫笛，工为宫，则凡应商，六应角，五应变徵，乙应徵，上应羽，尺应变宫。

黄钟为低工，大吕为高工，而分清浊。太簇为低凡，夹钟为高凡，而分清浊。姑洗为低六，仲吕为高六，而分清浊。蕤宾为低五，林钟为高五，而分清浊。夷则为低乙，南吕为高乙，而分清浊。无射为低上，应钟为高上，而分清浊。倍之，则倍无射、倍应钟为宫声之右变宫尺字，而分清浊。倍夷则、倍南吕为变宫之右下羽上字，而分清浊。倍蕤宾、倍林钟为下羽之右下徵乙字，而分清浊。半之，则半黄钟、半大吕为羽声之左变宫尺字，而分清浊。半太簇、半夹钟为变宫之左少宫工字，而分清浊。半姑洗、半仲吕为少宫之左少商凡字，而分清浊。古乐所以起下徵而终清商也。

黄钟一径，别其长短，为十二律吕，复助以倍半，而得五声二变之全，由是制以乐器，以黄钟之积为本，加分减分，皆用黄钟之长与径相比，大加至八倍，则长与径亦加一倍，小减至八分之一，则长与径亦减其半。正律吕管十二，倍管六，半管六。黄钟同形管五十六，亦倍管六，半管六。同形管又生同径管十一，凡一千三百六十八管。依数立制，以考其度，以审其音。八倍黄钟之管，声应正黄钟之律浊宫低工。七倍黄钟之管，应大吕之吕清宫高工。六倍黄钟之管，应太簇之律浊商低

凡。五倍黄钟之管，应夹钟之吕清商高凡。四倍黄钟之管，应姑洗之律浊角低六。三倍半黄钟之管，应仲吕之吕清角高六。三倍黄钟之管，应蕤宾之律浊变徵低五。三倍宜应仲吕，今高半音而应蕤宾，盖管体渐小，声音易别。必于三倍之积，复加正黄钟之半积，始应仲吕之吕清角高六。半积之理，由此生也。二倍半黄钟之管，应林钟之吕清变徵高五。二倍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应夷则之律浊徵低乙。二倍黄钟之管，不应夷则，而二倍半二倍之间始应之。必以半积复半之，为四分之一，加于二倍之内，其分乃合。四分之一之理，由此生焉。二倍黄钟之管，应南吕之吕清徵高乙。正加四分之三黄钟之管，应无射之律浊羽低上。正加四分之二黄钟之管，应应钟之吕清羽高上。正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应半黄钟之律浊变宫低尺。正加八分之一黄钟之管，应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尺。此管与正黄钟最近，欲取合清宫之分，则以四分之一复半之，为八分之一，加于正黄钟之分，其声始应。八分之一之理，由此生焉。

继此则正黄钟管声应半太簇之律，浊宫低工乃与八倍黄钟之管相和同声矣。递减之，黄钟正积八分之七之管，应大吕之吕。八分之六之管，应太簇之律。八分之五之管，应夹钟之吕。八分之四之管，应姑洗之律。八分之三分有半之管，应仲吕之吕。八分之三之管，应蕤宾之律。八分之二分有半之管，应林钟之吕。八分之二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应夷则之律。此一分之四分之一，乃正黄钟三十二分之一，至此三十二分之理生焉。八分之二之管，应南吕之吕。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三之管，应无射之律。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二之管，应应钟之吕。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应半黄钟之律。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八分之一之管，应半大吕之吕。此一分之八分之一，乃正黄钟六十四分之一，至此六十四分之理生

焉。而八分之一之管，又应正黄钟，而为正黄钟长与径之半。

自八倍黄钟至黄钟八分之一，皆具同径之十二律吕，皆成一调之五声二变。推而演之，加黄钟之积至六十四倍，则同形管长径皆四倍于正黄钟，减黄钟之积至六十四分之一，则同形管长径皆得正黄钟四分之一。六十四倍积同形管应正黄钟，五十六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七同形管应大吕，四十八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六同形管应太簇，四十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五同形管应夹钟，三十二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四同形管应姑洗，二十八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三加半同形管应仲吕，二十四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三同形管应蕤宾，二十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二加半同形管应林钟，十八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二加一分四之一同形管应夷则，十六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二同形管应南吕，十四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四之三同形管应无射，十二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四之二同形管应应钟，十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四之一同形管应半黄钟，九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八之一同形管应半大吕，六十四分之一同形管仍应正黄钟，于是十二律吕之同径异形者，合长短倍半以成旋宫之用。而黄钟之同形异径者，因加减实积，亦成旋宫之用。制器求声，齐于此矣。

虽然，五声二变管律与弦度又各不同，汉、唐以后，皆宗司马、淮南之说，以三分损益之术，误为管音五声二变之次，复执管子弦音五声度分，而牵合于十二律吕之中。试截竹为管吹之，黄钟半律，不与黄钟合，而合黄钟者为太簇之半律，则倍半相应之说，在弦音而非管音也。又黄钟为宫，其徵声不应于林钟而应于夷则，则三分损益宫下生徵之说，在弦度而非管律也。以弦度取声，全弦与半弦之音相应，而半律较全律则下

一音。盖弦之体，实藉人力鼓动而生声，全弦长，故得音缓，半弦短，故得音急，长短缓急之间，全半相应之理寓焉。管之体虚，假人气入之以生声，故管之径同者，其全半不相应，求其相应，必径减半始得，所以正黄钟与黄钟八分之一之管相应同声也。

因全半之不同，于是管律弦度首音至八音，其间所生五声二变之度分亦异。管律黄钟之全为宫声首音，则太簇之半为少宫八音，其间太簇之全为商声二音，姑洗为角声三音，蕤宾为变徵四音，夷则为徵声五音，无射为羽声六音，黄钟之半为变宫七音。自首音至第八音，得七全分。若弦度假借黄钟全分为宫声首音，则黄钟之半为少宫八音，其间太簇之分为商声二音，姑洗之分为角声三音，蕤宾之分为变徵四音，而林钟之分为徵声五音，南吕之分为羽声六音，应钟之分为变宫七音。各弦之分，宫至商，商至角，角至变徵，徵至羽，羽至变宫，皆得全分，而变徵至徵，变宫至少宫，祇得半分。自首音至八音，合为六全分，故弦音不可以十二律吕之度取分。如以倍无射变宫尺字定弦，则得下徵之分。倍无射变宫尺字，即今笛与头管之合字也。凡品乐居首一弦，必得下徵之分，而五音之位始正。故世以头管合字定琴之一弦为黄钟之宫者，盖一弦不得定以合字，正为取下徵之分也。

黄钟宫声工字定弦，得下羽之分；太簇商声凡字定弦，得变宫之分；姑洗角声六字定弦，得宫弦之分；蕤宾变徵五字定弦，得商弦之分；夷则徵声乙字定弦，得角弦之分；无射羽声上字定弦，得变徵之分；而半黄钟变宫尺字定弦，仍得徵弦之分焉。今借黄钟之分为宫弦全分，其首音仍定以黄钟之律，则二音限于太簇之分，而声亦应太簇之律，三音则变为夹钟之分，而声始应姑洗之律。如仍取姑洗之分，则声必变而应于仲吕之

吕，四音复变为仲吕之分，而声应蕤宾之律。如仍取蕤宾之分，则声必变而应于林钟之吕，五音则为林钟之分而应夷则之律，六音则为南吕之分而应无射之律，七音又变为无射之分而声始应半黄钟之律。如仍取应钟之分，则声必变而应于半大吕之吕。此宫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黄钟之律，而变为羽弦之分者也。或以黄钟之分为宫弦全分，而本弦七音欲各限以宫弦内七音之分，则首音必定以姑洗之律。以次分之，此宫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姑洗之律，而得宫弦之分者也。又或以笛与头管合字为今所定倍无射之律为宫弦全分，首音依次分之，得下徵弦之分，此宫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以笛之合字而变为徵弦之分者也。依律吕而定弦音，则弦度之分随之潜移，依弦度之分命为七音之次，则声音宫调不与律吕相协。此由管律、弦度全、半生声取分之不同，于是丝乐弦音之旋宫转调，与竹乐管音亦异。

清浊二均各七调，中与管乐有同者，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同者惟宫调一调，五声二变皆正应。可同者，商调、徵调五声正、应二变借用；不可同者，角调、变徵调、羽调、变宫调五声之内清浊相淆。如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祇有四调，馀三调皆转入弦音宫调。故周礼大司乐三宫，汉志三统，皆以三调为准。所谓三统，其一天统，黄钟为宫，乃黄钟宫声位羽起调，姑洗角声立宫，主调是为宫调也。其一人统，太簇为宫，乃太簇商声位羽起调，蕤宾变徵立宫，主调是为商调也。其一地统，林钟为宫，乃弦音徵分位羽，实管音夷则徵声位羽起调，半黄钟变宫立宫，主调是为徵调也。隋志郑译云：考寻律吕，七声之内，三声乖应。当时考较声律，或以管音考核弦音，或以弦音考核管音，故得四调相和，三调乖应，即二变调与角调也。变徵调与羽调五正声内祇一声乖应，然羽调犹能自立一调，变徵调则转入宫调声字。至角调变宫调，五声之内二

三声乖应，与宫调声字雷同，皆不能成一调也。唐志载四宫二十八调，率以弦音之分定为十二律吕之度，故有正宫大食、高大食之名。今即弦音、管音之和不和，以辨阳律、阴吕之分用、合用，乃知唐书之二十八调独取弦音，不在管律。而古人所用三统，实取管音、弦音之相和者用之也。

是以弦音诸乐，其要有四：一，定弦音应某律吕之声字，即得某弦之度分。一，弦音转调不能依次递迁，故以宫调为准，有几弦不移，而他弦或紧一音，或慢半音，遂成一调，而各弦七声之分因之而变。一，弦音诸调虽无二变，而定弦取音，必审二变之声，必计二变之分，始能得其条贯，不然，宫调无所取准。一，弦音宫调，惟宫与商徵得与律吕相和为用，馀四调阴阳乖应，或淆入宫调声字，不得自成一调。即此四者，条分缕析，则弦音旋宫转调之法备矣。

乐之学既微，自古言者又歧说繁滋，莫衷一是。子长、孟坚时已异同，隋、唐登歌，杂苏祇婆龟兹乐，以律吕文之，神瞽弗世，等于诗亡。宋人李照、和岷、范镇、蔡元定之徒，稍有志于复古，然但资臆验，或且饰以阴阳郭廓之说，明郑世子载堉始以勾股谭律度。

帝本长畴人术，加之以密率，基之以实测，管音弦分千载之袭繆，至是乃定。明年书成，分三编：曰正律审音，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幕、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曰和声定乐，明八音制器之要，详考古今之同异；曰协均度曲，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意大利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度，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赐名曰律吕正义。兰生、廷珍等皆赐及第，进官有差。

既又谕改订中和乐章声调，曰：“殿陛所奏中和乐章，皆沿明代，句有长短，体制类词，曾因不雅，命大学士陈廷敬等

改撰，章法皆以四字为句，而乐人未娴声调，仍以长短句凑拍歌之。今考旧调已得，宫商节奏甚为和平，必使歌章字句亦随韵逗，则章明而宫声谐，其著南书房翰林同大学士详定以闻。

“是年十一月冬至，躬祀圜丘，遂用新定乐律。

五十四年，改造圜丘坛，金钟玉磬，各十有六。五十五年，颁中和韶乐于直省文庙。初，乐章既改用“平”，而直省仍沿用“和”，至是从礼部请，始颁行焉。

世宗雍正二年，定耕藉三十六禾词，耕藉筵宴乐制，进筵，丹陛乐奏雨暘时若之章，进酒，管弦乐奏五穀丰登之章，进饌，清乐奏家给人足之章，其辞皆大学士蒋廷锡撰。后又定祭时应宫、祭风伯庙、教坊司作乐，祭雷师、云师庙，和声署作乐，官民婚嫁，品官鼓乐人不得过十二，生、监、军、民不得过八人，著为令。

高宗即位，锐意制作，庄亲王允禄自圣祖时监修律算三书，至是仍典乐事。乾隆六年，殿陛奏中和韶乐，帝觉音律节奏与乐章不协，因命和亲王弘昼同允禄奏试，允禄因言：“明代旧制，乐章以五、六、七字为句，而音律之节奏随之，乐章音律俱八句，故长短相协。今殿陛乐若定以四字为句，则与坛庙无殊，惟乐章更定，大典攸关，谓宜会同大学士、礼部将乐章十二成详议，令翰林改拟进览。”寻大学士鄂尔泰等议：“乐章十二成内，惟淑平、顺平二成每章八句，其十成乐章每章各十句，句四字，而按之音律，则每章八句，每句六、七、八字，以十句四字乐章，和以八句六、七、八字之音律，长短抑扬，宜不尽协。应将乐章字句，按音律之节奏以调和之，章酌从八句，句无拘四言。”奏可。

旧中和乐编钟内倍夷则四钟在黄钟正律之前，帝疑其舛，兼询编钟倍律及设而不作之故于臣工，时张照以刑部侍郎副允

祿管部，名知乐，奏言：“编钟之制，以十六钟为一架，阳律八为一悬，在上；阴律八为一悬，在下。阳自阳，阴自阴。律吕之法，必有倍、半，然后高低清浊具备，以成旋宫之用。故阳律有倍蕤宾、倍夷则、倍无射在黄钟之前，有半黄钟、半太簇、半姑洗在无射之后。阴律则有倍林钟、倍南吕、倍应钟在大吕之前，有半大吕、半夹钟、半仲吕在应钟之后。倍蕤宾以还，则声过低而哑，半仲吕以还，则声过高而促，故不用。编钟无倍蕤宾、倍林钟，亦无六半律，以编钟具八，其音中和，已足于用。低不至倍蕤宾、倍林钟，高不至六半律，其序以从低至高，浊至清，排列为次。倍夷则、倍无射当在黄钟之前，倍南吕、倍应钟当在大吕之前，与箫管之长短，琴弦之巨细为一例。排箫倍夷则、倍无射二管在黄钟之前，倍南吕、倍应钟二管在大吕之前。琴之倍徵、倍羽二弦在宫弦之前，若琴弦箫管易位，则音不可谐，是以编钟之次第同于弦管。”又奏：“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阳律，下阴吕。考击之节，南郊、庙祀及临朝大典，皆用黄钟为宫，北郊、月坛，则用大吕为宫。用黄钟为宫，则击上钟，用大吕为宫，则击下钟。临朝以下钟易置于上而击之，非下八钟不击也。又八钟原祇七音，姑洗为宫，黄钟起调为工字，倍夷则、无射为变徵，太簇为变宫，三钟不入调，是以不击。工字调外，则惟二钟不击。如以太簇为宫，倍无射起调为尺字，则倍夷则、无射、太簇三钟皆击，而黄钟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二钟又当不击矣。因相沿俱以黄钟调为黄钟宫，儒生不知音律，谓黄钟为声气之元，万物之母，郊庙、朝廷用之吉，否则凶。不知黄钟为宫，其第一声便是下羽，除变宫、变徵不入调，商、角、徵、羽必须迭用。若声声皆是黄钟，晏子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况大武之乐，即是无射为宫，载之国语。无射乃阳律之穷，而武王用之，则十二

月各以其律为宫，无所不可，亦明矣。”上是之，命如故。

当是时，清兴百余年矣，古学萌芽，儒者毛奇龄、李 恭、胡彦升、江永辈多著书言乐事，考证益邃密。帝亦慕箫韶九成之盛，制诗缉颂，勇于改为，欲以文致太平。圣祖时虽编定乐书，大抵稽于音律，而乐章句逗无谱，不与音相应。有协律高万霖者，耆年审音，改定宫谱，然祇坛庙之乐。朝会清歌，仍踵前繆。照遂请续纂律吕书，谓“前代坠典，宜见刊正”，许之。开馆纂修，仍命允禄监其事。未几，馆臣上议：“坛庙乐章字谱，天坛、太庙、朝日坛俱黄钟为宫，地坛、夕月坛大吕为宫，近于南齐祇用黄钟之说，而兼清浊二均。及于大吕，虽义有可取，但编钟器内必有设而不作者，同于隋以前哑钟之诮。我皇上制作定世，继述休明，允宜博考详稽，以襄盛典。夫言礼乐必宗成周，顾周代遥邈，文不足徵，所可考者，莫如周礼。而周礼所载圜钟为宫祭天、函钟为宫祭地、黄钟为宫祭宗庙之说，圜钟、函钟不知何律。郑康成以圜钟为夹钟，函钟为林钟，祭地用林钟，义则善矣。然林钟何以又称函钟，则亦无所据也。惟准六乐次第论之，有函钟而无林钟，则知函钟即林钟，然六乐又有夹钟无圜钟，其以圜钟为夹钟，谓夹钟生于房、心之间，房、心大辰，天帝之明堂，则用甘公、石申战代星家之言，以解七百年前周公之制度，诚非笃诂。李光地谓祭天以黄钟为宫，祭宗庙以圜钟为宫，圜黄互错，诸儒相承而不知改。揆以春禘之文，则夹钟之月也，虽若近理，然亦出于臆见。周礼本言祭天以圜钟为宫，其下即云黄钟为角，一章之乐，断无黄钟既为宫，而又为角之理。六乐次第，清浊各一均，黄钟与大吕配祀天神，太簇与应钟配祭地祇，姑洗与南吕配祀四望，蕤宾与函钟配祭山川，夷则与仲吕配享姜嫄，无射与夹钟配享先祖，以律之次第分神之尊卑。顾律吕同用，而清浊之间，有同均者，

有不同均者，见诸实用，难于施行。是以历代皆欲仰法周制，而苦无所凭。惟唐贞观时祖孝孙定为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朝贺宴飨则随月用吕为宫，最为通论。盖黄钟子位，天之统也。乾位在亥，亥前为子，十二辰之始。黄钟下生林钟，林钟未位，地之统也。坤位在申，阳顺阴逆，申前为未。自子至午七律，而天之道备，自未至丑七律，而地之道备。故黄钟属天，林钟属地，林钟上生太簇，太簇寅位，人之统也。故以祀宗庙，先儒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义也。光地亦称祖孝孙特有远识，而历代用乐，此最近古。臣等愚见，谓宜遵圣祖律吕正义所定旋宫转调之法，将地坛乐章改林钟为宫，太庙乐章改太簇为宫，社稷坛亦地也，亦宜改用林钟为宫。月生于西，酉，西方正位也。又秋分夕月，建酉之月也。夕月坛宜改用南吕为宫，朝日坛若以日东月西、日卯月酉论，应用夹钟为宫，但夹钟阴而日阳，衷以人心属日之义，宜改用太簇为宫。其朝会宴享，并应依唐祖孝孙之说，各以其月之律为宫。先农坛，农事也，宜以姑洗为宫。历代帝王庙、孔子庙祭以春秋，春夹钟、秋南吕为宫，太岁坛宜以岁始之律太簇为宫。”奏上，而皇太后、皇后升座、还宫乐章律吕未定，因命礼臣集议。允禄议曰：“皇太后、皇后乐章应用律吕，博考前典，并无明文。惟十二律吕皆生于黄钟，故黄钟为声气之元，但既专用于南郊以尊上帝，自不便拟用。且律协于乾，吕协于坤，坤元允宜用吕。大吕为黄钟之吕，拟皇太后乐以大吕为宫。礼记：天子日也，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天道也。酉为月之正位，援后月之义，拟皇后乐以南吕为宫。”履亲王允禩议曰：“馆臣拟皇太后乐以大吕为宫，皇后乐以南吕为宫，臣愚以为大吕、南吕并是阴吕，皇上曾有‘凡庆贺大典，皇太后宫应用阳律’之旨，旧制一切大典，俱以黄钟为宫，请

仍循旧制。皇上冬至、元旦、万寿三大节，皇太后、皇后三大节，并以黄钟为宫。”帝以“大吕者，黄钟之吕也。既用黄钟尊上帝，林钟尊后土，太簇尊宗庙，而议皇太后乐用大吕，大吕之序，乃在南吕后，皇后乐已用南吕，是先于皇太后也。又方泽坛用蕤宾之吕，林钟为宫，而社稷亦宜有别”。因命重议。于是馆臣请定皇太后乐用南吕为宫，社稷坛祭以春秋二仲月上戊，宜以夹钟南吕为宫。从之。七年，允禄等又奏：“太皇太后升座、还宫用中和韶乐，行礼用丹陛乐，与皇帝同，而皇太后、皇后俱用丹陛乐。考诸掌仪司，自来升座、还宫并用中和韶乐，缘陈廷敬撰拟乐章之时，以皇太后、皇后不敢同于太皇太后，便以丹陛名之。请仍复旧，各为乐章。”寻定皇太后御慈宁宫升座中和韶乐奏豫平；皇帝率诸王群臣行礼丹陛大乐奏益平，还宫中和韶乐奏履平，皇后率皇贵妃、贵妃、妃、嫔及公主、福晋、命妇至宫行礼并同。皇帝三大节临轩、还宫、御内殿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皇后率皇贵妃、贵妃、妃、嫔行礼丹陛大乐奏雍平，降座中和韶乐奏和平，皇后三大节升座中和韶乐奏淑平，行礼丹陛大乐奏正平，降座中和韶乐奏顺平。皇帝筵宴、进茶、赐茶丹陛清乐奏海宇升平日，进酒、赐酒奏玉殿云开，进饌、赐食中和清乐奏万象清宁。皇太后三大节升座、还宫行礼与庆贺同，筵宴进茶、进酒、进饌所奏歌词与皇帝同。

时山东道监察御史徐以升奏言：“古有雩祭之典，所以为百穀祈膏雨也。其制，则为坛于南郊之旁。我朝礼制具备，惟雩祭未有坛壝，乞敕下礼臣博求典故，详考制度，仿古龙见而雩之礼，择地立坛。”帝下其章，大学士鄂尔泰等议曰：“孟夏之月，苍龙宿见东方，为百穀祈膏雨，故龙见而雩。晋永和中，依郊坛制为雩坛，祈上帝百辟，旱则祈雨。唐时雩祀于南郊，后行雩礼于圜丘。历代京师孟夏后旱雩之礼，皆七日一祈，

唐制斟酌最善，臣等酌议宜仿其制。古大雩用舞童二佾，衣玄衣，各执羽翳，歌云汉之诗。今皇上仿云汉体御制诗歌八章，圣念恳诚，宸章剴切，应用舞童十六人，玄衣，八列，执羽翳，终献乐止，赞者赞：‘舞童歌诗。’歌毕，乃望燎。令掌仪司选声音清亮者充之，羽翳依周礼皇舞之式，礼仪与孟夏常雩同。上帝、社稷、宗庙、太岁坛俱旧有乐章，惟神祇坛阙，应敕律吕馆撰进。”乃定雩祀天神从圜丘，以黄钟为宫；地祇从方泽，以林钟为宫。乐用七成，迎神奏祈丰，奠帛奏华丰，初献奏安丰，亚献奏兴丰，终献奏仪丰，彻饌奏和丰，送神奏锡丰。是年始专设乐部，凡太常寺、神乐观所司祭祀之乐，和声署、掌仪司所司朝会宴飨之乐，銮仪卫所司卤簿诸乐，均隶焉。以礼部内务府大臣及各部院大臣谙晓音律者总理之，设署正、署丞、侍从、待诏、供奉、供用官、鼓手、乐工，总曰署吏，而以所司乐器别其目。钟曰司钟，磬曰司磬，琴、瑟、笙、箫亦如之。又禁道士充太常寺乐员。初，明乐舞生多选道童，世祖定都，沿而用之，羽流慢衰，识者慨焉，至是其弊始革。

既又从馆臣言，定耕藉之乐。耕藉前期进种，导迎乐前导，至日，和声署率属鹄立采棚南，采棚之制，后二十三年裁。歌禾辞者十四人，司锣、司鼓、司版、司笛、笙、箫者各六人，擎采旗者五十人。祭毕，行耕藉礼。礼成，导迎乐作，驾涖斋宫内门，乐止，中和韶乐作。皇帝御后殿，乐止，报终亩，中和韶乐作。皇帝御斋宫，升座，乐止，群臣庆贺行礼，丹陛大乐作。进茶、赐茶中和韶乐作。皇帝乘辇出宫，和声署卤簿大乐并作。筵宴、进茶、赐茶改雨暘时若为喜春光。进酒、赐酒改五穀丰登为云和迭奏。进饌、赐饌改家给人足为风和日丽，升座、还宫乐章与三月常朝同。群臣行礼丹陛乐章与元旦同。又定祀先蚕乐章器用方响十有六，云锣、瑟、杖鼓、拍版各二，

琴四，箫、笛、笙各六，建鼓一。皇后采桑歌器用金鼓、拍版二，箫、笛、笙六。遣官致祭乐章与群祀同。

又定赐衍圣公宴乐章奏洙泗发源长。正一真人宴奏上清碧落。文进士宴奏启天门。武进士奏和气洽。乡饮酒礼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章，笙御制补南陔、白华、华黍三章，閒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三章，笙御制补由庚、崇丘、由仪三章，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三章，召南鹊巢、采芣、采蘋三章。

八年九月，高宗东巡狩至盛京，仪仗具，马上鼓吹导引，翼日设丹陛大乐于两乐亭，礼部设龙亭，置庆贺表，用导迎乐。上御崇政殿，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诸王大臣行礼、宣表丹陛大乐奏庆平，朝鲜陪臣朝贺丹陛大乐奏治平，颁诏、赐茶中和韶乐奏和平。是日崇政殿筵宴所奏中和丹陛清乐与太和殿筵宴同。改玛克式舞为庆隆之舞，又增世德之舞。旋定乐舞内大小马护为扬烈舞，舞人所骑竹马为禺马，马护为面具。大臣起舞上寿为喜起舞。歌章者曰司章，骑竹马曰司舞，撝琵琶曰司琵琶，弹弦子曰司三弦，弹箏曰司箏，划节曰司节，拍版曰司拍，拍掌曰司抃。

九年，亲幸翰林院，诏乐部设乐，升座奏隆平，掌院大学士率百官行礼奏庆平，进茶、赐茶奏文物京华盛，进御筵宴奏玉署延英、进酒、赐酒奏延阁云浓，百官谢恩奏庆平，还官奏显平。

是年裁太常寺司乐人六，增设天神地祇坛乐器，谕礼臣，除夕保和殿筵宴蒙古王等，先进蒙古乐曲，次庆隆舞，元旦太和殿筵宴王大臣，互易用之，著为令。

帝自御宇，乐制屡易，因革损益，悉出睿裁，群臣希旨，务为补苴，非有张乾龟、万宝常之识也。帝思隆巍焕，遂特诏

釐定朝会宴飨诸乐章，自七年定郊庙祭祀诸乐章，至十一年始成。朝会，皇帝元旦中和乐，升座元平，还宫和平。冬至中和乐，升座遂平，还宫允平。万寿中和乐，升座乾平，还宫泰平。上元中和乐，升座怡平，还宫升平，常朝中和乐，升座隆平，还宫显平。内廷行礼丹陛乐雝平，诸王百官行礼丹陛乐庆平，外藩丹陛乐治平。皇太后三大节中和乐，升座豫平，还宫履平，丹陛乐益平。皇后三大节中和乐，升座淑平，还宫顺平，丹陛乐正平。郊庙圜丘迎神始平，奠玉帛景平，进俎咸平，初献寿平，亚献嘉平，终献永平，彻饌熙平，送神清平，望燎太平。方泽迎神中平，奠玉帛广平，进俎含平，初献大平，亚献安平，终献时平，彻饌贞平，送神、望瘞宁平。祈穀迎神祈平，奠玉帛绥平，进俎万平，初献宝平，亚献穰平，终献瑞平，彻饌渥平，送神滋平，望燎穀平。雩祭迎神霁平，奠玉帛云平，进俎需平，初献霖平，亚献露平，终献霑平，彻饌灵平，送神霑平，望燎霑平。太庙时飨，迎神贻平，奠帛、初献敕平，亚献敷平，终献绍平，彻饌光平，送神、还宫、望燎义平。袷祭迎神开平，奠帛、初献肃平，亚献协平，终献裕平，彻饌誠平，送神、还宫、望燎成平。社稷迎神登平，奠帛、初献茂平，亚献育平，终献敦平，彻饌博平，送神乐平，望瘞徵平。社稷坛祈雨报祀迎神延丰，奠帛、初献介丰，亚献滋丰，终献霈丰，彻饌绥丰，送神贻丰，望瘞博丰。朝日迎神寅曦，奠玉帛朝曦，初献清曦，亚献咸曦，终献纯曦，彻饌延曦，送神归曦。夕月迎神迎光，奠帛、初献升光，亚献瑶光，终献瑞光，彻饌涵光，送神保光。历代帝王迎神肇平，奠帛、初献兴平，亚献崇平，终献恬平，彻饌淳平，送神、望燎匡平。先师迎神昭平，奠帛、初献宣平，亚献秩平，终献叙平，彻饌懿平，送神德平。先农迎神永丰，奠帛、初献时丰，亚献咸丰，终献大丰，彻饌屡丰，送神报丰，

望瘞庆丰。先蚕迎神麻平，奠帛、初献承平，亚献均平，终献齐平，彻饌柔平，送神洽平，天神地祇迎神祈丰，奠帛、初献华丰，亚献兴丰，终献仪丰，彻饌和丰，送神锡丰。太岁迎神保平，奠帛、初献定平，亚献嘏平，终献富平，彻饌盈平，送神丰平。太岁坛祈雨、报祀迎神需丰，奠帛、初献宜丰，亚献晋丰，终献协丰，彻饌应丰，送神洽丰。皇帝祭坛庙还宫导迎乐祐平，庆典导迎乐禧平。其词皆命儒臣重撰，天子亲裁之，分刌而节比，合则仍其故，不合则易其辞、更其调，视旧章增损有加，而律吕正义后编亦于是年书成。曰祭祀乐，曰朝会乐，曰宴飨乐，曰导迎乐，曰行幸乐。更参稽前代因革损益之异，为乐器考、乐制考、乐章考、度量权衡考。复推阐圣祖所以审音定乐制器协均者，为乐问三十五篇。大抵详于宫谱，而于律吕之原，管音弦度之分合，一遵圣祖，无所创也。帝自制序以冠之。

十三年二月，东巡山左，祭岱岳，大学士等上言：“泰山向不用乐，考周礼大司乐‘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今特举盛典，秩于岱宗，请遵古用乐，乐章饬部撰拟。”于是诏乐章六奏，用“丰”。十月，张广泗、讷亲讨金川久无功，上特命大学士傅恆为经略，出师，行授钺礼。是日御太和殿，陈法驾鹵簿乐器如常仪。升座，中和韶乐奏隆平，经略跪受敕印行礼，丹陛大乐奏庆平，经略随奉敕印大臣由东阶下，乐止，上还宫中和韶乐奏显平。禡日建八旗大纛于堂子内门外之南，军士执螺角列竣，上舆出宫，乐陈而不作。至红椿，声螺角，上入自街门降舆，螺止。行礼，复声螺。纛前行礼毕，出至红椿，螺止，导迎乐作。驾至东长安门外，御武帐，升座，赐经略酒，从征官皆囊鞬，辞，启行。还宫，导迎乐作。明年凯旋，赐宴丰泽园，驾御帐殿，进茶、赐茶奏景运乾坤泰，掌仪捧台

盞卮壶奏圣德诞敷，进饌奏日耀中天。其后兆惠平定西域，阿桂再克金川，凯旋皆用此礼，改景运乾坤泰为圣武光昭世，圣德诞敷为禹甸遐通，日耀中天为圣治遐昌。改德隆舞为德胜之舞。中和乐章皆增武成庆语，以夸肤绩。上又自作凯歌三十章，增铙歌十六章，郊劳时奏之。声容裔厯，迈隆古矣。

二十六年，江西抚臣奏得古钟十一，图以进，上示廷臣，定为鐃钟，命依锺律尺度，铸造十二律鐃钟，备中和特悬。既成，帝自制铭，允禄等又请造特磬十二虞，与鐃钟配，凿和闾玉为之。三十三年，定关帝庙乐章，迎神、送神三献章各一。四十五年八月，高宗七旬万寿，增喜起舞乐九章。自是凡有大庆典，则增制乐章以为常……

五十二年，命皇子永瑑与邹奕孝、庄存与重定诗经乐谱，纠郑世子载堉之谬。五十八年，又命乐部肄演安南、廓尔喀、粗缅甸、细缅甸诸乐，故清之乐，终帝之世凡数变。

仁宗嘉庆元年，增制太上皇帝三大节御殿中和韶乐二章，丹陛大乐一章，宫中行礼丹陛大乐一章，筵宴中和清乐一章、丹陛清乐二章、庆隆舞乐九章，又增皇极殿千叟宴太上皇帝御殿中和韶乐二章。自后临雍，幸翰林院、文昌庙祀，社稷坛祈晴及万寿节，皆增制乐章。八年，命筵宴停止安南乐。十四年元旦，太和殿筵宴，命演朝鲜、回部、金川、缅甸乐舞等项，遇庆隆舞、喜起舞，即以承应。又增队舞大臣四人，岁如故事。

宣、文之世，垂衣而治，宫悬徒为具文，虽有增创，无关宏典。德宗光绪末年，仿欧罗巴、美利坚诸邦制军乐，又升先师大祀，增佾舞之数，及更定国歌，制作屡载不定，以讫于逊国，多未施行。

卷第九十五 志第七十

乐二

十二律吕尺度

黄钟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九寸，积八百一十分。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七寸二分九釐，积四百三十分四百六十七釐二百一十豪。容黍一千二百粒。

大吕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八寸四分二釐七豪二百四十三分豪之二百三十九，积七百五十八分五百一十八釐五百一十八豪奇。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六寸八分二釐六豪三分豪之二，积四百零三分一百零七釐八百四十豪。容黍一千二十四粒。

太簇古尺径三分三釐八毫五丝一忽，长八寸，积七百二十分。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六寸四分八釐积三百八十二分六百三十七釐五百二十豪。容黍一千零六十七粒。

夹钟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七寸四分九釐一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豪之一千一百八十三，积六百七十四分二百三十八釐六百八十三豪奇。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六寸0分六釐八豪二十七分豪之四，积三百五十八分三百一十八釐零八十豪。容黍九百九十九粒。

姑洗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七寸一分一釐一豪九分豪之一，积六百四十分。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

长五寸七分六釐，积三百四十分一百二十二釐二百四十豪。容黍九百四十八粒。

仲吕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六寸六分五釐九豪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豪之二千九百零三，积五百九十九分三百二十三釐二百七十三豪奇。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五寸三分九釐三豪二百四十三分豪之二百二十一，积三百一十八分五百零四釐九百六十豪。容黍八百八十八粒。

蕤宾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六寸三分二釐0豪之八十一分豪之八十，积五百六十八分八百八十八釐八百八十八豪奇。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五寸一分二釐，积三百零二分三百三十釐八百八十豪。容黍八百四十三粒。

林钟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六寸，积五百四十分。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四寸八分六釐，积二百八十六分九百七十八釐一百四十豪。容黍八百粒。

夷则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五寸六分一釐八豪七百二十九分豪之四百七十八，积五百零五分六百七十九釐零一十二豪奇。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四寸五分五釐一豪九分豪之一，积二百六十八分七百三十八釐五百六十豪。容黍七百四十九粒。

南吕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五寸三分三釐三豪三分豪之一，积四百八十分。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四寸三分二釐，积二百五十五分零九十一釐六百八十豪。容黍七百一十一粒。

无射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四寸九分九釐四豪六千五百六十一分豪之二千二百六十六，积四百四十九分四百九十二釐四百五十五豪奇。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四寸0分四釐五豪八十一分豪之三十五，积二百三十八分八百

七十八釐七百二十豪。容黍六百六十六粒。

应钟古尺径三分三釐八豪五丝一忽，长四寸七分四釐〇豪二十七分豪之二十，积四百二十六分六百六十六釐六百六十六豪奇。今尺径二分七釐四豪一丝九忽，长三寸八分四釐，积二百二十六分七百四十八釐一百六十豪。容黍六百三十二粒。

七音清浊

倍蕤宾下徵乙字倍林钟清下徵高乙字

倍夷则下羽上字倍南吕清下羽高上字

倍无射变宫尺字倍应钟清变宫高尺字

黄钟宫声工字大吕清宫高工字

太簇商声凡字夹钟清商高凡字

姑洗角声六字仲吕清角高六字

蕤宾变徵五字林钟清变徵高五字

夷则徵声乙字南吕清徵高乙字

无射羽声上字应钟清羽高上字

半黄钟变宫尺字半大吕清变宫高尺字

半太簇少宫工字半夹钟清少宫高工字

半姑洗少商凡字半仲吕清少商高凡字

黄钟同形管声同形管周径积分表繁，详正义，不列。

八倍黄钟之管黄钟宫声工字正黄钟之管

七倍黄钟之管大吕清宫高工黄钟八分之七之管

六倍黄钟之管太簇商声凡字黄钟八分之六之管

五倍黄钟之管夹钟清商高凡黄钟八分之五之管

四倍黄钟之管姑洗角声六字黄钟八分之四即二分之一之管

三倍半黄钟之管仲吕清角高六黄钟八分之三分半之管

三倍黄钟之管蕤宾变徵五字黄钟八分之三之管

二倍半黄钟之管林钟清变徵高五黄钟八分之二分半之管

二倍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夷则徵声乙字黄钟八分之二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

二倍黄钟之管南吕清徵高乙黄钟八分之二即四分之一之管正加四分之三黄钟之管无射羽声上字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三之管

正加半黄钟之管应钟清羽高上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二之管

正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半黄钟变宫尺字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

正加八分之一黄钟之管半大吕清变宫高尺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八分之一之管

正黄钟之管半太簇宫声工字黄钟八分之一之管

乐之节奏，成于声调，声也者，五声二变之七音；调也者，所以调七音而互相为用者也。声调之原，本自旋宫，因管律弦度七音取分之不同而旋宫异。古旋宫之法，合竹与丝并著之。自隋以来，独以弦音发明五声之分，律吕旋宫，遂失其传。夫旋宫者，十二律吕皆可为宫，立一均之主，各统七声，而十二律吕皆可为五声二变也。声调者，声自为声，调自为调，而调又有主调、起调、转调之异，故以转调合旋宫言之，名为宫调。五声二变旋于清浊二均之一十四声，则成九十八声，此全音也。然调虽以宫为主，而宫又自为宫，调又自为调。如宫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声，又大于宫，故为调之首，古所谓宫逐羽音是也。羽主调，宫立宫，一均七声之位定，则当二变者不起调，而与调首音不合者亦不起调。盖以羽起调，徵在其前，变宫居其后。二音与羽相近，得声淆杂，而变徵为第六音，亦与羽首音不合。此所以当二变之位，与五正声当徵位者，俱不得起调也。至于止调，亦取本调相合，可以起调之声终之。当二变与

徵位者，亦不用焉。其立羽位调首之音，自本声起者，即为本调。首音与五音为羽，与角次相合。首音与三音为羽，与宫又次相合，且均调相应。首音与四音为羽，与商转相合可出入。故本调为一调，自宫位起者为一调，自角位起者为一调，自商位起者复为一调。自羽位、宫位、角位起者为正，自商位起者为假借，故曰可出入，如曲中所谓与某宫某调相出入者是也。转相合者，下羽之调首至角为第五位，商之第三音至正羽第八音亦五位也。一均四调，七均二十八调，合清浊之一十四均，则为五十六调。乐工度曲，七调相转之法，四字起四为正调，乐工转调，皆用四字调为准，以四乙上尺工凡六七列位，视某字当四字位者，名为某调。一如五声二变递转旋宫之法，以四字当羽位为起调处也。乙字起四为乙字调，上字起四为上字调，尺字起四为尺字调，工字起四为工字调，凡字起四为凡字调，合字起四为合字调。此指笛孔言。四字调乙、凡不用，乙字调上、六不用，上字调尺、五不用，尺字调工、乙不用，工字调凡、上不用，凡字调合、尺不用，合字调五、工不用，即如羽声主调，当变宫、变徵声者不用也。又四字调乙、凡不得起调，而六字亦不得起调，即如羽声当羽位主调，二变不得起调，而徵声亦不得起调也。此七调之七字相转，即五声二变之旋相为宫，宫调声字，实为一体。析而言之，则有四科：一曰七声定位，以五声二变立一定之位，自下羽至正羽，共列为八，显明隔八相生之理，视下羽位声字律吕，知其为某宫之某调，视宫位声字律吕，知其为某调之某宫，视二变位，知某声字、某律吕之当避。二曰旋宫主调，以五声二变旋于七声定位之下，亦分八位，如羽声立下羽之下，宫声立宫位之下，则为宫声立宫而羽声主调。又如商声立下羽之下，变徵立宫位之下，则为变徵立宫而商声主调。三曰和声起调，以十二律吕兼倍半以备，

按所生之音，各随其均序于旋宫之下，仍以调主相和之声所起各调注本律、本吕之下，以正各调之名。如黄钟立宫，则夷则立下羽之位以主调，倍无射、正蕤宾当二变不起调，正夷则立徵位亦不起调，故用倍夷则起调者为正羽调，起黄钟宫声为正宫，起太簇商声为正商，起姑洗角声为正角，此正宫之四调也。大吕立宫，则倍南吕立下羽之位主调，用以起调者为清羽调，起大吕宫声为清宫，起夹钟商声为清商，起仲吕角声为清角，此清宫之四调也。其馀立宫主调，皆依此例。四曰乐音字色，以律吕箫笛所命字色，随声调而序其次，列于律吕之下。如黄钟为工字，而箫应黄钟者为工字，笛应黄钟者为五字，皆注于黄钟本律之下，大吕为高工字，而箫之高工、笛之高五亦皆注于大吕本律之下。其立羽位之字，即为主调，其立宫位之字，即为立宫，其当二变之位，则不用当徵位者亦不以起调。以此四科列为表，旋宫、转声、主调、起调之理犁然矣。

黄钟宫声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为上字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律管箫笛起调

下羽下羽倍夷则上凡正羽调

变宫变宫倍无射尺合不起调

宫宫黄钟工四正宫

商商太簇凡乙正商

角角姑洗合上正角

变徵变徵蕤宾四尺不起调

徵徵夷则乙工不起调

羽羽无射上凡同调首

大吕清宫立宫，倍南吕清下羽主调，为高上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吕管箫笛起调

下羽清下羽倍南吕上凡清羽调

变宫清变宫倍应锤尺六不起调
宫清宫大吕工五清宫
商清商夹锤凡乙清商
角清角仲吕六上清角
变徵清变徵林锤五尺不起调
徵清徵南吕乙工不起调
羽清羽应锤上凡同调首
太簇商声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为尺字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律管箫笛起调
下羽变宫倍无射尺合变宫调
变宫宫黄锤工四不起调
宫商太簇凡乙商宫
商角姑洗合上姑洗商
角变徵蕤宾四尺商角
变徵徵夷则乙工不起调
徵羽无射上凡不起调
羽变宫倍无射半黄锤尺六同调首
夹锤清商立宫，倍应锤清变宫主调，为高尺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吕管箫笛起调
下羽清变宫倍应锤尺六清变宫调
变宫清宫大吕工五不起调
宫清商夹锤凡乙清商宫
商清角仲吕六上仲吕商
角清变徵林锤五尺清商角
变徵清徵南吕乙工不起调
徵清羽应锤上凡不起调
羽清变宫倍应锤半大吕尺六同调首

姑洗角声立宫，黄钟宫声主调，为工字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律管箫笛起调

下羽宫黄钟工四宫调

变宫商太簇凡乙不起调

宫角姑洗合上角宫

商变徵蕤宾四尺角商

角徵夷则乙工夷则角

变徵羽无射上凡不起调

徵变宫倍无射半黄钟尺六不起调

羽宫黄钟工五同调首

仲吕清角立宫，大吕清宫主调，为高工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吕管箫笛起调

下羽清宫大吕工五清宫调

变宫清商夹钟凡乙不起调

宫清角仲吕六上清角宫

商清变徵林钟五尺清角商

角清徵南吕乙工南吕角

变徵清羽应钟上凡不起调

徵清变宫倍应钟半大吕尺六不起调

羽清宫大吕工五同调首

蕤宾变徵立宫，太簇商声主调，为凡字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律管箫笛起调

下羽商太簇凡乙商调

变宫角姑洗合上不起调

宫变徵蕤宾四尺变徵宫

商徵夷则乙工变徵商

角羽无射上凡变徵角

变徵变宫倍无射半黄钟尺六不起调
徵宫黄钟工五不起调
羽商太簇凡乙同调首
林钟清变徵立宫，夹钟清商主调，为高凡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吕管箫笛起调
下羽清商夹钟凡乙清商调
变宫清角仲吕六上不起调
宫清变徵林钟五尺清变徵宫
商清徵南吕乙工清变徵商
角清羽应钟上凡清变徵角
变徵清变宫倍应钟半大吕尺六不起调
徵清宫大吕工五不起调
羽清商夹钟凡乙同调首
夷则徵声立宫，姑洗角声主调，为合字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律管箫笛起调
下羽角姑洗合上角调
变宫变徵蕤宾四尺不起调
宫徵夷则乙工徵宫
商羽无射上凡徵商
角变宫倍无射半黄钟尺六徵角
变徵宫黄钟工五不起调
徵商太簇凡乙不起调
羽角姑洗六上同调首
南吕清徵立宫，仲吕清角主调，为高六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吕管箫笛起调
下羽清角仲吕六上清角调
变宫清变徵林钟五尺不起调

宫清徵南吕乙工清徵宫
 商清羽应钟上凡清徵商
 角清变宫倍应钟半大吕尺六清徵角
 变徵清宫大吕工五不起调
 徵清商夹钟凡乙不起调
 羽清角仲吕六上同调首
 无射羽声立宫，蕤宾变徵主调，为四字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律管箫笛起调
 下羽变徵蕤宾四尺变徵调
 变宫徵夷则乙工不起调
 宫羽无射上凡羽宫
 商变宫倍无射半黄钟尺六羽商
 角宫黄钟工五羽角
 变徵商太簇凡乙不起调
 徵角姑洗六上不起调
 羽变徵蕤宾五尺同调首
 应钟清羽立宫，林钟清变徵主调，为高五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吕管箫笛起调
 下羽清变徵林钟五尺清变徵调
 变宫清徵南吕乙工不起调
 宫清羽应钟上凡清羽宫
 商清变宫倍应钟半大吕尺六清羽商
 角清宫大吕工五清羽角
 变徵清商夹钟凡乙不起调
 徵清角仲吕六上不起调
 羽清变徵林钟五尺同调首
 倍无射变宫立宫，夷则徵声主调，为乙字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律管箫笛起调

下羽徵夷则乙工徵调

变宫羽无射上凡不起调

宫变宫倍无射半黄钟尺六变宫宫

商宫黄钟工五变宫商

角商太簇凡乙变宫角

变徵角姑洗六上不起调

徵变徵蕤宾五尺不起调

羽徵夷则乙工同调首

倍应钟清变宫立宫，南吕清徵主调，为高乙调。

七声定位旋宫主调吕管箫笛起调

下羽清徵南吕乙工清徵调

变宫清羽应钟上凡不起调

宫清变宫倍应钟半大吕尺六清变宫宫

商清宫大吕工五清变宫商

角清商夹钟凡乙清变宫角

变徵清角仲吕六上不起调

徵清变徵林钟五尺不起调

羽清徵南吕乙工同调首

弦音合律吕立论者，始自淮南子，淮南本之管子，管子曰：“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夫审弦音，无论某弦之全分，定为首音，因而半之，平分为二。其声既与首音相合而为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声应于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与半分八音之间，

又平分为二分之度。是即管子所谓“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度为主，而以三因之，其数大于全分为三倍也。四开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数，四分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为宫声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练，乃熟丝，即小弦之谓，言此度之声立为宫位，其小于此弦之他弦，皆以是为主，故曰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为百有八为徵，乃此弦首音全分之度，此宫弦上生下徵之数。于是以百有八，三分去一，为七十二，是为商。商七十二，三分益一，为九十六，是为羽。羽九十六，三分去一，为六十四，是为角。司马氏律书：徵羽之数小于宫，而管子徵羽之数大于宫者，用徵羽之倍数，所谓下徵、下羽也。首弦起于下徵，即白虎通弦音尚徵之义。今由三分损益之法详推其数，黄钟正徵上生皆得七十二，为正商；正商上生得九十六，为下羽；下生得四十八，为正羽；下羽、正羽皆得六十四，为正角；正角上生得八十五，小馀三三。为下于宫音之变宫；下生得四十二，小馀六六。为高于羽音之变宫；下于宫音之变宫，高于羽音之变宫，皆得五十六，小馀八八。为变徵：是为浊均。变徵上生得七十五，小馀八五。为清宫；清宫上生得一百有一，小馀一三。为清下徵：下生得五十，小馀五六。为清徵；清下徵清徵皆得六十七，小馀四二。为清商；清商上生得八十九，小馀八九。为清下羽；下生得四十四，小馀九四。为清羽；清下羽、清羽皆得五十九，小馀九三。为清角；上生得七十九，小馀九一。为下于清宫之清变宫；下生得三十九，小馀三三。为高于清羽之清变宫；下于清宫之清变宫、高于清羽之清变宫皆得五十三，小馀二七。为清变徵：是为清均。凡宫至商，商至角，角至变徵，徵至羽，羽至变宫，皆得全分，而变徵至徵，变宫至宫，则祇半分。管

子起音篇，司马氏律书皆五声之正，淮南子始载二变之数，但不当以十二律吕名之。尤足取者，则二变之度分，与二变之比于正音，一为和、一为缪之说也。所谓应钟，即弦音之变宫度也，所谓蕤宾，即弦音之变徵度也。弦音变宫之在下徵第一弦为第三音，居第三位，即如宫弦之角声第三位，音虽不同，而分则恰值正声之度，故曰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为和也。变徵之在下徵第一弦为第七音，居第七位，即如宫弦之变宫第七位，音亦不同，而分则皆为变声之度，故曰应钟生蕤宾，不比正音为缪也。五声二变之清浊，定弦音各分之等差，今列于表：

首弦首音起于下徵，全度一百八分。二音下羽，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九十六。三音变宫，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五。小馀三三。四音正宫，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一。五音正商，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七十二。六音正角，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六十四。七音变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五十六。小馀八八。八音正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半。为五十四。

首弦首音起清下徵，全度一百一分。小馀一三。二音清下羽，得全度一百一分之八十九。小馀八九。三音清变宫，得全度一百一分之七十九。小馀九一。四音清宫，得全度一百一分之七十五。小馀八五。五音清商，得全度一百一分之六十七。小馀四二。六音清角，得全度一百一分之五十九。小馀九三。七音清变徵，得全度一百一分之五十三。小馀二七。八音清徵，得全度一百一分之半。为五十，小馀五六。

二弦首音起于下羽，全度九十六分。二音变宫，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五。小馀三三。三音正宫，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一。四音正商，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七十二。五音正角，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六十四。六音变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六。小馀八八。七音正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四。八音正羽，得

全度九十六分之半。为四十八。

二弦首音起清下羽，全度八十九分。小馀八九。二音清变宫，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七十九。小馀九一。三音清宫，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七十五。小馀八五。四音清商，得全度八十九分之六十七。小馀四二。五音清角，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五十九。小馀九三。六音清变徵，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五十三。小馀二七。七音清徵，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五十。小馀五六。八音清羽，得全度八十九分之半。为四十四，小馀九四。

三弦首音起于变宫，全度八十五分。小馀三三。二音正宫，得全度八十五分之八十一。三音正商，得全度八十五分之七十二。四音正角，得全度八十五分之六十四。五音变徵，得全度八十五分之五六。小馀八八。六音正徵，得全度八十五分之五十四。七音正羽，得全度八十五分之四十八。八音少变宫，得全度八十五分之半。为四十二，小馀六六。

三弦首音起清变宫，全度七十九分。小馀九一。二音清宫，得全度七十九分之七十五。小馀八五。三音清商，得全度七十九分之六十七。小馀四二。四音清角，得全度七十九分之五十九。小馀九三。五音清变徵，得全度七十九分之五十三。小馀二七。六音清徵，得全度七十九分之五十。小馀五六。七音清羽，得全度七十九分之四十四。小馀九四。八音清少变宫，得全度七十九分之半。为三十九，小馀九五。

四弦首音起于正宫，全度八十一分。二音正商，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七十二。三音正角，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六十四。四音变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六。小馀八八。五音正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四。六音正羽，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八。七音少变宫，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二。小馀六六。八音少宫，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半。为四十，小馀五。

四弦首音起于清宫，全度七十五分。小馀八五。二音清商，得全度七十五分之六十七。小馀四二。三音清角，得全度七十五分之五十九。小馀九三。四音清变徵，得全度七十五分之五十三。小馀二七。五音清徵，得全度七十五分之五十。小馀五六。六音清羽，得全度七十五分之四十四。小馀九四。七音清少变宫，得全度七十五分之三十九。小馀九五。八音清少宫，得全度七十五分之半。为三十七，小馀九二。

五弦首音起于正商，全度七十二分。二音正角，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六十四。三音变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六。小馀八八。四音正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四。五音正羽，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八。六音少变宫，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二。小馀六六。七音少宫，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小馀五。八音少商，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半。为三十六。

五弦首音起于清商，全度六十七分。小馀四二。二音清角，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五十九。小馀九三。三音清变徵，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五十三。小馀二七。四音清徵，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五十。小馀五六。五音清羽，得全度六十七分之四十四。小馀九四。六音清少变宫，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三十九。小馀九五。七音清少宫，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三十七。小馀九二。八音清少商，得全度六十七分之半。为三十三，小馀七一。

六弦首音起于正角，全度六十四分。二音变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六。小馀八八。三音正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四。四音正羽，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八。五音少变宫，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二。小馀六六。六音少宫，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小馀五。七音少商，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三十六。八音少角，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半。为三十二。

六弦首音起于清角，全度五十九分。小馀九三。二音清变

徵，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五十三。小馀二七。三音清徵，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五十。小馀五六。四音清羽，得全度五十九分之四十四。小馀九四。五音清少变宫，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三十九。小馀九五。六音清少宫，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三十七。小馀九二。七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三十三。小馀七一。八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九分之半。为二十九，小馀九六。

七弦首音起于变徵，全度五十六分。小馀八八。二音正徵，得全度五十六分之五十四。三音正羽，得全度五十六分之四十八。四音少变宫，得全度五十六分之四十二。小馀六六。五音少宫，得全度五十六分之四十。小馀五。六音少商，得全度五十六分之三十六。七音少角，得全度五十六分之三十二。八音少变徵，得全度五十六分之半。为二十八，小馀四四。

七弦首音起于清变徵，全度五十三分。小馀二七。二音清徵，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五十。小馀五六。三音清羽，得全度五十三分之四十四。小馀九四。四音清少变宫，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三十七。小馀九五。五音清少宫，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三十七。小馀九二。六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三十三。小馀七一。七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二十九。小馀九六。八音清少变徵，得全度五十三分之半。为二十六，小馀六三。

弦音旋宫转调，其要有四：一，定弦音应某律吕声字，即得某弦度分。如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定弦，则得徵弦之分；黄钟之律宫声四字定弦，则得羽弦之分；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定弦，则得变宫弦之分；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定弦，则得宫弦之分；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定弦，则得商弦之分；夷则之律徵声宫字定弦，则得羽弦之分；无射之律羽声凡字定弦，则得变徵弦之分。此阳律一均七声定弦之正分也。阴吕定弦七声之分亦如之。

一，弦音转调不能依次递迁，必以宫调为准，故七声因之

而变。如琴之正调为宫调，其商调以七弦递高一音，但六弦、七弦太急易，或变宫调以七弦递下一音，则一弦、二弦又慢不成声，故宫调七弦立准，转调则七弦内有更者，有不更者，有宜紧者，有宜慢者，弦之转移间，宫调旋焉。如一弦、三弦、六弦俱慢下管律一音，在弦度为半分，而余弦不移，即转为商调。盖正宫调一弦、六弦定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得徵弦分者，下为倍夷则之律；羽声凡字转角弦之分，三弦定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得宫弦分者，下为太簇之律，商声乙字转羽弦之分，其二弦、四弦、五弦、七弦不移者，仍应本律。但二弦、七弦原得羽弦分者，转为徵弦之分；四弦原得商弦分者，转为宫弦之分；五弦原得角弦分者，转为商弦之分。其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为徵弦分者，转变徵应于倍应钟之吕，清变宫高六，应姑洗之律；角声上字为宫弦分者，转变宫应于仲吕之吕，清角高上，此二分当二变不用。因三弦定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四弦原得商弦之分者，转为宫弦之分以立宫，故曰商调。如二弦、四弦、五弦、七弦俱紧上管律半音，在弦度亦为半分，而余弦不移，即转为角调。盖正宫调二弦、七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得羽弦分者，上为大吕之吕，清宫高五转徵弦之分。四弦定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得商弦分者，上为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转宫弦之分。五弦定夷则之律，徵声工字得角弦分者，上为南吕之吕，清徵高工转商弦之分。其一弦、三弦、六弦不移，仍应本律，但一弦、六弦转为角分，三弦转为羽分，而转变徵、变宫者不用。因三弦应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四弦原得商弦之分者，上为角弦之分，转宫弦之分以立宫，故曰角调。如独紧五弦管律半音，在弦度亦为半分，即转为变徵调。四弦应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五弦原得角弦之分者，上为变徵之分，转为宫弦之

分以立宫，故曰变徵调。如独慢三弦管律一音，在弦度为半分，即转为徵调，因五弦应夷则之律，徵声工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一弦、六弦原得徵弦之分者，转为宫弦之分以立宫，故曰徵调。如以一弦、三弦、六弦慢下管律一音，四弦慢下管律半音，在弦度俱为半分，即转为羽调，因一弦、六弦应倍夷则之律，羽声凡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二弦、七弦原得羽弦分者，上为变宫之分，转宫弦之分以立宫，故曰变宫调也。

一，弦音诸调虽无二变，而定弦取音，必审二变之声，必计二变之分。如阳律一均，即徵弦七声之分言之，散声为全分首音，其二音与羽弦应者为羽分，三音与变宫弦应者为变宫分，至七音与变徵弦应者为变徵分，八音仍与全弦应，故为旋于首音。其各分与各弦相应，亦自与各律相应。计其分，则首音徵至二音羽，三音羽至三音变宫，皆得全分。三音变宫至四音宫，祇得半分。四音宫至五音商，五音商至六音角，六音角至七音变徵，皆得全分。七音变徵至八音徵，亦得半分。以宫弦七声之分言之，散声为全半首音，其二音与商弦应者为商分，与角弦应者为角分，三至七音与变宫弦应者为变宫分，八音仍与全弦应。而四音变徵至五音徵，七音变宫至八音宫，皆祇半分。盖太簇商声乙字所应之弦分至姑洗角声上字所应之弦分，与无射羽声凡字所应之弦分至半黄钟变宫合字所应之弦分，其间必为半分，故各弦七声之分不移，而所应声律有间杂之别。各分全半之间，宫调旋焉。以宫调七弦为准，据每调徵弦七声言之，商调之徵，乃宫调之羽转而为徵分者也。宫弦之羽，全弦首音为羽，其变宫变徵在二音、六音，是二音至三音，六音至七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变宫、变徵在三音、七音，是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矣。故全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者不移，二音即应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其间得全分三音。若

取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则二音至三音为半分，仍与宫调之羽同，是以必取仲吕之吕清角高上，其间弦度始得全分，其四音仍应蕤宾之律变徵尺字。盖太簇乙字至姑洗上字为半分，加仲吕高上之半分，得一全分，而仲吕高上至蕤宾尺字为半分，此所以二音至三音得全分，为羽至变宫，而三音至四音为半分，乃变宫至宫分也。五音仍应夷则之律徵声工字，六音仍应无射之律羽声凡字，此四音至五音，五音至六音，亦得全分。至七音若取半黄钟之律变宫合字，则六音至七音为半分，亦与宫调之羽同，必取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六，其间弦度始得全分，其八音仍与首音同应黄钟之律宫声四字。盖无射凡字至半黄钟合字为半分，加半大吕高六之半分，得一全分，而半大吕高六至黄钟四字为半分，此所以六音至七音得全分，为角至变徵，而七音至八音为半分，乃变徵至徵分也。角调之徵，乃宫调之变宫与清宫调之羽相杂而为徵分者也。宫调之变宫全弦首音即变宫，而变徵在五音，是首音至二音，五音至六音，为半分也。清商调之羽全弦首音为清羽，其清变宫、清变徵在二音、六音，是又二音至三音，六音至七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矣。首音若仍定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则首音徵至二音羽所得全分，必当取于仲吕之吕清角高上，其本调羽弦，则亦应仲吕之吕清角高上，是清角调非正角调矣。因取姑洗之律角声上字为正角调，故起调于羽弦者，必取姑洗正角声，而徵弦羽分亦当应姑洗之律。是以角调徵弦散声首音，反比正宫调变宫弦之散声首音下半音，取清宫调之羽弦散声，大吕之吕清宫高五，其分始合，盖因本调羽声得正角之律故也。二音应姑洗之律角声上字为羽分，三音应蕤宾之律变徵尺字为变宫分，四音应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为宫分，五音应南吕之吕清徵高工为商分，六音应半黄钟之律正变宫六字为

角分，七音应黄钟之律正宫四字为变徵分，八音仍应大吕之吕清宫高五，是则三音蕤宾至四音林钟为半分，七音黄钟至八音大吕为半分，正为本调徵弦之变宫至宫，变徵至徵之二半分也。变徵调之徵，乃宫调之宫转而徵分者也。宫调之宫，变徵、变宫在四音、七音，是四音至五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移宫调之宫四音至五音半分，为三音至四音半分，则四音取南吕之吕清徵高工，三音夷则至四音南吕为半分，七音太簇至八音姑洗为半分。徵调之徵，乃宫调之商转而为徵者也。宫调之商，变徵、变宫在三音、六音，是三音至四音，六音至七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移宫调之商六音至七音半分，为七音至八音半分，则七音取仲吕之吕清角高上，三音无射至四音半黄钟为半分，七音仲吕至八音蕤宾为半分。羽调之徵，乃宫调之角转而为徵分者也。宫调之角，变徵、变宫在六音、五音，是二音至三音，五音至六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也。移宫调之商二音至三音半分、五音至六音半分，为三音至四音半分、七音至八音半分，则三音取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五，六音取仲吕之吕清角高上，七音取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三音半大吕至四音黄钟为半分，七音林钟至八音夷则为半分。变宫调之徵，乃宫调之变徵与清宫调之角相杂而为徵分者也。宫调之变徵、变宫在首音四音，是首音至二音，四音至五音，为半分。清宫调之角，变徵变宫在二音、五音，是又二音至三音，五音至六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爰定南吕之吕清徵高工为散声首音，三音黄钟至四音大吕为半分，七音夷则至八音南吕为半分，此弦音定阳律七调旋相为用之法也。定阴吕七调立调之羽分，亦必以阴吕为

主，其各弦各分阴阳间用亦如之。

一，弦音诸调，惟宫与商徵得与律吕相和为用，宫调各弦之七声，皆应阳律一均。二变七声之分亦然。清宫调各弦七声及二变七声之分，皆应阴吕一均，此弦音宫调所以得与律吕相和。商调各弦之五正声，皆应阳律，惟二变声转阴吕，清商调亦惟二变杂入阳律，此商调五正声所以得与律吕相和。徵调各弦之五正声变宫声皆应阳律，惟变徵一声取阴吕，清徵调亦惟变徵一声杂入阳律，此又徵调五正声变宫声得与律吕相和也。至角调五正声内，徵弦、宫弦、商弦皆应阴吕，而二变反得阳律。且商声乙字、羽声凡字，各弦各分皆不得用，遗此二声字与宫调同，清角声五声二变阴阳相杂亦然。是角调不可与律吕相和，变徵调五正声内宫弦应阴吕，二变亦得阳律，羽声凡字各弦各分皆不得用，清变徵调亦宫弦杂入阳律，是变徵调不可与律吕相和，然祇借一音，即与宫调声字为同，较角调则为正也。羽调五正声内角弦应阴吕，二变应阴吕，清羽调角弦二变应阳律，是虽不可与律吕相和，然据弦音犹为七声俱备之一调。变宫调五正声内徵弦宫弦皆应阴吕，而二变反得阳律。且商声乙字、羽声凡字，各弦各分皆不得用，遗此二声字与角调同，清变宫五声二变阴阳相杂亦然，是亦不可与律吕相和也。

宫调

徵一弦，定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得下徵之分。

羽二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得下羽之分。

应太簇之律，商声乙字，为变宫之分。

宫三弦，定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得宫弦之分。

商四弦，定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得商弦之分。

角五弦，定夷则之律，徵声工字，得角弦之分。

应无射之律，羽声凡字，为变徵之分。

徵六弦，定半黄钟之律，变宫六字，得徵弦之分。

羽七弦，定半太簇之律，宫声五字，得羽弦之分。

清宫调

徵一弦，定倍应钟之吕，清变宫高六，得下徵之分。

羽二弦，定大吕之吕，清宫高五，得下羽之分。

应夹钟之吕，清商高乙，为变宫之分。

宫三弦，定仲吕之吕，清角高上，得宫弦之分。

商四弦，定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得商弦之分。

角五弦，定南吕之吕，清徵高工，得角弦之分。

应应钟之吕，清羽高凡，为变徵之分。

徵六弦，定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六，得徵弦之分。

羽七弦，定半夹钟之吕，清宫高五，得羽弦之分。

商调

角慢一弦，定倍夷则之律，下羽凡字，得变徵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倍无射之律，得倍应钟之吕，变宫合字，清变宫高六，为下徵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二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得下羽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慢三弦，定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得变宫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姑洗之律，得仲吕之吕，角声上字，清角高上，为宫弦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四弦，定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得商弦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五弦，定夷则之律，徵声工字，得角弦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慢六弦，定无射之律，羽声凡字，得变徵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半黄钟之律，得半大吕之吕，变宫六字，清变宫高六，为徵弦之分，转变弦之分。

徵七弦，定半太簇之律，宫声五字，得羽弦之分，转徵弦之分。

清商调

角慢一弦，定倍南吕之吕，清下羽高凡，得变徵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倍应钟之吕，得黄钟之律，清变宫高六，宫声四字，为下徵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二弦，定大吕之吕，清宫高五，得下羽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慢三弦，定夹钟之吕，清商高乙，得变宫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仲吕之吕，得蕤宾之律，清角高上，变徵尺字，为宫弦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四弦，定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得商弦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五弦，定南吕之吕，清徵高工，得角弦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慢六弦，定应钟之吕，清羽高凡，得变徵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半大吕之吕，得半太簇之律，清变宫高六，宫声五字，为下徵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七弦，定半夹钟之吕，清宫高五，得羽弦之分，转徵弦之分。

角调

角一弦，定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得下徵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黄钟之律，宫声四字，为下羽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紧二弦，应太簇之律，得大吕之吕，商声乙字，清宫高五，得变宫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三弦，定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得宫弦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蕤宾之律，变徵尺字，为商弦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紧四弦，应夷则之律，得林钟之吕，徵声工字，清变徵高尺，得角弦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紧五弦，应无射之律，得南吕之吕，羽声凡字，清徵高工，得变徵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六弦，定半黄钟之律，变宫六字，得徵弦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半太簇之律，宫声五字，为羽弦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紧七弦，应半姑洗之律，得半夹钟之吕，商声乙字，清宫高五，得变宫之分，转徵弦之分。

清角调

角一弦，定倍应钟之吕，清变宫高六，得下徵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大吕之吕，清宫高五，为下羽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紧二弦，应夹钟之吕，得太簇之律，清商高乙，商声乙字，得变宫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三弦，定仲吕之吕，清角高上，得宫弦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为商弦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紧四弦，应南吕之吕，得夷则之律，清徵高工，徵声工字，得角弦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紧五弦，应应钟之吕，得无射之律，清羽高凡，羽声凡字，得变徵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六弦，定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六，得徵弦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半夹钟之吕，清宫高五，为羽弦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紧七弦，应半仲吕之吕，得半姑洗之律，清商高乙，商声乙字，得变宫之分，转徵弦之分。

变徵调

商一弦，定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得下徵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二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得下羽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太簇之律，商声乙字，为变宫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三弦，定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得宫弦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四弦，定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得商弦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夷则之律，徵声工字，为角弦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紧五弦，应无射之律，得南吕之吕，羽声凡字，清徵高工，得变徵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六弦，定半黄钟之律，变宫六字，得徵弦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七弦，定半太簇之律，宫声五字，得羽弦之分，转角弦之分。

清变徵调

商一弦，定倍应钟之吕，清变宫高六，得下徵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二弦，定大吕之吕，清宫高五，得下羽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夹钟之吕，清商高乙，为变宫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三弦，定仲吕之吕，清角高上，得宫弦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四弦，定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得商弦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南吕之吕，清徵高工，为角弦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紧五弦，应应钟之吕，得无射之律，清羽高凡，羽声凡字，得变徵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六弦，定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六，得徵弦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七弦，定半夹钟之吕，清宫高五，得羽弦之分，转角弦之分。

徵调

宫一弦，定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得下徵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二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得下羽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慢三弦，定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得变宫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姑洗之律，得仲吕之吕，角声上字，清角高上，为宫弦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四弦，定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得商弦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五弦，定夷则之律，徵声工字，得角弦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无射之律，羽声凡字，为变徵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六弦，定半黄钟之律，变宫六字，得徵弦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七弦，定半太簇之律，宫声五字，得下羽之分，转商弦之分。

清徵调

宫一弦，定倍应钟之吕，清变宫高六，得下徵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二弦，定大吕之吕，清宫高五，得下羽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慢三弦，定夹钟之吕，清商高乙，得变宫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仲吕之吕，得蕤宾之律，清角高上，变徵尺字，为宫弦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四弦，定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得商弦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五弦，定南吕之吕，清徵高工，得角弦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应钟之吕，清羽高凡，为变徵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六弦，定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六，得徵弦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七弦，定半夹钟之吕，清宫高五，得下羽之分，转商弦之分。

羽调

羽慢一弦，定倍夷则之律，下羽凡字，得变徵之分，转下

羽之分。

应倍无射之律，得倍应钟之吕，变宫合字，清变宫高六，为下徵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二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得下羽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慢三弦，定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得变宫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慢四弦，应姑洗之律，得仲吕之吕，角声上字，清角高上，得宫弦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蕤宾之律，得林钟之吕，变徵尺字，清变徵高尺，为商弦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五弦，定夷则之吕，徵声工字，得角弦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慢六弦，定无射之律，羽声凡字，得变徵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半黄钟之律，得半大吕之吕，变宫六字，清变宫高六，为徵弦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七弦，定半太簇之律，宫声五字，得下羽之分，转宫弦之分。

清羽调

羽慢一弦，定倍南吕之吕，清下羽高凡，得变徵之分，转下羽之分。

应倍应钟之吕，得黄钟之律，清变宫高六，宫声四字，为下徵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二弦，定大吕之吕，清宫高五，得下羽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慢三弦，定夹钟之吕，清商高乙，得变弦之分，转商弦

之分。

角慢四弦，应仲吕之吕，得蕤宾之律，清角高上，变徵尺字，得宫弦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林钟之吕，得夷则之律，清变徵高尺，徵声工字，为商弦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五弦，定南吕之吕，清徵高工，得角弦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慢六弦，定应钟之吕，清羽高凡，得变徵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半大吕之吕，得半太簇之律，清变宫高六，宫声四字，为下徵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七弦，定半夹钟之吕，清宫高五，得下羽之分，转宫弦之分。

变宫调

羽一弦，定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得下徵之分，转下羽之分。

应黄钟之律，宫声四字，为下羽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紧二弦，应太簇之律，得大吕之吕，商声乙字，清宫高五，得变宫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三弦，定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得宫弦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四弦，定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得商弦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夷则之律，徵声工字，为角弦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紧五弦，应无射之律，得南吕之吕，羽声凡字，清徵高工，得变徵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六弦，定半黄钟之律，变宫六字，得徵弦之分，转羽弦

之分。

应半太簇之律，宫声五字，为羽弦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紧七弦，应半姑洗之律，得半夹钟之吕，商声乙字，清宫高五，得变宫之分，转宫弦之分。

清变宫调

羽一弦，定倍应钟之吕，清变宫高六，得下徵之分，转下羽之分。

应大吕之吕，清宫高五，为下羽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紧二弦，应夹钟之吕，得太簇之律，清商高乙，商声乙字，得变宫之分，转宫弦之分。

商三弦，定仲吕之吕，清商高上，得宫弦之分，转商弦之分。

角四弦，定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得商弦之分，转角弦之分。

应南吕之吕，清徵高工，为角弦之分，转变徵之分。

徵紧五弦，应应钟之吕，得无射之律，清羽高凡，羽声凡字，得变徵之分，转徵弦之分。

羽六弦，定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六，得徵弦之分，转羽弦之分。

应半夹钟之吕，清宫高五，为羽弦之分，转变宫之分。

宫紧七弦，应半仲吕之吕，得半姑洗之律，清商高乙，商声乙字，得变宫之分，转宫弦之分。

右弦音旋宫转调，就琴弦立论，以羽弦起调为主，故旋宫首徵黄钟定二弦羽位为宫调。律吕后编以七音立论，立宫为主，黄钟为宫，则弦之宫分声应黄钟，商分应太簇，角分应姑洗，变徵分应蕤宾，徵分应夷则，羽分应无射，变宫分应半黄钟。即倍无射。大吕为宫，七音之分应阴吕亦然。以分言，则宫分

应黄钟者即黄钟之分，商分即太簇之分，角分即姑洗之分，变徵分即蕤宾之分。至徵分应夷则者，则非夷则之分，而为林钟之分。羽分应无射者，亦非无射之分，而为南吕之分。变宫分应半黄钟者，非半黄钟之分，而为应钟之分。大吕为宫，变徵分则为变林钟之分，徵分则为夷则之分，羽分则为无射之分，变宫分则为变黄钟之分。其阴阳各七均，均各七弦，有表详乐问，不备载。